那时的某人

あの頃の誰か

[日本] 东野圭吾 著

吐雅 译

案件可以破解，解不开的是人生之迷局

如果《秘密》《新参者》让您意犹未尽，
请一定别错过《那时的某人》

东野圭吾 25周年 珍藏作品

特别收录作者后记
追忆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创意来源

译林出版社

那时的某人

あの頃の誰か

[日本] 东野圭吾 著

吐雅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时的某人/(日)东野圭吾著:吐雅译,一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7.3(2017.4重印)
SBN978-7-5447-6721-7

I.①那… II.①东…②…III.①短篇小说一小
说集一日本一现代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417号

《ANOKORO NO DAREKA》
© Keigo Higashino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ap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tL.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r with Kotnnshn Co, Ltd.
Beijing China
Through KODANSiL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LING CULTURE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7 by Yilin P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04号

那时的某人[日本]东野圭吾/著吐雅/译

责任编辑 李浩瑜
装帧设计 吕　雅
责任校对 黄百万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讲谈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部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n
网　　址 httpn: //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40毫米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9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3次印
书　　号 ISBN978-7-41476721-7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订购热线:025-86633278 质量热线025-83658316

谜团重重

1

二十五米的泳池,来回游了八次之后,动作果然越来越费劲了。一向引以为傲的纤细的身体,从泳池中出来的那一刻,却感觉有体重的三倍那么重。津田弥生摘下泳帽,坐在泳池边上的椅子上。游泳馆有远红外线供暖设施,因此尽管是十二月,身体却一点儿都不觉得冷。

这时,游泳馆的工作人员,一个穿着半袖衫的年轻男子笑容满面地走过来。

“辛苦了!我去给您拿点饮料吧?”

“谢谢,不用了。”弥生笑着拒绝了他的好意。刚入会时,听说这里的饮料是免费的,觉得不喝点太吃亏,结果喝了很多并不喜欢的。现在她知道那么做不太明智了。

弥生擦干身体,看了一眼墙上的钟。都已经下午六点十八分了。

真过分啊,迟到这么久。他最近好像有点得意忘形啊——弥生噘着嘴,悻悻地用毛巾擦着头发。

她等的,是她的恋人北泽孝典。虽说是恋人,并没有订婚什么的。反正,她不是很了解孝典。她只知道,孝典曾经想要成为专业的高尔夫球员,现在在这个体育俱乐部里的高尔夫俱乐部工作。

实际上,弥生能加入这个高级俱乐部,也是靠孝典介绍。每次两人约会,也都是约在这个游泳池旁边见面。

说实在的,弥生这个人没有时间观念。和男人的约会,几乎都迟到。要说全部也不过分。如果男的因为这事生气,那就分手,男人多的是

但是,今天迟到的竟然是孝典。这种事还是第一次。

“那你来接我嘛……啊?法拉利拿去修了?……讨厌,别开那种廉价的车来接我!被别人看到怎么办!”

旁边传来很大的说话声。转过头一看,一个女人穿着花哨的泳衣,很

神气的样子,手拿一个长方形、像盒子一样的东西。那是最近人们都在谈论的手机。

“……哦,那个宝马啊,那还说得过去。对了,餐厅你已经预约好了吧?……又吃意大利菜啊?换法国餐厅吧。……我不管,你自己想办法。对了,吃饭前我要顺便去一趟香奈儿……对,之前预订的已经到了。好啦,就这样吧。”

打完电话的女人,可能是感觉到有人在看她,于是朝弥生这边看了一眼,嘴角一丝意味深长的笑。那表情似乎是说,羡慕吧?

弥生不屑地移开视线。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机什么的多麻烦!我就算不拿手机,男人也会想方设法联系到我,根本无所谓!虽然弥生在心里努力逞强,但是也不可否认有点羡慕那个女人。有个手机也挺好的,她心想,要是有人送我一个就好了,如果现在有个手机的话,就能马上联系到孝典了。

六点半了,弥生从椅子上站起来。等男人足足等了三十分钟,还是头一遭呢。自尊心不允许她再等下去了。

淋完浴,换好衣服,弥生又看了一眼泳池边,还是没看见孝典的身影。

弥生乘电梯上了大厦的最顶层。孝典工作的高尔夫俱乐部就在这里。弥生打算不见他,只留一张纸条给他,然后就回家。纸条上写的是“你该给脖子上挂一个钟了!”

但是,前台女接待的回答令她很意外。

“今天北泽先生没来上班。好像是休假,但是没有任何联络……”

“休假?”弥生很奇怪,没听他说过这事。

跟女接待道过谢后,弥生立即用公用电话给北泽的寓所打电话,电话打通了却没人接。弥生开始担心起来。如果是外出的话,他应该会设置成留言电话的。该不会是遇到了什么事故吧?

从体育俱乐部大厦出来后,弥生前往孝典位于广尾的寓所。那是一座三十层高的大楼,一楼的大厅比酒店还要气派。弥生去过几次他家,也有他家的钥匙。

虽然弥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也没那么担心。也许他有什么急事,所以没法去上班,把约会的事情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吧。所以,去孝典的家,与其说是去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为了留那封信给他。信的内容当然是委婉地提出分手。弥生写这封信,不是为了控制他,而是真的想分手了。并不是因为今天的迟到,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把一直以来的想法付诸行动罢了。弥生总觉得他不适合自己,再说他好像也没钱,差不多该结束这段关系了。结婚就更别提了。结婚的话,最好是医生或者飞行员。就算是上班族,也得是证券公司或广告代理商。妈妈希望是公务员,但是世道已经变了。弥生的叔叔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奖金还没有今年刚参加工作的弟弟多。

当初和孝典交往,完全是为了免费跟他学高尔夫。不过,下次还是找个真正的高尔夫球员吧。所以还是写封信果断地提出分手比较好。顺便把钥匙也还给他吧。

但是弥生的计划落空了。因为,孝典家的门已经打开了,孝典就在里面。

不过,是他的尸体——

孝典倒在地毯中央,双目圆睁。那一瞬间,弥生顾不上尖叫就跑进了洗手间。

2

案件调查在大厦一楼的管理办公室进行。办公室里设有会客用的桌椅沙发,弥生和警察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套高尔夫球具,好像是管理员的私人物品。弥生对高尔夫球具不是很了解,但是也看得出来是相当贵的东西。现如今,阿狗阿猫都打高尔夫了。要说高尔夫会员超过一亿,也一点都不稀奇。

鼻子下面留着一撮胡子的森本警官,反复向弥生询问发现尸体的经过。只要弥生说的和前一次稍有不同,他就会不停地追问。弥生甚至一度觉得,莫非森本在怀疑自己。

“那么,接下来我想了解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你们是以什么为契机认识的?”

“谈不上什么契机,他和我常去做翻译的那一家人来往比较密切。”

弥生的本职工作是英语和法语的翻译。客户主要是企业,不过偶尔也有私人客户。中濑公次郎就是其中一个。中濑公次郎是休闲产业公司“中濑兴产”的总经理。以前,弥生做过中濑兴产的翻译工作,受到公次郎的赏识,后来私人场合也请她过去做翻译。公次郎经常在家里接待欧美客户,因此家里经常需要翻译。

孝典与中濑一家来往密切,是因为他死去的父亲和公次郎是好朋友。而且,公次郎非常欣赏孝典的高尔夫才能,为了帮助他成为专业的高尔夫球员,还资助过他一段时间。那段时期,孝典不用工作,只需要从早到晚练习高尔夫,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环境了。但是,高尔夫球界竞争激烈,最终公次郎和孝典都不得不放弃了。此后,孝典开始在中濑集团旗下的体育俱乐部工作。

弥生和孝典认识是在今年夏天,那时的孝典,兴趣已经转向开高尔夫球具商店了。当然,他没有开店的资金,可能是打算向公次郎寻求资助

吧。

听完弥生的这番话,森本开始问道:

“关于北泽被杀的事,你有什么线索吗?”

弥生只能摇头。

“我们一直都不干涉对方的生活。”

“那么,也没有提过结婚的事吗?”

“是的,从来没提过。”

弥生没有讲打算分手的事。要是被问起原因的话太麻烦了。但是,不知是不是森本察觉到什么,他看自己的眼神似乎有点轻蔑。那表情好像是说——现在的女人都是这样,只把男人当钱包看,耐不住寂寞和落魄的高尔夫球员谈恋爱,结果发现人家没钱又想分手,不就那么回事嘛。弥生用同样的眼神回击森本——没错,那又怎样!

“对了,”森本收起了刚才的表情,“我想您也看到了,北泽的房间被弄得很乱。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在找什么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

“这个……”弥生也想不出什么。当时她看到尸体很害怕,慌忙跑出去了。但是她记得房间里确实很乱。书架上的书全都被翻出来了,抽屉也通通被翻过的样子。

“您想不出什么吗?”

“是啊,完全想不出来。难道抢劫犯不是在找存折之类的东西吗?”

森本摇头说:“存折、现金都没有被偷走。而且,这不是单纯的抢劫。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北泽没有外伤。如果是抢劫的话,一般都会有凶器。”

“哦,确实……”

弥生想起当时孝典的旁边,有一个咖啡杯倒在地上,咖啡也洒出来了。

“这么说,难道是下毒……”

“现在还不确定,”森本把食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她小声一点,“目前来看,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高。”

弥生沉默了,没想到孝典也会遭人憎恨。

“我再确认一遍,关于凶手,您真的没有什么线索吗?”

“完全没有。”弥生回答得很肯定。

“好的。”森本点点头,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照片。好像是拍立得相机拍的。“这张照片拍的是死者旁边的地毯上,被害人在死之前用手边的油性笔写的字。您觉得该怎么读呢?”

弥生接过照片,淡紫色的地毯上用黑色油性笔写的字,似乎有一种诡异的生命力。字写得有些扁平,看起来像英文字母A。

“是的,我也认为像A。”森本点点头。“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北泽身边有没有与A有关的人或东西?”

“A……”

弥生仔细想了一下,还是想不到什么。她只好说,自己可能是受了惊吓,孝典的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

“这样啊。”森本收起了照片,没有表现出多少失望。他递过来一张名片,“如果您想到了什么,请跟我联系。”

弥生应付完警察,从孝典住的大楼里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想出去玩一玩转换心情,却已经没有力气了,只好回自己在中野的公寓。一想到尸体,连食欲也没有了。她草草洗了个澡,把家里的电话设置成留言状态,就钻进被窝睡觉了。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像是真的

闭上眼睛,可怕的画面再一次浮现在脑海中。

3

第二天下午有工作,是某个学会在市内的酒店举办的国际会议。弥生昨晚几乎没睡,所以忍着哈欠做完了同声传译。

工作结束以后,弥生在一楼的休息室喝咖啡时,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在她眼前。

“不好意思,我的表停了,请问现在几点?”

男人大约三十岁,高高的个子,晒得黝黑的肤色,身上穿的西装是阿玛尼的。没戴手表。

弥生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回答道:“五点二十三分。”

“是嘛。哎呀,酒店太大了,找不到钟在哪里……”

男人讨好似的笑了笑,看着弥生的脸问道:“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弥生不慌不忙地摇了摇头:“我不吃这一套。”

男人尴尬地皱起鼻子:“被你看穿啦?”

弥生故意模仿某个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男朋友很多,除非死一个,要不然没有空缺的。”

没想到那个男人说:“那今天应该有空缺的。昨天晚上不是刚死了一个吗?”

弥生吃惊地看着男人的脸:“你到底是谁?”

男人放了一张名片在桌子上,上面写着“尾藤茂久”。没有写任何头衔。住址是南青山。

“我是北泽大学时候的朋友。我是为了调查他的死,特意在这里等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找过你做翻译的同事,听说你经常做学会翻译啊,真了不起。”

“你没问我的住址吗?”

“问了,但是不能去。今天肯定有警察在那边监视吧。”

“监视?”弥生皱起眉头,“难道他们怀疑我?”

“嘘,小声点。不介意我坐你旁边吧?”

“别碰我就行。”

尾藤挑了挑眉,假装咳嗽了一声坐了下来。

不止是你,警察也来找我了。刨根问底的,简直是把我当嫌疑犯!现在还没找到任何线索,他们肯定很着急吧。仅有的线索就是,凶手在找什么东西,还有那个字母A。”

“关于那个,警察也问了我,可是我也什么都想不出来。”

“北泽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呢?当然,除了你。”

听到这话,弥生苦笑了一下：

“你也和警察一样,误会了我和他的关系。我们关系没那么深啦,只是所谓的成年人的交往。而且……”弥生耷拉着肩膀道,“说实话,我正打算跟他分手的。”

“为什么?因为他没钱吗?”

尾藤的话一针见血,弥生不禁睁大了眼睛。尾藤看她这样,撇了撇嘴:“看来被我说中了啊。”

不光是因为那个,也有性格方面的原因。我觉得他不适合我,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成熟,有时候又有点滑头。当初跟他在一起是因为长得还不错,又能教我打高尔夫球。但是最近越来越觉得搞不懂他了,真的。”

弥生不厌其烦地解释道,她不想被扣上拜金女的帽子。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只是他最近一直想开店,张口闭口说的都是找资金的事。这种事情不太适合跟女的说吧。”

“那倒也是。”

这么说着,弥生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上次见面,他跟我说了很奇怪的话。”

“很奇怪的话?”

“好像是开店的资金有着落了。”

弥生回忆起当时在游泳池旁,孝典突然说:“我时来运转了,这次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然后伸出右手问她:“我的这只手有创造奇迹的神奇力量,你知道这样的手叫做什么吗?”

“魔法手?”

“魔法?不错。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你再好好想想。”说完,孝典跳进了泳池中。从那以后,两人再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

听完弥生的讲述,尾藤歪着脑袋不解地说:“魔法的另一种说法?完全想不出来啊。我不擅长猜谜游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当时碰到了一个好机会。”

“你想不出什么吗?”弥生问道。

“很遗憾,我也是没有头绪才来找你的。但是托你的福,多少得到了一点线索,谢谢你!”尾藤起身道。

“你要是知道什么了,记得联系我哦。”弥生说道。

尾藤拿起桌上的账单,朝弥生抛了个飞眼。

4

孝典的葬礼是在他遇害后的第三天。孝典没有家人,好像是亲戚们为他安排的葬礼。

弥生也出席了葬礼。她在丧服外面还披了一件貂皮大衣,但是在寺院排队上香时,还是觉得脚底发冷。

冻得发抖的弥生抬头看了一下周围,发现队列中有一个眼熟的人——中濑公次郎的大儿子,中濑兴产的专务董事中濑雅之。此人才三十多岁,是典型的借父母余荫上位的家伙。弥生听说他读了个三流大学,留级好几次最后勉强毕业的。还听说他的专务董事只是挂名而已,实际上每天就知道打高尔夫。

中濑雅之旁边站着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女性,弥生不认识她。中濑雅之有一个叫中濑弘惠的妹妹,但是弥生见过她,不是眼前这位。

上完香后,虽然很冷,弥生还是等到了出殡。她目送灵车远去,想到里面躺的是孝典的遗体,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刚走出寺庙没几步,听到有人叫她:“您是津田小姐吧?”回头一看,是一位头发稀疏、个子矮小、有点年纪的男人。对方朝她轻轻鞠了一躬。弥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

“您是?”

“您不记得了吗,我是中濑公次郎先生的秘书,我叫龟田。”这个小个子男人掏出了名片。名片上印着他刚才说的职位。

弥生想起来了,她以前在中濑家见过这个男人。

“是这样的,我有话想跟您谈,不知道您现在是否方便?”

“有话要谈?”

“很重要的事情,关于北泽先生的。”小个子男人抬头看着她。

会是什么事情呢?弥生戒备着。说实话,她打算今天的葬礼之后就彻

底忘掉孝典这个人。所以她不想被卷进什么麻烦的事情。

龟田看出她有些犹豫,压低声音说道:“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没有坏处的。”

既然没有坏处,那就听听看吧。弥生这个人,有便宜是一定要占的。

“好的,那我就听一听。”弥生谨慎地点了点头。

走进咖啡店,龟田选了最靠里的位置。可能是不想被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请您节哀。”龟田例行公事般地说。

弥生摇摇头:“不必这样。我正打算把他忘掉呢。”

龟田叹了一口气,点点头。

“那样最好不过。现在的女性比较洒脱,所以也不需要廉价的同情吧。但是,这件事还没有解决。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我希望您先不要忘掉这件事。”

“什么意思?”

“我言归正传吧。首先是中濑董事长,他现在正在住院。”

“他生病了吗?”

“是的,这里有问题。”龟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秃脑袋。“我不是跟您开玩笑。是脑瘤,而且是晚期。”

“那就是说……”

“是的,”龟田表情凝重,“时日不多了。大概十天前就进入昏迷状态了。已经失去意识了,医生也束手无策。也许过不了多久,报纸上就会出现中濑兴产董事长的讣告吧!”

“真可怜,他还很年轻吧?”

“六十八岁。从平均年龄来看的话,应该属于走得早的。这个暂且不说——”龟田喝了一口奶茶继续说,“董事长还健康的时候,曾经交代我一件事情。是关于遗嘱的。他说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让我把他藏在书柜里的遗嘱交给律师,按那个遗嘱来分配遗产。”

弥生点点头,不禁吞了吞口水。中濑兴产的董事长的遗产,该有多少

呢。弥生想起孝典曾说过,中濑董事长曾经花一亿日元在寸土寸金的银座中心,买了一个刚好够停一辆劳斯莱斯的车位,作为自己专用的车位。可是后来他得知他不停车的时候,经常有人擅自占用这个车位。于是就雇了一个保安来看着。那个保安也要开车来上班,保安的停车费当然也是由中濑董事长来付。弥生当时听说这件事,觉得真是可笑。这世界上有钱人真多啊。继承这种有钱人的遗产——虽然和自己无关,但是光是想想就让人激动。

“因此,董事长陷入昏迷状态的那天,我走进他的书房打开了书柜。当然,董事长还没有去世,但是他的状况肯定不会好转了,我想还是早作准备比较好。”

这个忠实的秘书,即使面对董事长的死期,依然保持着冷静和理智。

但是,龟田的声音越发低沉:“我却发现书柜里面,没有遗嘱。”

“哦?为什么呢?”

“您觉得呢?”龟田反问道。

弥生想了一下,自言自语道:“难道是被偷走了?”

“我也这么觉得,”龟田深深地点了点头,“董事长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疏忽。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是,是谁偷走了那个遗嘱呢?目前来看,应该是董事长的家里人,或者是经常进出中濑家的人。恰好这个时候,北泽孝典先生被杀了。我想,换作是别人,也难免会怀疑有什么联系吧?”

“您是说偷遗嘱的是北泽吗?”

“我是说有这个可能性。至少,他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有没有看到过北泽先生拿着类似的文件?”

“没看到过他拿那样的东西。而且,他为什么要偷中濑先生的遗嘱呢?他不是中濑先生的家人,也不是亲戚,再怎么样也扯不上关系啊。”

“确实,北泽和继承遗产毫无关系。但是,可能有人指使他这么干。”

“指使他偷遗嘱?会是谁呢?”

“这个,应该是自己进不去中濑家,但是又对遗嘱内容感兴趣的人吧,比如亲戚之类的。他们本来是没有继承权的,但是根据遗嘱的内容,有可能

会分到一些。”

“但是,如果那个人把遗嘱偷走了,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并非如此。不过,这个事情有点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解释清楚啊……”

龟田变得语无伦次,用手帕擦着他那并没有出汗的额头,看着弥生。

弥生用坚定的眼神看了回去。对方不解释清楚的话,她可就不合作了。

可能看出了弥生的意思,龟田叹了一口气:“真是没办法啊,那我给您仔细说说来龙去脉吧。不过,您一定要保密啊。”

“放心吧,我口风严可是出了名的。不过,稍等一下。”

弥生又要了一杯桂皮奶茶。

龟田开始了他的讲述。

“董事长的夫人已经去世了,所以,全部的遗产应该分给董事长的两个孩子,也就是雅之少爷和弘惠小姐。但是,董事长说他能有今天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要给亲戚们也分一些财产。所以,遗嘱上应该就是那么写的。”

“是吗,原来中濑先生是这么心胸宽广的人啊。”

弥生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着:如果我也有这么一个亲戚就好了。

“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两个孩子对于继承遗产表现得太迫切,也让董事长心生厌恶了吧。所以才要分一些给亲戚们。”

那种心情弥生也可以理解。眼看着孩子们等着自己死了分遗产,作为父母应该很悲哀吧。

“亲戚们听说后,都很高兴。但是,大约两个月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什么事情?”

“突然出现一个叫畑山清美的女士,自称是董事长的私生子。刚才的葬礼她也在,就是雅之少爷旁边的那位。”

“啊,我想起来了。”弥生点点头,“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对吧?”

“是的,她遗传了她母亲的美貌。而那正是后来那些事情的起因……”

龟田清了清嗓子,然后给弥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二十多年前,中濑公次郎和一个在中濑公馆工作的家政妇畑山芳江发生了关系。公次郎并不是一个花心的人,恐怕是真心喜欢那个女人。

公次郎的妻子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非要把那个女人赶走不可,否则就要离家出走。当时,公次郎也认真想过离婚的事,但是考虑到周围人的眼光,最终还是选择给芳江一笔钱并把她送回乡下。

几年后妻子一去世,公次郎就让部下去找芳江的下落,可见他一直没有忘记芳江。但是公次郎这么想见到芳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听人说,芳江回到乡下后生了一个孩子。

部下一找到芳江,公次郎立即去见了她。还在做家政妇的芳江,果然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公次郎向芳江道歉,并恳请她回到自己身边。

然而,芳江拒绝了他的请求。她说她不想再回忆起从前,她还说自己已经有结婚对象了。

希望她幸福的公次郎,无法再干涉她了。临走之际,公次郎告诉芳江,如果将来有什么困难,自己一定会帮忙的。龟田没见过芳江,但是他知道,董事长心里一直都放不下芳江。

就在两个月前,芳江的女儿清美突然出现了。

清美说,芳江因病去世前,告诉了她有关她生父的事情。原来芳江没有结婚,是独自一人把清美抚养长大的。

公次郎深受感动,立即决定让清美住进中濑公馆。但是清美说不愿意借住在公馆里,于是她被安排在那个体育俱乐部里工作。

“到此为止,还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接下来的事情。”龟田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董事长提出要改写遗嘱。”

“哦,也有道理。”

既然多了一个女儿,重新分配遗产也是理所当然的。有钱人麻烦事真多啊。我们这种人家就没有这种烦恼。弥生的脑中浮现出父母的脸。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有点复杂。就像我刚才说的,董事长本来要给亲

戚们也分一些财产的。但是清美小姐出现后,他改变了主意。具体地说,他把遗嘱改成遗产全部留给孩子们,也就是均分给雅之少爷弘惠小姐和清美小姐三个人。”

“那么,本来能分到遗产的那些人,岂不是要失望了?”

“没错,”龟田神色黯然,“亲戚当中,甚至有人怀疑清美不是董事长的亲生女儿。真是闹得够呛啊。但是,董事长并非盲目相信清美小姐的话,而是做了相关调查的。调查的结果显示确实是亲生的。但是,麻烦的是,董事长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就倒下了。”

“那有什么麻烦的?遗嘱不是已经改好了吗?”

“没错。但是,当时调查结果还没有确定,所以董事长把两份遗嘱都保留了下来。他打算,等到结果出来,再决定废弃哪份遗嘱。不过,就算有两份遗嘱,根据遗嘱的日期,法律上会采用最新的那个,所以旧遗嘱不丢弃也是一样的。”

“两份遗嘱都被偷走了吗?”

“不,旧的还在。也就是说,如果董事长就这样走了,旧遗嘱就会生效。”

“原来如此——”弥生恍然大悟,事件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了。“也就是说,不想让新遗嘱生效的人,指使孝典……北泽先生去偷遗嘱的,对吗?”

不想让新遗嘱生效、能从旧遗嘱中获利的人,应该就是亲戚们吧。

“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北泽先生偷的遗嘱,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如果真是那样,”龟田确认了一下周围,继续道,“凶手杀死北泽先生,也是为了拿到那封遗嘱,这么想是不是比较妥当?”

不错的推理,弥生心想。凶手把孝典的房间弄乱,原来是为了找遗嘱。

“龟田先生,这件事您告诉警察了吗?”

“是的,在他们同意保密的前提下。所以,从昨天起,他们开始重点关注那些亲戚们。”

“那我要做些什么呢?”

“遗嘱。请您配合我们找到遗嘱。”

“但是,遗嘱不是已经被凶手抢走了吗?”

“不,凶手有没有拿到遗嘱,现在还不知道。警察说,北泽先生的房间被弄得很乱。凶手翻找了那么久,说明遗嘱没有放在容易发现的地方。很有可能,凶手没有找到遗嘱。”

弥生用手抚着额头:“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

“拜托您了,津田小姐。请您好好地回想一下北泽先生的言行,找到遗嘱。当然,如果您完整无缺地找到了,中濑家必有重谢,我会安排好的。”

“真的?可是我完全没有信心……”

“您可不能泄气,能帮我们的,只有您一个人了。换句话说,对凶手来说,您也是很重要的目标。”

“凶手?”弥生紧张地问。

“当然了。如果凶手还没有拿到遗嘱的话,您就会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我没有吓唬您的意思,还请您多加小心啊。”虽说不是吓唬,但是龟田的声音格外阴沉。弥生觉得背后一阵发凉,不禁环视着周围。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您想起了什么,第一时间联系我,好吗?”

“如果什么都想不起来呢?”

“一定能想起来的。为了我们,也为了您自己。”

龟田在弥生的面前,紧紧地握起了拳头。

5

弥生和龟田告别后,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孝典的事情。他有没有隐藏过什么重要东西呢?可惜想来想去也没有结果。唯一可以称得上线索的,是那个“有神奇力量的手”。但是那表示什么意思,她也完全不知道。

绞尽脑汁的弥生走到公寓门口时,发现尾藤坐在花坛的一边,正在看报纸。

“葬礼不是很早就结束了吗,你去哪里了?我可是在寒风中等了你一个小时啊。”尾藤一边叠报纸一边发着牢骚。

“是你自己要等的吧。而且,我去哪里,跟你没关系吧!”

“那倒也是,不过我很好奇,一个年轻女孩穿着丧服,能去哪里呢?”

“多管闲事。我倒要问问你有何贵干。你等我一个小时,是不是那件事有什么进展了?”

“我也想回答说‘有’,但是很遗憾,没有。我仔细打听了北泽的周围,但是没听说他拿到过开店资金。涉及大钱的,只有中濑公次郎因为重病分配遗产的事。但是北泽不是中濑家的亲戚,所以没什么关系。”

听到尾藤的话,弥生低下头。她答应过龟田,不能向任何人提起遗嘱的事。

“‘魔法手’的另一种说法,我也仔细想过,但是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我也是没办法了才来找你的,心想你会不会有什么新消息。”

“可是,我这边也没有任何消息。”

“这样啊。看来,大冷天的等你这么久算是白等啦!”

“你不要一副很委屈的表情好不好,看你这么可怜,请你上去喝杯茶吧!”

“真的吗?真是感激不尽!”

“不过,你要是打什么歪主意,可别怪我不客气啊,我可是空手道二段呢!”

“二段?那可不妙啊。不会的,放心吧!我会和你保持最少一米的距离。”尾藤向后退一步,举起双手装出投降的样子。

弥生的公寓是朝南的一室一厅。一走进客厅,尾藤就吹了声口哨,他看到沙发上随意摆放的名牌包。

“又是芬迪又是菲拉格慕,还有古驰、香奈儿、路易威登,你可以办个展览会了!”

“不瞒你说,那只是十分之一。”

“真厉害,全都是你自己买的吗?”

“怎么可能!我可不会花自己的钱买奢侈品。”

弥生这话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当然很多是男人送的,不过,自己每次去国外旅行也会买回来一大堆。在日本买不到——她对这句话最没有抵抗力了。

弥生走进卧室,把门锁上后开始换衣服。从衣柜里拿衣服的时候,弥生觉得有点不对劲。总觉得和平时不一样,但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劲。

是心理作用吧——

弥生一边觉得奇怪一边走出卧室。客厅里尾藤正在捣鼓她的录音机,音响里传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法语的朗读录音。

“太厉害了,这些你都能翻译出来吗?”

“嗯,对,不过都是不太难的内容,而且没有专业用语。”

“你笔译也做吗?”

“也会做。有时候要把中濑公次郎写的东西,翻译给外国人看。说实话,对我来说,老年人写的日语文章,比英语、法语文章麻烦多了。经常有晦涩难懂的词,或是我不会读的汉字出现,害我经常要翻字典呢。”

“看来不容易啊。不过还是很佩服你,我连英语都不大行,竟然还能考上大学,真是想不通啊。”

“大多数人都是那样的。”弥生一边组装咖啡机一边说,“对了,我还没

问你的情况呢,你名片上也没写,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算是自由撰稿人吧。”

“自由撰稿人?哇,好酷啊。”

“谈不上。对了,你是从小就想做翻译的吗?”

“我想做翻译,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吧。以前是想做老师,不过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我从来没想过当老师。”

听到尾藤的话,弥生有些吃惊地看着他。

“你上的不是教育大学吗?难道不是因为想当老师?”

尾藤和孝典是大学同学的话,应该也是教育大学的。孝典是那里的高尔夫球社团的。

尾藤一副上当受骗的表情,摊开手掌。

“读教育大学,不一定就是想当老师。只不过因为考不上别的大学。”

“是吗?”有点疑惑的弥生,打开了咖啡机的开关。咖啡机发出磨豆子的声音。“他……孝典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呢?他说因为父母很早去世,学生时代吃过不少苦。”

“是吗,不过,我觉得他大学时代过得挺普通。”

“关于他在高尔夫社团的表现,你不了解吗?”

“知道一些,但不是很了解。总之我对高尔夫没什么兴趣。”

“这样啊……”

孝典曾经说过,他大学时候专注于高尔夫的练习,几乎没怎么上过课。那他怎么和尾藤成为好朋友的呢?弥生一边准备开口问尾藤,一边打开放咖啡杯的橱柜。突然,看到其他餐具的她不禁“啊”地叫了一声。

“怎么了?”

“好像有人动过橱柜……”

“真的吗?你没搞错吧?”尾藤走过来。

“绝对有问题。你看,这个盘子边儿脏了,肯定有人碰过。”

“除了橱柜,其他地方呢?”

“我看一下。”

弥生再次走进卧室,把梳妆台的抽屉、杂物盒都检查了一遍。看来不是心理作用。这些东西摆放的位置都不太对。

“太过分了!竟然擅自闯入别人的家。”

“有没有偷走东西?”

“不可能偷走什么,这个人找的是遗嘱。”

“遗嘱?”

尾藤追问道。糟了,弥生不由得捂住了嘴。

“你好像在隐瞒什么,这可不行啊!”尾藤盯着她说。

“我答应要保密的。不过既然这样了,就告诉你吧。”

弥生把龟田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尾藤。尾藤抱着胳膊沉吟道:

“原来如此。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凶手还没有找到遗嘱。否则他不会潜入你家里。”

“如果遗嘱是孝典偷的,那他为什么要藏起来呢?”

“他可能觉得不藏起来太危险了吧。会不会是这样呢,北泽看到遗嘱的内容后,向不愿意公开遗嘱的人提出交换条件。应该是金钱方面的,如果不想公开的话就要给钱之类的。北泽跟你说开店资金有着落了,会不会说的就是这个?”

“那不就相当于敲诈勒索了吗?”

“不是相当于,那就是敲诈勒索。”

弥生沮丧地垂下了头。虽说本来就要分手的,但是男朋友做过这种事,还是让她很受打击。她埋怨自己的眼光太差。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你要赶快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

“当然了,你赶快去找那个私生女,叫清美还是什么的。她也许知道遗嘱的内容,或者北泽可能跟她说过什么。”

“太受打击了,打不起精神……”

“要打起精神。中濑公次郎撑不了多久了。再不找到遗嘱的话,杀死

北泽的凶手就要如愿以偿了。而且——”尾藤用大拇指和食指做出点钱的动作,“如果找到遗嘱,你就能收到礼金,对吧?对方可是大名鼎鼎的中濑家族,礼金不可能是十万二十万这么少,至少要多加一个零,甚至有可能更多哦。”

多加一个零就是百万,如果更多的话——

弥生差点要跳起来,确实不是沮丧的时候。

“还喝什么咖啡啊,准备走啦——”尾藤刚把咖啡杯送到嘴边,弥生已经跑进卧室换衣服去了。

畑山清美在体育俱乐部内部的事务所工作。弥生和尾藤把她叫了出来。清美说“让同事看到我在休息室不太好”,把两人带到了大楼的楼顶。楼顶上有花坛和日晷,有一种小公园的情调。下午天气也不错,零零散散有一些客人。

“我不在乎什么遗产。”

在花坛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后,清美坚定地说。她五官很美,但不是那种高调的美,而是一种质朴的美。

“我跟父亲相认,只是为了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我母亲一直到死,都没有忘记中濑先生。”

“您母亲一直没有再婚,是吗?”

“是的。妈妈说,曾经有过机会,但还是下不了决心。我想她还是爱着中濑先生的。”

“您刚才说不在乎遗产,中濑先生有没有跟您谈过这方面的事情呢?”坐在一旁的尾藤问道。

清美有点犹豫,然后点了点头。

“他说,他让我受了不少委屈,所以想补偿我。”

“他说具体要怎么补偿呢?是不是说承认你的身份,给你和其他孩子均分遗产?”

“是的,大概就是您说的那样。或者说,比那更多一些。”

“更多?”

“父亲说:‘他们两个从小到大我都照顾得很好,所以在分配遗产时,会更多地优先考虑你。’”

“优先…?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跟他说了,他不必为我做那么多,我只希望他去给母亲扫一次墓……”

清美把平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并拢在一起

“关于遗嘱的事情,北泽先生有没有跟您提过什么?”

“北泽先生吗?没有,什么都没说过。”清美抬起头,摇了摇头。

其他也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尾藤和弥生只好到此为止。

从楼顶下来时,经过一个温室。清美说：

“北泽先生以前经常来照看这个温室。他看起来不像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所以我当时挺意外的。”

“这么说起来,孝典曾经说过,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周围的植物。他大学时也这么喜欢植物吗?”弥生问尾藤。

尾藤歪了歪脑袋,他似乎也不清楚。

弥生向温室里望去,一排排的仙人掌盆栽,沐浴着暖暖的阳光。

刚走出电梯时,对面走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看着清美。

“你上哪儿去了!总经理叫你过去一趟!”

“对不起,我刚才跟田中打过招呼的……”

“我不管你跟谁打过招呼!工作时间不能走开的,你不知道吗?因为你,我也会被骂!”

“以后我会注意的。”

清美双手放在前面,低头认错。

“真是的……要不是考虑到你的情况,早就炒你鱿鱼了!”

说完,男人快步穿过走廊远去了。

“他干什么呀?这是,”弥生说,“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样吧!”

“他知道您是中濑公次郎的女儿吧?”尾藤问清美。

“知道。但是他也是中濑家的亲戚。这家体育俱乐部里工作的人,大

多数都是中濑家的亲戚。”

“对了,这里的总经理就是中濑弘惠小姐,对吧?”弥生想起来了。弘惠是公次郎的长女。弘惠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当上了总经理,弥生第一次听孝典说起时,大吃了一惊。

“真好,亲戚中有一个有钱人,所有人都可以变得幸福。”弥生说。

清美听到这话,眼神落寞地看着弥生,慢慢开口说道:

“您觉得那样幸福吗?被金钱束缚、被金钱支配……”

“但是,总比没钱好吧?”

清美摇摇头。

“是程度的问题。抢购不需要的土地、不打高尔夫却花钱办一堆会员证、花几亿买不喜欢的名画……现在的人都像疯了一样。再这么下去,有朝一日这个国家会变得不正常的。”

弥生望着清美那张严肃的脸。

“这个国家……您说得也太夸张了吧。”

清美连忙收起脸上的表情。

“是啊,不好意思,说这种幼稚的话。那我先告辞了。”清美鞠了一躬,便走进事务所的办公室了。

“清美小姐是不是和亲戚们处得不太好呢?”弥生一边往出口走,一边问尾藤。

“那还用说。在那些亲戚看来,差点到手的遗产是被清美抢走的。我听说,公次郎的大部分资产,是靠祖辈留下来的土地发展起来的。所以,仅仅因为是直系就继承这么多财产,肯定会招致亲戚们的妒忌。他们肯定想借此机会,把分配不公的财产拿回来吧。”

“清美小姐好像也很讨厌那些贪财的亲戚们呀。”

“她说的现在的人都像疯了一样吗?确实,有可能。”

从体育俱乐部正门走出来的时候,弥生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她总觉得有人跟着她。

“怎么了?”

“哦,没事。”

肯定是心理作用——弥生一边说服自己,一边穿过自动旋转门。

6

第二天,弥生忙了一天。除了同声传译的工作,还突然来了普通口译的工作。尽管如此,这是自孝典去世以来,弥生最充实的一天。

不过,有一件事情令弥生感到不安。她无论到哪里,都有一种被人跟踪的感觉。实际上,有几次她看到有人躲在墙壁或柱子后面,可是等她提心吊胆地走过去时,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是不是被警察跟踪呢——

弥生越想越觉得诡异,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时不时地停下来看看身后。她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

回到家里没多久,电话就响了。是尾藤打来的。

“不知道算不算新消息,我查到了北泽被杀当天相关人员的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你是怎么查的?”

“这个嘛,用了各种手段。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警察那边也有一些熟人。”

“真的?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谢谢你刮目相看。言归正传,我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当中,几乎没有人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根据推测,北泽的死亡时间是你发现尸体的前一晚。这个时间,大多数人都是在家里。但是,和家人在一起作为不在场证明是没有多少效力的。”

如果是前天晚上的话,我也没有不在场证明。弥生心想。

“所以呢,警察还是无法缩小嫌疑人的范围。对了,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弥生把有人在跟踪自己的事告诉了尾藤,尾藤调侃她说:“是美女就要习惯别人的眼光啊。”继而又认真说道:“跟踪你的人,应该不是警察。”

“那会是谁呢?”

“如果不是你妄想症引起的心理作用的话——”

“太没礼貌了啊,没那回事!”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应该就是凶手。凶手以为遗嘱在你这里。”

“不要啊,好可怕。”

“总之,你要多加小心。晚上最好不要出去。”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今天早早就回来了。年末大家都出去玩,但是我却……唉,明天芝浦有一个豪华派对,听说抽奖的奖品是保时捷呢!”

“留着小命才能享受那些。好了,今晚就到这儿吧。”

说完晚安挂了电话后,弥生盯着电话,想着尾藤这个人。他说自己是自由撰稿人,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尾藤对警察的搜查情况一清二楚,这让弥生觉得疑惑。

第二天没有工作,弥生决定一大早就去游泳。路过体育俱乐部的事务所门口时,弥生朝里面看了看,没看到清美的身影。

也许是因为还早,游泳池里空荡荡的。除了弥生之外,只有几个人在游。没过多久那几个人也不见了,游泳池只剩下弥生一个人,就像被她包下来了一样。

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男人,戴着水下呼吸器。这个游泳馆有潜水的课程,可能是那个教练吧。

弥生在宽阔的游泳池中自由自在地游着。一到水里,不愉快的事情统统都忘了。

再游完一个来回就休息吧——弥生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转身,突然水中出现了一个黑影。刚反应过来,她的两只脚就被牢牢地抓住了。身体被一股强力拉向水底。此刻在游泳池底的,是刚才那个戴着呼吸器的男人。

弥生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被杀了。这时,向下拉的那股强力突然变弱,忽然又将她的身体推向水面。弥生好不容易脑袋露出水面,大口地喘气,剧烈地咳嗽。但是双脚还是牢牢地被抓着。

“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

头顶上方传来一个声音。弥生抬头一看,中濑弘惠正站在泳池边上。她穿着绣有金色蔷薇的黑色泳衣,那华丽的泳衣怎么看都不像是游泳穿的。也许是因为从下往上看,中濑弘惠的腿看起来很长,身体比例几乎跟外国人一样。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弥生一边喘气一边问。

“我问你,遗嘱藏在哪儿?如果在你这里的话,赶快交出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没告诉我。”

“不可能,你们不是关系很好,每天在这个游泳馆里约会吗?”

“我真的……不知道。”

弥生又呛了一口水,那个男人抓着弥生的脚,保持在她勉强可以呼吸的高度。

“钱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那个遗嘱,多少钱卖给我?”

“可是,遗嘱不在我这里呀!”

“别装糊涂了。”

弘惠弯下腰,把手伸进水里,像小孩戏水一样向弥生的脸上泼水。水落入弥生的眼睛和鼻子,她一时无法呼吸了。

“这事也许跟你无关,但是对我们来说可是大事情。如果旧遗嘱生效了,就得给那些无聊的亲戚们分财产。这样一来,我能拿到的就只有五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我可是他亲生女儿啊,有这么不合理的事情吗?不过,如果生效的是新遗嘱,就算清美小姐也要继承,我还是能拿到至少三分之一。这差距有多大,你应该也知道吧!”

你跟我说这些也没用啊,弥生心想。

“如果遗嘱在我这里……我肯定马上给你。我拿着那东西……也没有用啊。”

“真的吗?有很多人不希望那个遗嘱公开。你不就可以用遗嘱威胁他们了吗?”

“我不会做那种事。”

“我不信。不管怎么说,你是那个北泽的女朋友。”

弘惠继续向弥生泼水,弥生的鼻子里进了水,呛得难受。

大概过了几分钟,弘惠终于停下手站了起来。

“你还挺倔的啊,还是说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好,你答应我,如果你找到遗嘱了,要第一个联系我,知道了吗?”

“但是,我已经答应龟田先生……”

“不要管那个老头!知道了吗?要联系我。”

弘惠是担心新遗嘱的内容对她不利吧。弥生在水里点点头,不管怎么样,先逃脱这个局面再说。

弘惠莞尔一笑:“老老实实就很好。如果事情办成了,礼金方面不会亏待你的。但是,如果你敢背叛我,就别怪我不客气!”

弘惠做了一个伸展动作,以非常优美的姿势一跃跳入泳池中。几秒钟后,弥生的双脚重获自由。她连忙挣扎着爬到岸边调整呼吸,远远地看到弘惠和戴呼吸器的男人从对面爬上了岸。

弘惠淡定地笑着,朝弥生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

7

从体育俱乐部出来后,弥生直接前往孝典的寓所。她想,就算找不到遗嘱,也许能找到别的什么线索。否则,现在这样,她无法安心生活。弥生本以为孝典的寓所会有警察守着,却发现没有警察,只贴着一张禁止出入的告示。可能搜查已经结束了吧。

弥生有孝典家的钥匙,所以进去很容易。但是,进去之后,她却不知道从哪开始找才好。孝典的房间看起来空荡荡的,对案件有用的重要东西,好像都被警察拿走了。

弥生漫无目的地翻看着相框的背面、地毯下面等,但毫无所获,只觉得无力。这么找恐怕也找不到什么。

看来只有寻求帮助了——

弥生想到了尾藤,于是打开了包。但是,她发现随身携带的电话簿忘在家里了。

弥生懊恼地坐进沙发里,马上又想起什么,走到了放着电话机的台子前。

既然两个人是好朋友,也许电话旁边能找到尾藤的电话号码。

但是,她没找到电话簿,也许被警察收走了吧。

接下来,弥生想到的是毕业纪念册。如果能找到尾藤父母家的联系方式,就能想办法联系他了。

弥生在书架上很快就找到了毕业纪念册。翻到孝典的班级那里,发现最后一个名字就是尾藤茂久。

弥生拨通了毕业纪念册上的电话号码,响了三声之后,电话被接起来。

“您好,这里是尾藤家。”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您好,我叫津田,请问茂久先生在吗?”

听到弥生的话,对方沉默了一下。“您找我丈夫吗?”对方惊讶地问。

看来是尾藤的妻子。他还装作一副单身的样子!说不出来为什么,弥生有点不高兴。

“是的,我找您丈夫。他在吗?”

尾藤的妻子又沉默了一下才开口:“我丈夫出差去美国了……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

“去美国了?什么时候去的?”

“大概一个月前吧……”

“一个月前……”

“喂?喂?”

弥生无言地挂断了电话。她突然觉得毛骨悚然。那个自称是尾藤的男人,究竟是谁?

弥生离开了孝典家,她不敢一个人待在这里了。她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

回到家里时,弥生发现尾藤正在门口等她。准确地说,是那个谎称尾藤的男人。

“嘿!”他很阳光地扬手打了个招呼,“关于案发当晚有关人员的行踪,我又有新消息了,所以过来告诉你。”

“是吗,谢谢你。”

弥生努力装得自然一点,但表情还是很僵硬。

“你怎么了?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我有点累了。不好意思,咱们改天再谈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你没事吧?”

“没事,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再见。”

弥生打开门,迅速地进去了。关上门后,她从猫眼看向门外,尾藤不解地歪了歪脑袋,悻悻地离开了。

弥生冲进卧室,迅速换上一件大衣,戴上了墨镜,把忘在家里的电话簿塞进包里后,急匆匆地出门了。

弥生走出公寓,看到尾藤在前面走着,离自己大概一百米。她开始偷偷地尾随他。

尾藤走到马路边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弥生也赶忙招手拦了一辆车。她交代司机跟紧前面那辆车,司机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您是?女刑警?”

“对,我是CIA的!”

三十分钟后,尾藤在一个高层住宅楼前下了车。弥生提早一点下了车,看到尾藤走进大楼之后,她才跟了进去。

走进大楼一看,尾藤已经坐电梯上去了。弥生盯着电梯门上的数字,电梯停在了九楼。

弥生查看了楼下的住户邮箱,把九楼住户的名字全部抄了下来,然后拿起了旁边的公用电话。她拨通了查号台,询问了抄下来的第一个人的电话号码。结果,查号台报出的号码不是尾藤的电话。弥生挂断电话,继续重拨,询问第二个人的电话号码。

打到第六个时,查号台终于报出了和尾藤一致的电话号码。秋本裕一,原来这才是这个人的真名。

弥生再一次拿起电话,拨通了尾藤房间的电话。

“您好。”电话那头是尾藤的声音。他没有报自己的姓名,可能是因为在使用假名吧。

“您好,秋本先生!”

听到弥生的声音,对方吃惊地叫出声来,接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唉,”尾藤叹着气问,“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你别管。你好好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吧!”

“说来话长,我去你家里说吧。”

“不行。我不能和你单独见面。”

“这么讨厌我呀。”他又叹了一口气。“没办法,那我们在外面见吧,这样总可以吧?”

“可以,但必须是有人的地方。”

“好,那就找个大一点的地方吧。”

尾藤提议,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见面。他似乎知道弥生在跟踪他。

“我刚才在洗澡,大概二十分钟到,你等我一下。”

“好。”弥生放下电话,看了一眼手表,刚过六点。

弥生走到公园一看,人比想象中还要多,而且仔细一看,老年人居多。弥生在公园里转了一圈就知道原因了。原来公园里有一个盆栽市场到处摆着各种各样的盆栽。

弥生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想着这个叫秋本的男人。他为什么要接近自己呢?今天他虽然暴露了身份,但是一点也不惊慌,这仅仅是因为他善于伪装吗?

秋本, AKIMOTO——

弥生反复读着这个姓,突然倒吸一口凉气。她想起了孝典死前写下的字母A。A不就是 AKIMOTO的第一个字母吗?!

弥生无法再平静了,她站了起来。尾藤,不,秋本,就是杀死孝典的凶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跟他见面岂不是很危险?

弥生在盆栽中走来走去,现在怎么办?就算是报警,现在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

此时,一个牌子映入了弥生的眼帘。是摆在盆栽旁边的牌子,上面写着:“有仙人掌。”

仙人掌?

她走近一看,“仙人掌”三个汉字的旁边,还用片假名和平假名标着读音。

一瞬间,弥生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孝典养的仙人掌,和他曾说过的谜语结合在了一起。魔法手…仙人的手……仙人掌!

原来是那个温室。

弥生飞奔起来。

8

来体育俱乐部,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想起早上在这里遭的罪,弥生心里很不愉快。但是,如果遗嘱真的藏在这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弥生走进大楼,径直上了电梯,直接到了最顶层。这个时间,果然一个人都没有。

弥生走进温室,环顾四周,仙人掌的盆栽只有三个。她拿起小铁铲,开始挖最大的那一盆仙人掌。

马上就有手感了,原来盆栽的土中埋着一个塑料袋。弥生小心地取出塑料袋,看到里面有白纸。肯定没错。

打开那张白纸,第一个跃入眼帘的,是很漂亮的“遗嘱”二字。

遗嘱

本人中濑公次郎,将所有私有财产,做如下分配:

将中濑雅之、中濑弘惠应继承的全额财产,授予现居×××地的畑山清美。

弥生差点叫出声来。真没想到,公次郎要把所有财产留给清美一个人。

得赶快告诉龟田先生——

弥生这么想着,正要离开温室,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黑影。弥生还没来得及出声,那个黑影就转到她身后,勒住了她的脖子。

弥生拼命挣扎。她听到那人粗重的呼吸声,这个人是真的想要杀死自己。弥生拼命想要挣脱,但那个人死死勒住她。

这时,弥生抬起右脚,用高跟鞋的鞋跟狠狠地踩向对方的脚。对方发出一声闷叫,力气放松了一些,弥生趁机挣脱了他的胳膊。

“啊,你是……”

弥生眼前的竟是中濑雅之。雅之一度想要蒙住自己的脸,但是他发现已经被认出来后,伸手向弥生逼近:“老老实实把遗嘱交给我!你拿它有什么用?!”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的?”弥生一边后退一边问。

“已经很久了。你肯定知道为什么。为了跟踪你,这几天我都没法打高尔夫,公司也没去。”

“偷偷闯入我家的,也是你吧?”

“葬礼那天吧?我看到你跟着龟田走了,所以趁机去找了一下。我进北泽家里时,把他的钥匙都拿过来了,以备不时之需。果然,其中把就是你家的钥匙。”

以后就算交了男朋友,也不能随便把钥匙给别人——弥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你去过孝典的家?这么说,杀死他的人也是……”

“不是!”雅之摇头否认。“那天晚上,我确实去了他家,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被杀死了!”

“你骗人!”

“是真的。是北泽给我写信,叫我过去的。”

“写信?”

“他信里说,如果想要遗嘱,就带五千万去他家里。信封里还有这个遗嘱的复印件。我看到遗嘱内容,简直不敢相信。我太失望了,我恨我爸爸。他竟然要把所有财产给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这合理吗!”

“然后呢?你同意跟孝典交易?”

弥生的后背碰到楼顶的铁栏杆,她开始往侧面移动。

“还有别的选择吗?一旦遗嘱公布了,我一分钱也拿不到。所以,那晚我去了他家。没想到,那小子已经被杀死了。”

“那你说,是谁杀死了他?”

“我怎么知道!反正,我只想拿到遗嘱,可怎么找也找不到。继续待在现场太危险了,我只好离开。但我很怕那个遗嘱落入别人手里。”

“很遗憾,遗嘱被我找到了。”

“不,我认为我很幸运,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找到了。快,把遗嘱给我!”

雅之伸出右手,逼向弥生。

“我不会给你的!”

“你要搞清楚!如果交给我,我会给你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抵抗的话,那我就要像刚才那样硬抢了!”

“你要是抢得着的话,那就试试吧!”一说完,弥生就开始往外跑。

“哎呀……”常年游泳的弥生,对跑步很有自信。但是,刚才还是武器的高跟鞋,这会儿却成了累赘。她很快就被雅之追上了。

“你还是死心吧!”

雅之面目狰狞,用手死死地勒住了她的脖子。这下要被杀死了,弥生不由得闭上了眼睛。没想到下一秒钟脖子上的手忽然松开了,她睁开眼睛,看见雅之已经倒在地上。

“正义的化身出场了。”

秋本已经站在她旁边,弥生看到他,瘫坐在地上:“你怎么不早点过来呀!”

“你讲不讲理啊,我能找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你的空手道二段呢?”

“那当然是骗你的。”

这时,雅之爬起来,想要逃掉。

“啊,他跑掉了!”弥生喊道。

这下变成弥生他们要追雅之了。电梯被雅之抢先了,于是两个人跑楼梯下去。弥生在跑的途中把高跟鞋脱掉了。

两人冲到一楼时,雅之正要逃出大楼。秋本追了上去,弥生也跟在他后面。别的客人都奇怪地看着他们,但是顾不上那么多了。

弥生跑到大楼外时,听到车胎打滑的尖锐声音,接下来是什么东西相撞的声音。弥生定睛一看,秋本伫立在马路前面。

9

弥生走出警察局,看到等她的秋本。

“我被训了一顿,说为什么不早点联系他们。真是的,他们怎么不想想自己的无能!”

“算了,你就别怪他们了,他们找不到解开谜团的线索嘛。”

“谜团一一是字谜,对吧?”

秋本的宝马车停在路边,他打开副驾驶的车门:“我送你回家吧。不过,在那之前,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一个地方?弥生坐上车,转过头看着秋本,“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呢。”

“我也正要给你解释呢。”

秋本坐上驾驶座,发动了车子。这款车有时会被嘲讽是六本木的丰田卡罗拉,不过确实是一款高级车。秋本开得起这样的车,他的工作收入也很可观吧。

“不过,刚才可真惊险啊。我到了公园,怎么也找不到你。”

“真没想到,你也想到了仙人掌。”

“你当我白痴啊,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谁都会看到仙人掌的牌子啊。”

现在看来,从那时候开始,雅之就开始跟踪自己了。也就是说,弥生尾随秋本的时候,雅之就跟在她身后,想一想真是可怕。

“中濑雅之现在怎么样了。”

“好像哪里骨折了,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现在还在昏迷中呢。他醒过来,就要接受警察的审问了。作为杀害北泽的最大嫌疑人。”

“但是他说,北泽不是他杀的。”

“警察会相信他的话吗?”

宝马车开进了某栋大楼的停车场。弥生从车上下来,在秋本的催促下乘上电梯。两人走出电梯,在走廊上走了一会儿,秋本停下脚步,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旁边那个门。门上写着“秋本律师事务所”。

弥生吃惊地望向他“原来你是律师啊?”

“感到很吃惊吗?”

打开门,室内开着灯,里面的桌子上有一个老人正低头写着什么。看到他们进来,老人抬起头:“回来啦?”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父亲,也是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所长,秋本律师。”

“你父亲……”

“我的助手兼儿子,受到您不少关照,我也得谢谢您啊。”老人伸出布满皱纹的手,和弥生握了握手。

老人告诉她,他之前一直是中濑家的法律顾问。但近期感觉到体力不够,于是借这次遗产事务的机会,把接力棒交给了儿子。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遗嘱被盗,北泽被杀害。所以,裕一伪装成别的身份,去接近可能是重要线索的弥生。

“因为除了龟田先生,中濑家的人几乎都不认识我。所以说容易蒙蔽对手。”裕一解释说。

“你早点告诉我嘛!”

“别这么说,我那时候也不了解你啊!”

“好了好了,总之遗嘱找回来了就好。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好,但这下中濑先生就算死了也可以瞑目了。虽然也许会有一点纠纷……”老人满意地点着头。

“瞑目不了,雅之还不承认他杀了北泽呢!”

“那个笨蛋的话谁会相信!”

“雅之的话是不能相信,不过,我总觉得怪怪的。首先,那个遗嘱有点不对劲。再怎么说,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给畑山清美,是不是做得太过头了呢?”

“遗嘱是那样写的,那就没办法。我仔细查过了,那个遗嘱是真的笔迹也都是中濑先生的。”

听到父亲这番自信满满的话,裕一抱着胳膊沉思着。

“但是,还有一个迷没有解开。”弥生从一旁插嘴道,“字母A,北泽死前写下的字母A，究竟指的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呢。”

“是啊,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秋本裕一沉吟道。

10

第二天一大早,弥生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她不情愿地接起来,电话那头传来秋本的声音。“你可真能睡啊!”

“干什么呀?这么早。女人要睡够八小时皮肤才会好,你不知道吗?”

“那可真是对不住。不过,听到接下来这个消息,你肯定会马上清醒的。中濑先生去世了。”

“啊?什么时候?”

“就在刚才。我们要着手准备公开遗嘱了。所以我跟你说一声。”

“好的,我马上上过去。”放下话筒时,弥生已经迅速脱下了睡衣。

弥生到达律师事务所时,秋本已经在那里了,难得一见穿着西装的模样。据说他父亲正赶往中濑家。秋本说,接下来要把遗嘱拿到家庭裁判所,在那里接受鉴定。

“是不是通过鉴定,这个遗嘱就会生效?”

“不,鉴定只是确认内容而已,与有效性没有关系。通过鉴定了,却被视为无效,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

“一旦遗嘱公开,所有人都会大吃一惊吧?”

“大概是。特别是长女弘惠,不知要受多大打击呢。”

想到弘惠,弥生心情很复杂。新的遗嘱公开后,继承的财产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是弘惠做梦也想不到的吧。更何况是一分钱都拿不到……

“但是,我还是有点怀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遗嘱内容有点怪怪的。中濑雅之、中濑弘惠应当继承的财产,全额授予畑山清美……为什么要特意写上两个孩子的名字呢?直接写成把全额遗产给畑山清美,不就可以了吗?”秋本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抬头望着天花板。

“怎么写是人家的自由,也许是想强调,绝对不给那两个孩子的意思

吧。”

“这个有点可疑啊。虽说他的两个孩子不是很有出息,但是,正因为如此,据说公次郎一直很担心他们。把一部分遗产给畑山清美,这很正常。但是全部遗产都给她,这个有点……”

秋本伸出胳膊,用手指在带有露珠的窗户上写下“全额”两个字弥生也茫然地看着那两个字,突然她的脑中灵光一闪。

“难道说……”她沉吟道。

“什么?怎么了?”

“我还不确定。但是,有可能你的推测是对的。你把遗嘱拿给我看一下。”

“可以,你到底想到什么了?”

“字母A的谜底。接下来,这件事情,也许会有大逆转。”

11

中濑公次郎的葬礼,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举行。葬礼场面之大,十分符合他中濑集团董事长的头衔。

葬礼结束后,因为要公开遗嘱,中濑家的相关人员都聚集到了豪宅的会议室里。这将是第二代法律顾问秋本裕一的第一份工作。弥生假扮成他的助手,也进入了会议室里。

“那么接下来,我将宣读中濑公次郎先生的遗嘱。”

秋本从公文包中拿出遗嘱,用非常平稳的语调开始宣读。当读到“全额财产,授予现居×××地的畑山清美”时,会场发出一片惊呼的声音。

“怎么可能?!”

“他糊涂了!中濑先生一定是因为脑部的疾病,才会写下这样的遗嘱。”

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都表示着不满。清美则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低着头一动也不动。

“这个遗嘱,能让我看一下吗?”弘惠站起来问道。

“好的,请。”秋本将遗嘱递给了她。

弘惠站着仔细地看完遗嘱,然后抬起头摇了摇头:

“这遗嘱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是我爸爸写的?”

“但是,署名确实是中濑公次郎先生的,印章也是真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笔迹和我父亲的有点不一样。”

“大概是心理作用吧。如果您还是不相信的话,我们拿公次郎先生写的其他什么东西对比一下,您看如何?”

听到秋本这么说,弘惠点了点头说:“我也想对比一下。龟田先生,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呢?”

被叫到名字的龟田,轻轻地用手拍打着手背,思考了一会儿。

“记事本怎么样?董事长有个记事本,常用来写写日程安排、做做笔记什么的。我记得应该是在书房的书桌抽屉里。”

“好的,那么……”秋本将周围人环视了一圈,然后他的目光停在了清美身上。“实在不好意思,您可以去把那个记事本拿过来吗?”

“啊,好的。”清美小声答应之后,走出了会议室。

“那么,剩下的就是等结果了。”秋本对在座的人说。

弘惠的脸色很难看,她看了看亲戚们,用冷淡的口吻说:“各位刚才也听到了,这件事情目前看来跟各位没什么关系。如果发现遗嘱是假的,我会通知你们的。你们先回去吧。”

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说:“等一下!这遗嘱是不是假的,我们也要鉴定一下。如果是假的,那就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另一份遗嘱就会生效了。”

弘惠冷笑一声,说道:“你担心我会骗你们?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这个遗嘱是假的!”

中年男人不说话了。亲戚们嘟嘟囔囔着,一个个离开了会议室。

剩下的是死一般的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

终于传来了脚步声,清美回来了。

“对不起,找来找去花了不少时间。哎呀……其他人呢?”

“跟他们没什么关系,请他们先回去了。啊,这就是那个记事本吗?秋本接过一个黑色封皮的记事本,一页一页翻看着。“好像没写多少啊,这恐怕也没法拿来对比吧……咦?”秋本的手停在了某一页。

“怎么了?”龟田问。

“没想到啊。这里也写有遗嘱的内容。应该是打的草稿吧。”

“上面怎么写的?”弘惠急切地问道。

“还是一样的。‘将中濑雅之、中濑弘惠应继承的全额财产,授予现居×××地的畑山清美。’”

“还是全额啊……”弘惠叹气道。

“我……我应该说什么好呢?清美无助地看着他们,“事情变成这样,我

怎么办好呢?”

“您不用这么为难。”秋本温柔地对她说。

“可是,这么多的遗产,竟然让我一个人继承……”

“您不用这么为难。因为这个遗嘱是假的。就在刚才,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确认。”

清美的表情僵住了。

秋本看着她,继续说道:“仔细看的话,这个遗嘱有一个可疑的地方。也就是‘全额’的‘全’字。这个字是钢笔写的,但是拿到光底下看就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墨水颜色稍有不同。我们是这样推理的。这个字原本不是全字,而是——”

秋本用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全”字。

“这是‘同’字的古字。也就是说,遗嘱原本是这样的:‘将中濑雅之、中濑弘惠应继承的全额(同额)财产,授予现居×××地的畑山清美。’中濑公次郎先生是打算把遗产三等份,平均分给三个孩子的。而且我已经确认过了,公次郎先生平常确实常用‘全’这个古字。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谁改写了遗嘱,对吧?弘惠撇着嘴,看着清美。“当然,这就要看改写遗嘱对谁有好处了。”

秋本看向清美:“你应该知道我们肯定会怀疑你,不过要证明的话确实没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不太光明的手段,给你设了一个圈套。”秋本拿起那个记事本。“其实,这个草稿,是我们模仿公次郎先生的笔迹写的。”

清美的表情已经开始扭曲:“你说什么……”

“这个记事本上本来应该写着‘将中濑雅之、中濑弘惠应继承的全额财产,授予现居×××地的畑山清美’。但是现在‘全’字变成了全字,也就是加了一笔横。这一笔是谁加的呢?只有清美小姐您,别的人没有这个机会。您刚才找到记事本后翻开来看,结果看到遗嘱的草稿,于是连忙在‘全’字上加了一横。”

清美闭着嘴不发一言,似乎想反驳但是找不到托词。

“您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就不多问了。可能是您想要全部的遗产,而不想和弘惠小姐他们平分吧。至于其他的,您到了警察局再慢慢交代吧,包括杀死北泽的事。”

这时,会议室的门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是森本警官他们。

清美握紧两个拳头,狠狠地瞪着秋本:“你少在这里夸夸其谈,你知道什么!”

说完这话清美推开警察走了出去。

12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秋本律师事务所,秋本老人问他的儿子。

“这一切,是从北泽发现遗嘱开始的。他不是受人指使,而是偶然发现那个遗嘱,于是把它拿走的。随后他联系了清美,想要跟她做一笔交易。

“这个交易,就是要改写遗嘱吧。”

“没错。只要在‘仝’字上加一笔变成‘全”字,清美就能得到全部的遗产。公次郎已经不可能恢复意识了。遗嘱的事北泽会保密,清美则要把财产的三分之一分给他,这就是他的条件。”

“那清美同意他这个条件了吗?”

“准确地说,是假装同意了。”秋本对他父亲说,“清美一直恨公次郎一家,考虑到她的身世,这也情有可原。她突然出现就是为了夺取中濑家的财产。因此,北泽的提议对她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清美不想一辈子被北泽挟制,于是她决定假装同意,借机杀死北泽,然后诿罪于其他人。而她选的替罪羊,就是那个没脑子的雅之。首先,清美谎称要确认遗嘱内容,从北泽那里骗取了一份遗嘱的复印件。然后,她把这个复印件寄给雅之,还以北泽名义写了一封威胁信。信的内容是,想要遗嘱的话带五千万日元来北泽家。五千万日元是个比较少的数目,这样雅之一定会毫不犹豫,这是清美的聪明之处。”

“她打算在雅之来之前,杀死北泽拿走遗嘱吧。”

“但是,她杀死北泽后怎么都找不到遗嘱。再拖下去的话雅之就要来了,她只好先离开北泽家。但是她非常担心,万一遗嘱落入雅之手中,被处理掉就完了。”

“但是,令清美庆幸的是,遗嘱被我找到了。而且雅之也受了伤,陷入了昏迷状态。”

刚才医院来了消息,听说雅之开始逐渐恢复意识。

“对清美来说,雅之死了当然最好不过,就算没死也肯定会变成杀死北泽的嫌疑犯。剩下的,就是按照遗嘱继承全部遗产——她就是这么打算的吧。”

“全部财产,嗯……”秋本老人伸出下嘴唇,摇着头,“她的想法真傻,而且完全没用。”

“完全没用?”弥生不解道,“清美的想法确实太傻,但是怎么会完全没用呢?只要计划实现了,她就可以独占全部遗产呀。”

“但是,不是这样的。”秋本从一旁插嘴道,“遗产的分配,会尊重遗嘱,但不会绝对遵照遗嘱。法律上有一个法定继承权,就是对于一部分遗产,遗嘱是没有效力的。就算遗嘱上写的是清美继承全部遗产,并不是说雅之和弘惠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濑家的三个孩子都是在瞎操心啊。”

“什么呀,原来是这样啊。那清美小姐是够傻的,她就算什么也不做,也可以拿到三分之一的遗产嘛。”

“也许她的犯罪动机,并不在于遗产吧。总之呢,”秋本在白板上写了一个“全”字,“这次好险啊,如果没注意到这个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你可得感谢我呢!”弥生说。

“哦,原来是弥生小姐发现的啊,”秋本老人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弥生,“您是怎么想到的?”

“因为A。”

“A?”

“北泽孝典死前留下的信息。其实他写的不是字母A,而是‘全’或“全’的上半部分。他写了一半就没有力气了吧。”

弥生是看到秋本在窗户上写的“全”字时突然想到的。弥生常常翻译公次郎先生的文件,所以本来就知道他常用“全”这个字。

“原来是这样。确实看起来像字母A啊。”秋本老人点着头写了好几

遍。

“这次可真是个复杂的案件,从开始到结束都在猜字谜。这次确实多亏有你,谢谢你。”

“只有一句谢谢?你就没想过送我礼物什么的?”

“哦,对了,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秋本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条,

“我听警察说,北泽预订了12月24日东京酒店的蜜月套房,还在顶层的法国餐厅订了位。”

“12月24日?那不是平安夜吗?”弥生挺直身子问道,“好厉害,东京酒店可是半年前就会被订满的。”

就算没有女朋友,也会提前订好平安夜的酒店,这已经是年轻男士们的趋势。如果不提前预订好,到平安夜那天就得去抢别人取消的房间。如果那个也抢不到的话,不光是没有去处的问题,还可能被女朋友给甩了。

“听说北泽一年前就预订好了,如果取消的话太可惜了,还是转给我好了。怎么样?反正你男朋友不在了,平安夜也没什么安排了吧?”

弥生气不打一处来,但她想到了一个点子。

“我陪你吃法国菜,但是酒店先保留,我吃完法餐再考虑。暂时先别改。”

“哦?难道有戏?”秋本很意外,他本来只是开玩笑说的。

“是啊,到底会怎样呢?”弥生故作神秘。

当然,她可没打算跟秋本去住。回头她要给几个男性朋友打电话,有几个笨蛋到现在还没订上平安夜的酒店呢。

超级豪华酒店的蜜月套房——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好期待啊。

REIKO和玲子

1

傍晚时分,中午开始的雨越下越大了。雨水哗哗地打到地面上,泥水像小河一样流入路两旁的排水沟。

一个年轻女孩打着伞站在路边。这条路很窄,没有路灯。唯一的光源是路边一家居酒屋门口的自动售货机和公用电话亭。女孩站在离灯光很远的暗处。

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男人打着黑伞走过女孩身边,无所顾忌地盯着她的脸和身体。女孩低着头,面无表情。

男人走到居酒屋前的自动售货机前,从灰色裤子的裤兜里丁零当啷掏出一把硬币。他把硬币拿到投币口,咂了一下嘴。

男人又把硬币放回口袋,把几台售货机都看了一遍。好像有什么不合意的,男人抬起穿着长筒靴的脚在售货机上踢了一下。

“什么鬼东西!”

不知道是骂售货机,还是自言自语,还是说给女孩听的。女孩依然没有表情。

男人转悠了一会儿,终于离开售货机,按原路回去了。走过女孩身边时,他又一次很猥琐地把女孩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中年男人回去的方向,出现了另一个男人。一个穿着米色西装的高个子男人。

男人好像意识到有人,抬起伞看了一眼,然后毫无反应地从女孩身边走过去。

这个男人也在居酒屋前停下了脚步,不过不是自动售货机,而是公用电话亭。男人用脖子和肩膀夹着伞,很费劲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到了电话机上。然后插入磁卡,拿起了电话筒。

女孩抬起脚步,挺直身体,踩着机械的步子,来到了男人身后。

男人似乎察觉到背后有人,拨完号码回过头来。和女孩四目相对的一瞬间,男人脸上露出了错愕的表情,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惊恐的表情。男人正要张嘴说些什么,女孩扑向了男人的怀里。男人的身体抖了一下,拿着伞和电话听筒的手松开了。电话听筒吊在半空,撑开的伞掉在地上,像陀螺一样打着转。

男人双手抓住了女孩的双肩。远远望去,他们就像是一对相拥的情侣。但是,男人的表情开始扭曲,他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女孩放开了他。男人迈了一步,两步,然后扑通一声两膝着地倒了下去。他的胸前插着一把水果刀,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倒在地上的男人,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像一条蛇。

女孩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雨下得更大了,雨水毫不怜悯地打在男人的身上。终于,男人停止了挣扎。女孩蹲下来握住了刀柄,男人没有反应。女孩拔出了刀子,伤口一点一点地渗着血。

女孩把水果刀用手绢包好,放进了提包里。然后撑起雨伞,一边走一边转着伞柄,消失在夜色中。

2

浅野叶子开着车到到公寓楼下时,已经过了凌晨三点。雨小了很多,叶子把车窗的雨刷调回了正常速度。

叶子住的地方在停车场的最边上。蓝色的奔驰车倒车入库后,下车后打开雨伞正要回家的她,突然停住了脚步。旁边的自行车棚里,有一个人蹲在地上。

叶子小心翼翼地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年轻的女孩。女孩上身穿着白衬衫,下身是飘逸的红色长裙。这种裙子现在很少见了。女孩坐在一个废弃的防滑轮胎上,双手抱着膝盖,脸深深地埋在两膝之间。

“你在这干什么呢?”叶子试探着问。但是女孩一动也没动。叶子又走近了一些,轻轻地摇了摇女孩的肩膀:“你没事吧?”

女孩终于抬起了头,她的五官,比叶子预想的还要年轻。大概十六七岁吧,也许更小。她苍白的双颊和一对眼尾上扬的眼睛,让叶子印象深刻。女孩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睛,看到叶子后神色戒备地问:“你是谁?”

叶子叹了一口气:“是我先问你的吧,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呢?”

“我走得好累,想休息一下……”

“走得很累?”

女孩点点头:“嗯。这儿有棚子,不会淋到雨。”

“你从哪儿走过来的?”叶子问她,“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大半夜的走这么多路?”

“因为,”女孩露出悲伤的神色,“因为我没地方可去,只能一直走直走……”

“没地方去?你离家出走了吗?”

女孩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叶子很是不解,“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就是不知道嘛,我也没办法……”

女孩又弯下身体,把脸埋在两个胳膊中间。

叶子故意长叹了一口气:“那就算了,你从哪儿来,本来就不关我的事。你自己小心,别感冒了!”

叶子转过身,往家的方向走去。走到楼梯口时,她又回头看了一眼,女孩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叶子又走了回来:“我送你回家吧。你家在哪里?”

但是女孩什么也没说,只是晃动着身体摇了摇头。

“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想回家吗?但是,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啊。放心,我会帮你跟家里人解释……”

这时,女孩抬起头,她已经泪流满面,泪珠还在不断地涌出眼眶。叶子张着嘴,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女孩哭着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要到哪儿去,还有……我到底是谁,我住在哪儿,全都想不起来了。”

“什么……?”叶子低头看着她,张口结舌。

“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在走路。但是, 我为什么半夜一个人在外面,我自己也不知道。”

女孩痛苦地抱住脑袋,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难道她失忆了?

“总之”叶子说道,“总之,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

“那我应该怎么办?”

“先去我家吧，我至少可以给你提供休息的地方。”

女孩哭红的眼睛看着叶子的脸,看来她还是有点不放心。

“别担心,我又不会吃了你。”叶子苦笑着说,“你要是不喜欢我家,随时可以走。”

女孩迟疑了一会儿。如果这女孩真的是失忆了,现在一定很害怕很无助,那么叶子的邀请对她来说,应该是难得的帮助。但是,失忆不代表失去判断力。叶子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她正在努力做出判断吧。

沉默了一会儿后,女孩终于起身说:“我想喝点热的东西。”
“我也是,咱们喝点红茶吧。”叶子点点头说。

3

尸体是一个夜班出租车司机发现的。他是从闹市区拉了个客人,送完客人,然后在返回闹市区的路上发现的。

“当时快两点了。我想买罐咖啡提提神,所以走了这条道。我平时一般不走这里的。然后,我发现有个人倒在地上,而且已经死了,真是吓死我了。”

出租车司机给警官描述着。他大概每天的生活都很枯燥吧,这事好像让他很兴奋。

“当时周围没有人吗?或者,你去居酒屋买咖啡的路上,没碰到什么人吗?”年长的警官一边忍着哈欠一边问。他从睡梦里被叫起来,到现在还没有清醒过来。

“不知道,好像没什么人。不管怎么说,凌晨两点没有人也很正常吧。”

警察一看到尸体,就确信这不是自杀。因为,尸体的前胸有刀口,鉴定科鉴定的结果是单侧刃性利器,也就是单刃刀。并且刀面不太厚,可能是大一点的水果刀。

“血迹呢?现场没有溅多少血啊。”警官问鉴定员。

“基本上没有,”鉴定员回答说,“刀子是人死了以后拔出来的,心脏的血泵已经停了,所以没有溅血。”

原来是这样,警官点点头。

根据死者随身携带的身份证等,死者的身份很快就查出来了。他叫前村哲也,在证券公司上班,今年二十九岁。西装是阿玛尼的,手表是劳力士的。警官心想,这小子不到三十岁就这么奢侈呀。不过这个不重要了,因为案件已经确定不是劫财。

死者不住在这附近,而且公用电话上插着磁卡。这说明他是来这里

找人,给那个人打电话的时候被袭击的。电话机上有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年长的警官推测,既然他半夜到访,对方应该是一个女人吧。那么,他的情人应该就住在附近。当然,凶手不一定就是那个女人。

很快,警察们在附近找到死者的车,是一辆深蓝色的丰田车。一个年轻的警官说,这车至少要六百万日元。薪水微薄的警官们板着脸做着记录。

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出租车司机是将近两点才发现尸体的。虽说是半夜,也不可能死了几十分钟都没人发现。所以,死亡时间大约是一点半以后。

对附近居民的调查,要等到天亮才能开始。但是,对于找到确切的信息,警察们不抱什么希望。大半夜的,这条路本来行人就少,而且当时在下大雨。就算有什么动静,恐怕也没人能听到。

“先休息一会儿吧,天亮之前雨应该会停。”辖区片警抬头看着天色说。

片警猜得没错,一大早天就晴了。警察们按照上级的指示,对附近的居民挨家挨户进行了调查。很多居民看到警察上门一脸茫然,他们根本不知道附近有人被杀了。警察问凌晨一点到两点,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有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他们都回答说当时在睡觉,没有注意。

但是,很快,警察找到一个重要的证人。附近一家书店的老板,说他昨晚看到过被害人。

他说,昨晚两点前,他去居酒屋买罐装啤酒,没想到所有的售货机都显示“暂停售货”。本来,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五点,自动售货机是禁止卖酒水的。但是,酒水是重要收入来源,所以很多店家都不会严格遵守。而最近,由于青少年饮酒的问题,管制越来越严了,店家们不得不停止夜间卖酒。他那天忘了这件事,所以没买到啤酒。他看到被害人,就是在往回走的路上。

“你确定是这个人吗?”警察拿着照片向他确认。警察拿的是前村放

大了的身份证照,今天的调查都是用这张照片。

书店老板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个人。我当时觉得大半夜的很奇怪,所以仔细看了他的脸。”

“当时他是一个人吗?”

“是一个人。”

“那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比如说很着急之类的。”

“哎呀,这个我没注意。”

“他手上有没有提着什么东西?”

“让我想一想,好像是空着手吧。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一只手打着伞。”

“你昨晚看到的,只有这一个人吗?”

听到警察这么问,书店老板探出身子说:“对了,我还看到居酒屋旁边站着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是女孩。”

“女孩?大概多少岁?”警察也凑近了脸。

“嗯……大概是高中生吧。挺漂亮的女孩。我一开始以为是拉客的,又觉得拉客的话不可能选在那地方。”

书店老板色眯眯地笑着,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他说的拉客应该是指卖淫活动,也许他还跟那个女孩搭讪了吧,警察心想,但没有说出来。

“她当时在做什么?”

“什么都没做,就站在那里。好像是在等人吧。”

“她手上拿什么东西了吗?”

“这个,不记得了。”

“穿的衣服呢?”

“很…普通,不过不是紧身的。”

“你说她很漂亮,那你记得她的长相吗?”

“记得。她的脸,有点像洋气的玩具娃娃。”

书店老板还是一副色咪咪的样子，看来他不客气地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还有什么身体特征吗?比如个子很高,或是很瘦之类的。”

“个子不矮,也不瘦。现在的女孩发育得真好的啊，已经长得亭亭玉立了。嘿嘿,要是再穿上紧身衣,就是真正的女人了。”

警察可以肯定,这家伙一定是把那女孩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当然,这对办案是有好处的。

根据书店老板的描述,警察画出了那个女孩的肖像图。书店老板看到后,也拍着胸口说,这图跟真人一模一样。

警察们每人拿着一张肖像图,开始了搜查。

4

叶子醒来后看了一眼时钟,刚过八点。往常,她每个周六都会睡到中午,况且昨晚睡得那么晚,看来自己还是有点不平静。

叶子穿好衣服走出卧室,看到客厅沙发上,那个女孩正在酣睡中。桌子上放着半杯牛奶,昨晚女孩喝着牛奶,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叶子从隔壁房间拿来毛毯给她盖上,把沙发的靠垫放到她脑袋下当枕头时,她都没有醒过来,看来是真的累了。

洗手台前,叶子一边洗脸,一边想起女孩说的话:什么都不记得了,意识恢复时发现自己在路上走着。叶子问她对这一带有没有印象,她说好像来过又好像没来过。

叶子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可是女孩神情忧郁地说,这是真的。

叶子刚洗完脸,突然听到客厅传来哭声。她急忙跑出洗手间,看到女孩在沙发上一边扭动身子一边哭。

“你怎么了?醒一醒!”

叶子抓住她的肩膀摇晃着。女孩停止了挣扎,慢慢睁开眼睛。她的眼球布满了血丝。

“你怎么了?”叶子又问了一遍。

“啊,我……”女孩茫然地说,“我,昨天你把我带到这里的,对吧?”

“是啊,你说你失忆了。刚才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女孩的眼睛空洞地望着前方:“我好像梦见了什么。我穿着初中的校服……哦,在为文化节做准备。”

“文化节?”

“放学后,我留在学校准备服装,我们班要在文化节上表演话剧……”女孩眉头紧锁,用手按住太阳穴,好像是头痛,“不行了,其他的我想不起来了。啊,好难受……”

“我给你倒杯水。”

喝完一杯水,女孩的情绪缓和了一些。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女孩把水杯还给叶子,“请让我用下您的浴室。我冲个澡,洗个脸,然后就走。”

“你有地方可去吗?”

女孩摇摇头。

“那你怎么办?”

女孩拿过沙发靠垫,放在膝盖上抱着。

“我再去那个地方转一转,也许能想起什么。”

“这办法可不怎么高明呀。”

“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咱们冷静地想一下,”叶子竖起一根食指,“首先,要找线索。当时你手上没有拿着什么东西吗?”

“这个……我也也不知道”女孩歪着脑袋似乎想不起来。

“昨晚我发现你的时候,你身上没有淋湿。这说明,你是打着伞走过来的。伞放在哪里了,你还记得吗?”

“伞?”随即女孩的眼睛闪过一丝光,“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是打着伞的。右手打着伞,左手拿着提包……”

“提包?”叶子急忙问,“你还有这样的东西?”

“对,我记得有。伞和提包,后来放哪儿去了呢。”

“你在这等一会儿,我去自行车棚看看。”

叶子走出家门,走进自行车棚。她很快就在昨天女孩坐的轮胎后面,找到一把伞和一个提包。白色的提包敞开着,有一支唇膏快要掉出来了。

叶子拿着这些东西回到家里时,浴室里传来淋浴的水声。

过了一会儿,浴室的门开了。女孩用浴巾擦着湿头发走出来,脸上通红通红的。

“我用了您的洗发水和洗脸皂。”

“用吧。对了,这个你有印象吗?”

看到她拿出来的提包,女孩点了点头。

“就是这个,是在车棚找到的吗?谢谢。”

“幸好没让野狗叼走。”

叶子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女孩洗完脸回到客厅。叶子眼前一亮。女孩虽然只是洗了脸没有化妆,但是她洋娃娃一样可爱的脸上,增添了一份魅惑之美。

“丑小鸭变天鹅了呀。”叶子说。她羡慕着女孩的青春活力。“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公主呢!”

女孩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打开提包,底朝天全部倒了出来。钱包、餐巾纸和钥匙掉在了桌子上。钱包是古驰的,不过这在现在的女高中生当中并不少见。

“看来能找到一些线索啊。”

“但愿如此。”

女孩不安地打开钱包,里面是几张一千日元的钞票,还有一些零钱。除此之外,有一张电话卡,其他没有任何能证实她身份的东西。

女孩看到钱包,小声惊呼道:“这儿写着字母。”

“哪里哪里?”叶子也朝里看,发现钱包的内侧刻着“ REIKO(玲子)”,应该是买的时候店里给刻的。

“看来你的名字叫玲子,挺好听的呀。”

“这真是我的名字吗?”

“不是也没关系,暂时就叫你玲子吧。没有名字的话,总是不方便。”叶子拿起桌上的钥匙,“这把房子钥匙,可能是你家的吧。”

“我家会是什么样的呢?”

“你就像在说别人家一样。”叶子把钥匙放回了桌上,“没办法了,只有照你说的出去走一走了。把你走过来的路线,反方向走回去吧。这样的话,也许能回到你恢复意识的地方。”

“不知道有没有用……”

“谁知道呢,先试一下吧!不过,在那之前——”叶子拍了拍膝盖站起来,“首先要填饱肚子,肚子饿的话脑子就不好使了。”

“啊,太好了。”女孩笑着说，“我都快要饿死了。”

“你也来搭把手吧炒鸡蛋你应该会吧?”

“放心吧”她站起来，“鸡蛋我最拿手了。”

“最拿手?”叶子看着她,“你记得这种事情啊?”

女孩也觉得不可思议:“是啊,好奇怪。但是,我就是觉得自己很擅长鸡蛋。”

“鸡蛋有的是,如果真的能让你恢复记忆的话,你就尽管做吧!不过你要自己吃,我正在减肥呢。”

玲子笑着点点头。

5

上午,警察们已经确认清楚了,前村哲也有一个分居中的妻子,叫加津子,住在一个单身公寓里。警察们去找她问话时,她刚穿好鞋正要出门上班去。据说,她在附近的化妆品柜台上班。也许是因为职业关系,她的妆容很精致,使端正的五官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她听说前村被杀了,惊讶得张大了嘴,脸色都变了。“不会吧?”

“很遗憾,是真的。”警察例行公事地说。

加津子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扶住鞋柜。

“是谁杀的?为什么?”

“现在还不清楚。”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被杀了……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消息,似乎让她不知所措。她反复地说,真是无法相信。但是,她看起来并没有很悲痛。

警察问她:“从案发现场来看,凶手好像不是临时起意或是抢劫钱财,您能提供什么线索吗?”

加津子低着头,摇了摇头。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已经分居半年了。”

“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来着,我们好久没见了……对了,您稍等一下,我得给工作的地方打个电话。”

“啊,请。”

加津子脸色苍白,脱了鞋走进房间打电话。在电话里,她还算冷静地解释说,有亲戚去世了,需要请两天假。

她刚挂完电话,警察就问她:“您最后一次和您丈夫电话联系,是什么

时候呢?”

“大约一周前,是他打过来的。”

“方便的话,请把通话内容告诉我们。”

她有点犹豫地说:“是离婚的事情。他太自私了,竟然让我净身出户。可是,我坚持要精神损失费。所以我们又吵起来了,结果没说到起就挂掉了电话。”

“精神损失费,您是说分居的责任在于您丈夫?,”

“是的,没错。他——”加津子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他在外面有女人。每天回来得很晚,有时候甚至夜不归宿……他说他住单人小旅馆了,我觉得他在撒谎。”

“觉得……?也就是说,他不承认自己有情人吗?”

加津子点点头。

“他总是装傻,但是我都知道。有一次,他衬衣的扣子快掉了,结果过几天就有人给他缝好了。我问他是谁缝的,他说是公司的女同事。这种话谁会信呀?我就问他那个女同事的名字,结果他假装生气,说我无理取闹,不相信他。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后来我也不想再跟他过了,所以半年前就搬出来住了。”

“那您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警察问。

加津子无奈地摇摇头:“我也想抓住他的把柄,可是一直没办法。到底是什么女人呢?我想过找私人侦探所去调查,但是听说收费很高,所以拖拖拉拉的就到今天了。”

“如果您丈夫真的有情人,您马上就会知道了。”警察说。

随后,警察让加津子和他一起去警察局确认遗体,并作一些详细的记录。她有点不情愿,但没有拒绝。

结果,加津子在警察局待了大约两个小时。确认遗体很快就结束了,警察又问了她很多有关她丈夫婚外情的问题,但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最后,警察给她看了那张女孩的肖像图,加津子说没见过她。她还反

问警察:“这就是他那个情人吗?”

“不,现在还不确定。只是有人在案发现场看到过她。她太年轻了,不大可能是情人。”

加津子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肖像图说:“对,我也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警察问。

“这女孩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加津子扬起下巴,似乎是说,这才是我丈夫喜欢的类型。

6

“怎么样?想起什么了吗?”叶子问玲子。她们按照玲子昨晚的路线,倒着往回走。

玲子摇摇头:“不行,我还是想不起来。”

“咱们再往前走一点。”

这是一条很窄的路,不时有大卡车驶过。路两旁有护栏。玲子说她昨晚走的就是这条路。

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准确地说是一个丁字路口。因为正前方那条路非常窄,所以是禁止大车通行的。

“你昨晚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能记起来吗?”叶子问。

玲子不确定地指了指正前方的路:“我感觉是从那边过来的。”

绿灯亮了,她们穿过马路继续往前走,这时玲子开始不确定了。

“我有点晕了。我对这里有印象,但是,我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走到这里的……”

看来玲子失忆的原因,就在这附近。叶子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一个卖香烟的小店。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问问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叶子让玲子在电线杆下等着,自己朝那个小店走去。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男顾客,正在给看店的老婆婆看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幅画。

“只要是年纪差不多的都行,长得不像也没关系,您没有看到过吗?男人问老婆婆,老婆婆有点不耐烦地说:“现在的女孩,看起来都一个样啊。”

“那就把你知道的名字全都告诉我。”

“我哪里知道她们的名字呀, 总不能让我一个个去问吧。——来啦,您好，欢迎光临!”老婆婆看到叶子,讨女好地笑着打招呼。

“请给我拿包烟。”叶子递去一张千元钞票。她本想买完烟向老婆婆

打听打听,但是她很快就惊呆了。因为她看到了男人手中的画,上面画的人和玲子一模一样。叶子调整了一下呼吸,装作不知道地问:“这是什么画呀?”

“哦,没什么。”男人慌忙把画收起来。“老人家,您要是想起什么了,记得联系我。”

“行,我知道了。”

男人走了,老婆婆把香烟和零钱放到叶子面前说:“听说今天早晨附近有人被杀了,他就是在问这个。”

“被杀?”

“据说是一个年轻男人,胸口插了把水果刀。一上午警察来了好几回,问我们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有没有发现刀具。”

“刚才那幅画呢?”

“哎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疑犯吧。好像是个年轻女孩,现在的孩子太可怕啦……”

“哦……谢谢了。”叶子的手心已经流汗了。

叶子拿着香烟回来了,女孩正坐在电线杆下面等她。叶子的手放到她肩膀上时,她的身体抖了一下。

“没有收获。咱们先回去吧。”

“为什么?”

“我想到了一件事,咱们回去商量商量。”

“好。”

叶子带着玲子往回走时,比来的时候多了一分紧张感。附近很有可能有警察,要是在这被发现可就不妙了。

到了公寓楼下,叶子把钥匙交给玲子让她先进去,然后自己向自行车棚走去。

叶子仔细地检查了轮胎附近,在堆起来的轮胎中间发现了一个手绢包着的东西。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水果刀,刀刃上粘着乌黑的东西。

果然是这样,叶子不禁自言自语。

把刀子重新包好放进包里后,叶子又一次往外走去。她要去看一下案发现场。走到半路,她发现一个公用电话亭,于是走了进去。

叶子是打给她的恋人,藤川真一。真一是一名外科医生。

跳过一切寒暄,叶子直接说:“你马上来我家。”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啦?除非有什么大事,你可是不会轻易让我过去的呀。”真一像平常一样开玩笑说。

“有大事了。你快点,拜托了!”叶子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打完电话,叶子穿过刚才那家小店,朝前面一家居酒屋走去。居酒屋门口站着一个警察,案发现场估计就在这附近。

叶子走进居酒屋,一边假装选酒,一边向店主打听。秃头的店主不耐烦地说,这件事情传得也太快了吧。

“听说是用水果刀?”

“是啊,说是打着电话被杀死的，电话听筒还挂在半空中呢。”

“这样啊……”叶子买了一瓶红酒走出居酒屋。外面有两个警察在到处转悠。叶子想过去打听点搜查的情况,但是怕引起怀疑。万一被搜身的话可就麻烦了,那把刀还在她包里呢。她决定先回家去。

回到公寓,叶子发现玄关的门没有上锁。她一边说“我回来了”，一边打开门。就在这一刻,卧室传来一声尖叫,她急忙脱掉鞋子冲进卧室。

真一不知所措地站在卧室中间,玲子俯身蹲在床对面,全身发抖。

“喂,叶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一问。叶子没回答他,而是冲到玲子身边。玲子非常惊恐,不停地哭叫着。

“别怕,这个人是我朋友。”叶子摇晃着玲子的身体。但是玲子继续喊叫,就好像完全看不到叶子一样。

“你醒一醒!”叶子用力拍打她的脸。终于,玲子像发条断掉的玩具娃娃,一下就安静了下来,筋疲力尽地闭上了眼睛。

“你对她做什么了?”把玲子扶到床上睡下后,叶子问真一

“没有啊,我进来看到她,刚问她一句你是谁,她就开始失控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是你让我赶快的呀,你说的大事,就是这个睡美人吗?”

“没错,我们出去说吧!

叶子把真一带到阳台上,告诉了他事情的来龙去脉。

真一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那她就是杀人犯喽?”

“你小声一点!”

“你为什么不把她交给警察?”

“你想想,她失忆了,连自己杀人都不记得了,你让我怎么劝她自首?”

真一抱着胳膊看着叶子:“也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也不能跟她说,你是杀人犯。”

“当然了,没有用的。”

“那么,真一扶着阳台的栏杆,“只能想办法让她恢复记忆了。”

“所以我才叫你来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记忆?”

“喂喂,我可是外科医生啊。不,就算我是精神科医生也一样。目前不存在什么特效药,可以直接恢复人的记忆。所以,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她失忆的原因。”

“原因可能就是杀人行为本身吧。比如说,她杀了人之后,精神上受到刺激什么的。”

“也许吧。不过,她失忆的地点,离杀人现场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有点不好理解。”

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商量出什么结果。两人回到房间时,发现玲子面朝墙壁呆呆地坐着。

“你醒啦?”叶子问。

玲子慢慢地转过身来,叶子吓呆了——玲子的手里握着一把菜刀,好像是从厨房里拿的。更让叶子害怕的,是玲子的眼神。她目光冰冷,没有一丝感情,和刚才完全不同。

“你怎么了?刚才跟你说了呀,这是我朋友——”

叶子没有说下去,玲子用菜刀对着自己的喉咙,用一种毫无抑扬的声音说:“我要见早苗。”

“早苗?”叶子问。这时真一动了动,但是叶子用眼神制止了他。“早苗是谁?你恢复记忆了?”

“去把早苗找过来,马上带到这里,否则——”玲子用两只手握紧菜刀,“我就去死。”

叶子和真一面面相觑,他们不明白,玲子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好,我去给你找早苗,她住在哪儿?”

“公寓。”

“哪儿的公寓?”

“一丁目三番地十五号××高层203室。”

她说的地方离这里不远,而且,就在那个杀人现场附近。

“好,我去把她找来。真一,你在这里看着她。”

“我不要男的!”刚才还面无表情的玲子,突然变得歇斯底里。“我不要和男的单独在一起!”

叶子吃惊地望向玲子。玲子用憎恨的眼神看着真一。

“行,那我去。”真一说。

“你知道地方吗?”叶子问。

“没事,交给我吧。”真一在叶子耳边低声说,“她这是多重人格症。”

7

根据留在公用电话上的纸条,警察查出了前村哲也是打给一个叫市原早苗的女性的。于是,两名警察前往早苗住的公寓。那个公寓,距离案发现场,走路只要一分钟。

早苗是一个英语老师。她今天休息在家,穿着休闲的运动衫和牛仔裤。

她一听说两人是警察,就问:“玲子出什么事了吗?”

“玲子?玲子是谁?”中年警察反问。

“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个女孩。她今天失踪了。难道你们不是因为她来的?”

警察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神,从兜里拿出一张画:“是不是这个人?”

他拿出来的就是那张肖像图。早苗惊恐地问:

“对,就是她。发生么事了吗?”

“您先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她是哪里的什么人。”

“哪里的?……就是我隔壁。”

警察看了一眼隔壁的门牌,上面写着“山下”。

早苗告诉他们,那个女孩叫山下玲子。

“她是山下奶奶的外孙女。警官,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警察没有回答她,而是按响了隔壁的门铃,但是半天都没人开门。

“她应该是因为玲子的事去儿子家里了。今天早晨山下奶奶起床,发现玲子不见了。她说昨晚十点左右她睡下的时候,玲子还在家里呢。”早苗解释说。

中年警察向年轻警察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到附近取证。年轻警察急忙走了,中年警察对早苗说:

“实际上,昨晚附近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一个叫前村的人被杀死

了。前村先生,您应该认识吧?”

“前村?不认识。”早苗不假思索地说。

警察有点吃惊:“不认识?不可能啊,前村先生昨晚是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被杀的。”

“昨晚?可是我昨晚不在家呀。”

“你去哪儿了?”

“我和别人见面去了,是一个同事,叫添田。”

“是男性吗?”

“是的,”早苗低下头,抿了一下嘴唇又抬起头,“是我未婚夫。”

“这样啊……”警察也搞不清楚了,他本以为早苗是前村的情人

他把前村的照片拿出来给早苗看:“就是这个人,您真的不认识吗?”

早苗拿着照片看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摇头:“没见过。”

“奇怪了,那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

“我也不知道。这个……和玲子有关系吗?”

“现在还不确定,但我们怀疑有关系。”

警察告诉她,有人在案发现场看到过玲子。

早苗露出无法相信的表情:“她怎么可能……”

“也许您没法相信吧,不过确实有人在那儿看到过她,所以才会有这个肖像图。对了,玲子和您是什么关系?”

“算是关系好的邻居吧。玲子把我当姐姐一样,经常来找我玩,有时会住在我这里。”

“住在这里?住在邻居家里?”

“是的。”早苗低着头点了点头。

“她是高中生吗?”警察问。

“不,她已经不上学了。”

“哦?她才十几岁吧?”

“是的,大概十六岁吧。”

“那她是初中毕业就工作了吗?”

“也不是,好像还有其他原因。”早苗欲言又止。

“哦……”警察看出她不方便多说,那就到时候问女孩的家长吧。

“那最近山下玲子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

“这个……”早苗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好像没有。”

问完话后,警察又拿出了前村的照片:“不好意思我再确认一遍,您真的没见过这个人吗?好好想一想。”

“我真的不认识。”早苗急得快要哭了,警察只好放弃。

离开早苗的公寓,警察联系了总部,上司让他继续监视。

年轻的警察回来了,他向中年警察报告打听的结果。确实有一个女孩和奶奶住在一起,至于为什么不和父母住,现在还不清楚。

两个警察把车停在公寓对面的停车场,开始监视早苗的住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辆蓝色的奔驰车停在路边,车上下来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男人的装扮看起来没什么异样,但是他上楼之前环视了一下四周,两个警察为了不被发现,急忙低下身子。

过了几分钟,那个男人下楼了。一起的还有市原早苗。她的表情,似乎比刚才还紧张。

早苗坐进副驾驶座后,男人便发动引擎出发了。当然,两个警察也跟着出发了。

8

还真有啊,叶子看着玲子想,还真有多重人格啊。以前她只在小说和电影中见过。

叶子的职业病又犯了:如果她真是杀人犯,那可就很麻烦。她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在法庭上肯定会成为争论的焦点。叶子想起了刑法三十九条的规定。她是一名律师。

玲子一直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菜刀对着自己的喉咙，眼神空洞地看着远处。

“我能问问你吗?”

听到叶子这么说，玲子转过脸来。

“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玲子握着菜刀的手更用力了,呼吸急促起来:

“因为他抢走了。”

“抢走了?他抢走了你什么东西吗?”

玲子动了动脖子：

“重要的东西。我最重要的东西。”

“是那个人抢走的吗?”

“那个家伙……”玲子咬牙切齿地说,然后又摇着头说,“我搞错了,原来不是那个家伙。”

“什么意思?搞错什么了?”

“闭嘴!”玲子突然用菜刀指着叶子,然后又对着自己的喉咙。“不要再说了!否则我马上死。我是说真的!”

叶子叹了一口气,又坐回沙发上。她抬头看了一眼挂钟,真一出去已经超过十五分钟了。

又过了五分钟,玄关传来开锁的声音。门打开了,真一走了进来。他

的身后跟着一个女人,长长的头发,长得很清秀。

“玲子!”那个女人睁大眼睛叫道,“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大家都很担心你。”

“姐姐,”玲子的脸变得通红,“我好想你……”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多危险,快给我。”

早苗走到玲子身边,玲子像小孩一样扭动身体:

“不要!姐姐讨厌,姐姐背叛了我!”

“背叛玲子吗?怎么会呢!姐姐什么时候背叛你了呀?”

“你骗我!你明明说过要陪着我的,明明说了不结婚的!”

“玲子,你别激动,听我说,求你了。”

“不要!我不听,姐姐是个大骗子!”

玲子的眼泪夺眶而出,打湿了她红红的脸颊,啪嗒啪嗒地落在地毯上。

“玲子,你冷静一点。你不是每次都听姐姐的话吗?今天也听姐姐的,好不好?”

早苗像哄小孩一样哄着玲子,拿着刀子的玲子一直在抽噎。叶子看着这一切,似乎明白了这两人的关系。

“玲子,就算结婚了,姐姐和玲子的关系也不会变。你还是可以来找姐姐玩,一切都不会变的!”

“骗人!姐姐肯定是喜欢男人!会和男人做恶心的事!根本不会在乎我的!”玲子大声哭叫着,菜刀划伤了她的喉咙。

看到红色的血流下来,真一已经要出动了,但是叶子立即制止了他。

“玲子,太危险了……”早苗恳求着。

“不要过来!”玲子大叫着,“姐姐不是说不需要男人的吗?为什么你要喜欢男人?男人比我还好吗?有什么好的?和男人做恶心的事有那么好吗?”

“不是的,玲子，你将来也会这样，喜欢上一个男人——”

“我讨厌男人”玲子扭动身体,把身边的沙发垫扔了过来。“姐姐,你告

诉我,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要杀了他! 他把姐姐抢走了,我不会饶了他!”

听到杀这个字，早苗的脸上露出绝望的表情。她似乎明白了，玲子已经杀了人。

“玲子…你,你已经杀了那个人吗?你为什么那么做呢?”

“他……他……把姐姐……”

“那是个陌生人呀!我根本不认识他!你也知道自己杀错人了吧?所以才问我未婚夫的名字,对吧?你杀的,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你,你知道自己杀的是谁吗?!”

玲子的动作停止了。她的脸,就像能剧的面具一样,突然没有了所有表情。

“不好了,”叶子低声对真一说,“她受刺激了。”

真一开始沿着墙慢慢移动。

几秒钟后,玲子痛苦地扭动身体,表情变得很吓人:“还不都是为了你!!”

说着她将菜刀稍微拿开,站直了身子,再用力地将菜刀刺向了自己的喉咙。

“不要!玲子!”早苗尖叫。

就在那一刻,真一从一旁扑向玲子,抓住她的手,试图夺下菜刀。

玲子像野兽一样吼叫着,抵抗着。真一的脖子被她抓破了,流出了血。

真一终于夺走了她手中的菜刀。玲子毫无目的地挣扎着、喊叫着。最后,她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玲子。”早苗跑过去,抱起玲子。玲子全身无力,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

真一皱着眉头回到叶子身边:“真是不得了啊!”他的脸和脖子上,有三道抓痕。

“喂!浅野小姐!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门外传来激烈的敲门声和男人的声音,叶子打开门一看,两个陌生的男人,神色紧张地站在门口。其中一个向她出示了警官证。

叶子很快就明白了,警察是尾随真一他们来的。

“您是浅野小姐吧?市原早苗小姐在您这里,对吧?年纪大的警察问。

“是的,在。你们要找的那个女孩也在。”

叶子把警察带进房间。他们看到早苗和玲子,一时停住了脚步。

“这究竟是……”

“说来话长。但是,我还是得给你解释,对吧?”

叶子说这话时,玲子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玲子,你没事吧?”

“我……我怎么了?”玲子摇了摇头,看看四周,然后看着身边的早苗,“你……是谁?”

9

也许是在医院里过得不错,玲子看起来气色很好。那个雨夜的笑容,又回到了她的脸上。有一个老人在照顾她,好像是她外婆,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她多次向叶子鞠躬道谢,说给您添麻烦了。

在主治医生和警察的陪同下,叶子和玲子聊了一会儿。主治医生是个女大夫，老人暂时退出了病房。

叶子先聊了一些闲话,然后问道:

“你最近吃得怎么样?”

“很好,这儿的饭挺好吃的。可惜鸡蛋做的菜太少了。”

“你那么喜欢鸡蛋啊。上次你做的炒鸡蛋,很好吃哦。”

“那我再给你做,”说完玲子低下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没事,也许要不了太久。”

“但是……我杀了人。”

“那不是你干的,是附在你身上的另一个人。”

“但是,结果还不是一样,精神不正常杀了人。”玲子抽泣着,“那个早苗小姐,我给她也添了麻烦,她肯定讨厌我了吧。”

“不会的,她很关心你。”

“真的吗?我想再见她一次,当面谢谢她。还能见到她吗?”

“一定可以。放心吧,交给我。”

女医生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时间差不多了。叶子向警察示意后,也站起身来。

“我还会来看你的,玲子。”

听到叶子的话,玲子转过头来,朝叶子微微一笑。这个状态下,还能有笑容,看来可以放心了,叶子心想。

走出病房后,叫做今西的资深刑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没办法啊,完全没有恢复记忆的迹象。现在这种状态,没办法让她录口供啊。”

“连您都没有办法了吗?您可是能让犯人自首的专家呀。”

“您别笑话我了。她不恢复记忆的话,这个案件就没办法查。她为什么要杀前村，前村有没有给早苗打过电话……”

“电话……啊。”

前村走进公用电话亭,玲子从身后走近他——叶子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市原早苗说不认识前村,恐怕是真的。那么前村呢?前村认识早苗吗?他那么晚给她打电话,不可能不认识她。那张写着早苗的电话号码的纸条,是不是谁写给他的呢?前村给不认识的早苗打电话,究竟是要说什么呢?

另一方面,“另一个玲子”误以为前村是早苗的恋人。为什么她会认错人呢?

认错人?

对,前村也有可能是认错人。他打电话,并不是要打给早苗的。但是一不小心,他把电话号码记错了。

不,不对。

会不会不是不小心记错,而是被人故意设计的呢?

“那个,浅野律师,”今西的话打断了叶子的思考,“您打算做玲子的辩护律师吗?”

她微笑着说:“当然,再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吧。”

“是啊,也许是。”警察抠着耳朵说,“你应该会那个……抓住刑事责任能力这一点来辩护?”

“这个嘛,还不知道呢。”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不止这个。“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被害人当晚的行动,都已经确认了吗?”

“已经都确认过了。那天他去大阪出差,坐最后一班新干线回来后,先去了公司然后回家的。据说他每次从大阪出差回来,都是这样的行程。

看来,在企业上班也不容易啊。然后,他回到家以后开车来到案发现场的。”

“哦,每次都是这样的行程啊。”

“有什么问题吗?”

“哦,没有。再有问题的话,我还会联系您的,拜托了。”

叶子草草结束对话,就和警察告辞了。

走出医院后,叶子开着车前往早苗的公寓。她想确认一件事。

关于玲子的心理疾病,叶子已经从早苗和玲子父母那里听说了一些。据说原因是初中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玲子在距家一公里的学校上学,每天来回都是走路。有一天,玲子为文化节做准备,很晚才回家。结果,她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几个男人强奸。后来那几个男的被逮捕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玲子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创伤,以至于事发后几个月,她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等到她终于开口说话时,她整个人都变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她身上开始出现另一种人格。

她恨所有的男人,包括她的父亲。她不愿走出房间一步,也不去学校,每天只和玩具说话。

为了让她好起来,一年前父母把她送到外婆那里。因为那时候,外婆是最受她信赖的人。

这个办法很有效。玲子认识了隔壁的早苗后,跟她的关系越来越好。早苗同情玲子的遭遇,经常教她功课啊做饭啊织东西什么的。有时还会带她一起出去购物。玲子变得开朗起来。但是,对于早苗以外的人,她还是老样子。也就是说,她的世界里只剩下早苗一个人。

早苗说,她也曾担心过,这样下去对玲子不好。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处理比较好。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玲子知道了早苗谈恋爱的事情,她非常生气。为了安抚她的情绪,早苗只好骗她说自己不会结婚。

就是这个善意的谎言,引发了后来的悲剧。对此,早苗很自责。但是叶子觉得,这不能怪她。要怪也要怪没有责任心的父母,把孩子硬推给别

人。玲子都这样了,她父母跟早苗连声招呼都没打过。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想起来就让人生气。

叶子到早苗家里时,发现她在家里。她说这段时间跟补习学校请假了。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不光是因为那件事。刚好我也想借此机会好好休整一下。”早苗笑着说。

“对了,我想问你一件事。这样形容可能不太好,不过,玲子变得那么狂暴,除了她外婆和你,还有别的人看见过吗?”

“这个嘛……”早苗歪着脑袋想了想。

“特别是,有人知道玲子恨你的恋人吗?有没有呢?你仔细想一想。”

早苗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突然说:“哦,对了……”

“你想起来了?”

“大概两个礼拜前,补习学校的一个男同事来过我这里。他急着找我办一个工作上的手续。他在我家的时候,玲子突然闯进来了。她好像误会了,拿起手中的伞就打那个人。我跟她说了好几遍,这个人是来办工作上的事,但是她根本不听……我当时很为难。”

“你后来怎么跟他解释的?”

“我跟他说了一下事情的原因。他倒是没有有不高兴，还说真不容易啊。”

叶子拿起笔记本：“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

“啊,可以……他姓福泽。”早苗一边回答,一边对女律师的问题感到不解。

10

这是叶子常来的一家店。真一像平时一样,正在吧台前等她。他的脸上和脖子上,护创膏已经擦掉了,隐约看得见上次留下的抓痕。

“等久了吧?”叶子坐到他身边,点了一杯波本威士忌加苏打水。

“你挺忙啊,那个案件已经结束了吗?”

“还没有,要看接下来的。虽然有点复杂,但是真相总算是慢慢出现了。”

“哦?她恢复记忆了?”

“还没有。警察很头疼,我也是。”

“人格分裂的REIKO和玲子,嗯,也就是说另一个玲子还没有现身。”

“她虽说是多重人格,但不是交替出现。自从遭到强暴以后,恐怕一直是狂暴的那个玲子支配着她的身体。几年后,她的人格恢复为原来的那个玲子。至于那个狂暴的玲子,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出现。真是麻烦啊,就算是警察,也没办法进入人的大脑。”叶子摇晃着酒杯中的冰块,压低声音说,“我知道前村哲也和玲子的关系了。”

真一转过身看着她:“果然有关系啊。”

叶子点点头:“但是,有点复杂。那个早苗小姐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福泽幸雄的工作人员。原来,他是前村加津子的情人。加津子就是前村分居中的妻子。”

“喂,喂,你再说一遍。”真一苦笑着说。

叶子又慢慢重复了一遍。真一用手指头融了水,在吧台的玻璃画着人物关系图。

“哦,原来出轨的是她自己呀。你确定没搞错吗?”

“应该没错。我让一个认识的警察帮我查的。他看到过加津子进出福泽的公寓。”

“真没想到啊。那这说明什么呢?”

“首先,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福泽因为公事,去早苗家里找她。”

叶子把早苗说的话转述给真一。

“哦,原来还有这事。”

“然后,接下来是我的推理。”叶子喝了一口苏打水润了润嗓子。“福泽把玲子的事告诉了加津子。他说:‘加津子,这个人可以利用。’”

“利用?”真一皱着眉头,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啊,叶子,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杀人事件是……”

“是被安排好的。”

“动机呢?”

“动机很简单。加津子说她是因为丈夫出轨才分居的,其实刚好相反。是她厌倦了现在的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可能这件事被哲也发现了。这样一来,该付精神损失费的,是加津子。”

“那她不想付钱,所以杀死了丈夫?”

“也不是。前村哲也收入很高，还有父母留下的房产。他应该不在乎加津子的赔偿，只想赶快离婚吧。另一方面,加津子虽然想离婚，但她还是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丈夫的财产?”

“对。如果离婚前把丈夫杀死,她就能得到所有遗产。所以,福泽可能跟她说:‘这个人可以利用。’”

真一深深地点着头:“可能性很大。”

“我估计是这样:加津子首先联系前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让他礼拜五过来。并告诉他住址和电话号码,让他到了以后,先从附近的公用电话事打个电话。”

“等一下,你说的住址是谁的住址?即便是分居,他也应该知道妻子的住址啊。”

“有可能。所以加津子可能会这么说:我最近有事,借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你直接来这里找我吧。”

“哈哈,这样的话,”真一打了一个响指,“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就是那个居酒屋前面的电话亭吧?他就是从那儿打电话给她,对吧?”

“对。但是前村有点为难,因为礼拜五他要去大阪出差。当然,加津子知道这件事,所以才故意选的那一天。她跟前村说,无论多晚都可以你一定要过来,我等着你。”

真一嘿嘿笑着:“这台词不错啊,真想听你这么说。”

“你认真点。同时呢,那天加津子接近了玲子。对方是女性,玲子就会放松警惕。如果她自称是早苗的朋友,就更不会引起怀疑了。于是她就开始教唆玲子,说早苗的未婚夫今晚会来,来之前会在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早苗。”

“玲子信了她的话,所以在公用电话亭那里等着。这个时候前村来了,要打电话。他要打的,就是早苗的电话,对吧?”

叶子将杯中的酒喝完,又要了一杯。

“这是个非常巧妙而卑鄙的计划,你不觉得吗?他们置身事外,利用玲子的病达到自己的目的。太可恶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惩罚!”

“你说得对,但是没有证据啊。”

“问题就在这里,”叶子咬紧嘴唇、“这需要玲子的记忆。加津子一定和她见过面,只要玲子能想起来,就有解决办法了。”

“但是,加津子算什么罪呢?她只是跟玲子撒了一个谎而已,这不能构成玲子杀人的原因。她确实利用了玲子的心理,但也只能算是恶作剧吧。”

“所以说,需要另一个玲子作证。加津子当时跟她说的话,有可能构成教唆杀人罪。”

“看来,一切都需要另一个玲子出现啊。”真一拿起酒杯,没有送到嘴边,而是朝着叶子的方向。“狂暴的玲子杀死前村后,就回到原本的玲子的人格。也就是说,杀人这件事情,给她的精神造成了某种刺激吗?”

“关于这一点,已经有线索了。那天晚上,早苗和恋人约会去了。她男朋友送她回来的时间,就是玲子杀人之后不久。”

“哦?那他们彼此碰见过?”

“没有碰见。但是,玲子很有可能看到过他们。一对男女,是不是情侣,一眼就能看出来。玲子这才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这个打击进一步刺激了她。于是,多年没有出现的人格终于出现了——会不会是这样呢?”

真一沉吟道:“这很有可能,人的大脑是无法预知的。”

“不管怎么说,玲子被问罪是不合理的。她这种情况符合刑法第三十九条,她是在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况下杀的人,这个很多人都可以为她作证。就算是有罪,也应该是另一个玲子,不是现在的玲子。谁也不能判她有罪。”

真一摇晃着酒杯里的冰块,神色凝重。

“她有没有可能是假装的?”

“假装的?你是说,玲子假装自己有病吗?”

“假装多重人格的人,其实并不少。以前我听精神科医生说过。”

叶子点点头:“确实,很多人被逮捕之后,会假装有精神病,当然包括多重人格,所以要做精神鉴定。但是玲子不可能。她从两年前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多重人格。两年前哦,难道她这两年都是假装的吗?不可能的。”

“这个嘛……嗯,也许吧。”真一好像还是有点迟疑。

“你干什么呀,模棱两可的。”叶子刚说完这话,她包里的传呼机就响了。拿起来一看,显示的是今西警官的电话号码。

叶子离开座位,走到店里的公用电话旁,拨通了今西的号码。

“事态发生了变化,我也通知一下你。”资深的警官压低了声音,“前村加津子被杀了。”

什么?!叶子不禁提高音量:“什么时候?在哪儿?”

“今天傍晚发现的。是在她自己家中被勒死的。监控器里显示是福泽幸雄干的。我们一审问,他也坦白承认了。”

“怎么又……”

“他说加津子提出分手,他一生气就把她杀了。加津子刚刚死了丈夫,为了顺利继承遗产,她可能是想暂时扮演一下寡妇的角色吧。”

听到这些,叶子觉得浑身无力。这些人真够愚蠢的。

叶子回到座位上,把事情告诉了真一。真一做出要晕倒的动作:

“真是白痴啊,多完美的犯罪计划,全打水漂了。”

“我本想亲自揭发他们的,可惜了。”叶子拿过烟盒,抽出一支烟放在嘴里。

真一拿起杜邦打火机,给她点上了烟。“不过,也挺好的。只要福泽自首了,利用玲子杀人的事,他也会坦白的。这样你的工作就好做了。”

“那倒也是。问题是,福泽会不会承认事情的全部呢?警察应该会有办法的吧。嗯,不过,还是觉得不甘心啊。本来可以在法庭上揭露这个前所未闻的案件,没想到疑犯却死了。”叶子吐着烟圈,她本来很期待,法官会怎么给多重人格的玲子定罪。

真一放下酒杯:“关于装病那件事……”

叶子苦笑道:“你怎么又说起这个?”

“你听我说嘛。假装自己是多重人格症患者,坚持说犯罪的是另一个自己,这种情况很多的。你想象一下,原本性格就狂躁的人,杀了人之后假装恢复镇定,然后说杀人的是狂躁的那个自己。”

“啊?”叶子看着恋人的脸,“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说,现在的玲子,会不会是另一个玲子装出来的?”

叶子指间夹着烟,陷人了沉思。怎么可能呢。

真一却一改严肃的表情,笑着说:“是啊,怎么可能呢。算了,咱们不说了。”

真一举起手中的酒杯,叶子也拿起酒杯和他干杯。两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

这一刻,叶子的脑中,突然浮现出玲子在病房时的那一抹微笑。

再生魔术的女人

1

婴儿在白布衫中酣睡着。看着他微微泛红的脸蛋,根岸峰和想起了水蜜桃。

“好可爱呀,像天使一样。啊,我高兴得快不行了,就像在做梦一样。”

根岸千鹤稍显笨拙地抱着婴儿,高兴地说个不停。婴儿的长相比她期待的还可爱,这让她更是欣喜若狂。

“您要好好学习育儿的方法。孩子肯定也会不安,不知道新妈妈能不能照顾好自己。”中尾章代微眯着眼睛,冷冷地看着千鹤叮嘱道。

“好的,您放心吧。对我来说,让这孩子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千鹤表决心般地回答。

中尾章代苦笑着说:“好了好了,也不要太着急了,日子还长着呢。”

“没错,要是操之过急的话,反而对孩子不好。”峰和也说。

“但是,”千鹤低头看着婴儿,无法抑制脸上幸福的笑容,她抬起头看着章代,有点怯怯地问,“请问,今天还有别的手续要办吗?”很明显,她迫不及待想把孩子抱回家。

“是的,还有点事情。但是,您可以先带孩子回去,您丈夫留下就可以了。”章代说完看着峰和。

千鹤也充满期待地看着丈夫,峰和当然不能不答应她。他有点无奈,但没有表现出来。“那我留下就可以了,你先回去吧。你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真的?太好了,那我就先告辞啦!”千鹤一边说一边抱着孩子从沙发上站起来。看来她真的是一刻也等不下去了。

“你小心点,别摔着了。”

“放心吧。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他受一丁点伤的。对不对呀?”

最后那个“对不对呀”当然是对睡着的孩子说的。

千鹤抱着孩子坐进奔驰车里,开车的是他们的私人司机。峰和和章代目送车开走。千鹤匆匆道了别,就再也没有回头。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孩子身上了。

“看来,您夫人很喜欢那个孩子啊。”章代坐在沙发上说。他们已经回到房间,这里是她的家。

“我也很喜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峰和低头向她鞠躬章代摇摇头,让他不要客气。

“只要你们喜欢就好……”透过金框眼镜,中尾章代的目光从峰和身上移开,俯视着斜下方。

这个瘦弱的中年女人常常会陷入沉思中,峰和已经看到过好几回了。所以峰和不由得猜想,她从事这个行业,难免有一些关于孩子的悲伤回忆吧。或者,也许她想起那个不得不把孩子送给别人的年轻妈妈吧。无论怎么样,但愿她不要跟自己说教、感慨孩子的问题,峰和心想。何况,对峰和来说,跟这个女人单独相处就已经很不舒服了。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就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人。他尤其不喜欢她的眼神,总是透过眼镜死死地盯着别人。

当然,他不会表现出来的。他们夫妻二人多年来没有孩子,章代帮他们找到了一个领养的孩子,他们要感谢她才是。

峰和他们认识章代,大约是在半年前。有一天,他们收到章代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的工作是照顾安排那些无人认养的小孩。听说您二位想要领养孩子,可以的话请您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

峰和觉得有点可疑,但是千鹤对这事很感兴趣。最终,两人还是去见了中尾章代。他们初次来章代的家就是那一次。

中尾章代告诉他们,这些孩子的母亲,大多是未成年人。她们还不具备基本的生理知识,就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导致怀孕。很多女孩子一开始不敢告诉家人,于是就错过了能做人工流产的时间。现在的日本,这种情况非常多。章代说她做的一切,既是为了帮助那些女孩子,更是为了挽救那些小生命。有时她会在国外找领养人,这样的话,生了孩子的少

女的户籍上,就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通过细致的了解,他们决定请章代帮他们找领养的孩子。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靠自己找是非常困难的。

于是,半年后,他们接到通知,说有一个男婴。

2

“说实话,我们完全没想到,这么快就会有好消息。”峰和说道。他想尽快摆脱这漫长的沉默。“我们也听说过,想领养孩子的夫妻很多,要排队等很长的时间。”

章代的目光又回到了峰和的脸上。

“当然,等着领养这孩子的夫妻,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次,我是特意先告诉你们的。”章代锐利的目光透过眼镜看着他。

“谢谢您。”峰和一边低头道谢,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应该给她多少礼金呢。虽说她的工作是不要报酬的,但是她不可能不期待我们的谢礼。她知道我们的经济状况,觉得能拿到不少礼金,所以才“特意先告诉”我们的吧,他心想。

“那个，”峰和在膝盖上搓着手,“您刚才说,还有点事?”她不可能现在当面就提钱的事吧,峰和一边问一边想。

“是关于领养人的条件。”她说,“当初我跟您提过五个条件,您还记得吗?要爱孩子,要有经济保障,家庭要和睦,夫妻双方都健在。然后,还有一个。”

“我想想,应该是,夫妻双方都没有犯罪记录,对吧?”峰和回答完心里有一点不痛快。最后一个条件,为什么故意让他来说呢?“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这几条,您都没有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我向您保证。”峰和肯定地回答。

她点点头,似乎在说,那就好。

“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立即终止领养手续。”

“这我知道。我记得您说过,正式办理领养手续前,会有一段观察期,以确定我们能不能照顾好孩子。请问,那个观察期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什么

时候,我们可以办正式的领养手续呢?”

“这个要看你们。快的话,有时候一天就可以出结论。”

“啊?一天?”这么短的时间能看出什么呢,峰和想。但是对方是专业人士,她说的应该不会错吧。那为了成为合格的父母,我们必须要努力啊。他讨好地笑了笑,“那除了这个,没别的事了吧?”

“哪里,我还没进入正题呢。”

章代坐直了身体,直视着峰和的脸。她冰冷的眼神一瞬间令峰和打了一个冷战。但是很快,她的脸上已经是温和的笑容。

“根岸先生,我记得您说过,由于夫人不孕,你们去医院检查过，对吗?”

“是的,看过几次。”他回答说,“为了查明原因,我们看过很多医生。”

“那查出是什么原因了吗?”

“是的。最终,原因在我妻子身上。她的卵巢机能有先天性的缺陷,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诊断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峰和安慰着伤心的千鹤,内心却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他再也不用被千鹤的家人怀疑自己无能了。他入赘根岸家七年,为这事受了多少委屈啊。

说实在的,峰和无所谓有没有孩子。但是,他比谁都清楚,生育下一代,是他这个上门女婿最大的任务。根岸家招婿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体健康,生殖能力健全。所以,并不优秀的他,在聚会上被大龄的社长千金一眼看上,从此鱼跃龙门,命运被改变了。

“你们没有考虑过用医学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吗?比如说,体外受精。”中尾章代问。

峰和摇了摇头。

“我们考虑过,但是没有去做。据说成功率不高,而且我妻子也很怕。”

“成功率不高是事实。但是和以前相比,技术进步了很多。”

“啊,是吗?”峰和想起章代平时在医院工作,而且是妇产科。她从事这种公益活动,也和她的本职工作有关。

“由于体外受精技术的发展,很多夫妻都成功怀上了孩子。但是问题也变多了。比如代孕妈妈的问题。”

“哦,代孕妈妈,我也经常听说。”

“在日本比较难。但是在国外,愿意代孕的年轻女性有很多。”

“哦。”峰和一边附和着,一边纳闷这个话题究竟要走向哪里。中尾章代根本不说正题,还是说,她现在的话和正题有关?

“精液的冷冻保存技术也已经成熟了。想怀孕的女性,即使和男性不发生性行为,也能怀上孩子。”章代似乎无视峰和的不耐烦,依旧不紧不慢地说着。

“真是了不起的时代啊。”峰和无奈地附和着。

中尾章代低垂着眼睛,然后又看向峰和:“我也一样。如果我再年轻一点的话,也许就会采用那个方法。我已经不打算结婚了,但还是想要个孩子,我一直孤身一人。”

“哦……”

她说话越来越奇怪了,峰和心想。但又不像是开玩笑。

“您没有家人吗?”他问。

“没有。我父母很早就去世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父母留下的。”章代一边这么说,一边环视着房间,然后目光又回到了峰和的脸上。“其实,我本来有个妹妹,比我小十岁。”

“她现在嫁到哪儿去了吗?”虽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对话进行到这里,不问反倒不自然。

她静静地回答:“她死了。七年前。”

“啊……对不起。”峰和后悔自己太唐突,参与到这种话题里。特别是今天,不应该聊这种灰暗的往事。

他从西装兜里掏出了烟,准备想办法转移话题时,中尾章代却抢先说道:

“我妹妹是被杀死的。在杉并区的公寓里。”

“啊?”

“被勒死的,用她戴的爱马仕丝巾。”
“爱马仕……”
峰和夹在指间的烟差点掉下来,他慌忙抓住了。

3

这怎么可能,他想。

她说的不可能是那个女人。名字不对。他记得那个女人姓神崎,叫神崎弓子。不过,那可能是她的假名。

峰和能感觉到汗水流过腋下。七年前、杉并区的公寓、爱马仕的丝巾,这些都完全一致。

“她是个可怜的孩子。”中尾章代有点哽咽。“我们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她高中一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她拼命挣钱,说有一天要自己做生意。后来她也开始做晚上陪酒的工作。我让她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但是她根本不听。她最大的乐趣,就是给我看她的存款数目。没想到……”

“那凶手找到了吗?”峰和问。

她摇头。

“没有。警察查了很长时间,但还是……”

“那,那个,就是,”他拿起打火机点烟,可是怎么都打不着,直到三次才点着,“是入室抢劫什么的吗?”

“警察是那么说的。”她一边回答,一边把桌上的烟灰缸轻轻地推到他面前。”房间里被翻找过,珠宝首饰和存折都不见了。而且,玄关的门锁着,阳台上的门却开着。警察推测凶手是从阳台偷偷进来的。我妹妹虽然住在二楼,但是踩着一楼的栏杆爬进来,是很容易的。”

“那真是太可怜了。”他抑制着自己颤抖的声音。

这一切太像了。状况几乎一模一样。没错,这个女人说的就是“那个事件。”

“我妹妹被强奸过。”她的语气毫无感情,就像是在传达公务一样。她的体内留下了凶手的精液,这也成为警察最重要的线索。”

“哦……峰和吸了一口烟,又吐了出来。他已经无法调整自己的呼

吸。

不可能是巧合。神崎弓子就是她的妹妹,不可能这么巧。这一切是计划好的。这个女人就是为了这个才接近我的。

峰和的脑袋乱作一团,怎么也梳理不了,只是越来越混乱。

“一开始,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认为,凶手的目的不是抢劫,而是强奸。”中尾章代说,“那晚特别闷热,我妹妹的房间没有空调,所以她睡觉的时候开着窗户。凶手看到打开的窗户,于是生出强奸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但是事后他怕被发现,所以就勒死了她,并且拿走了值钱的东西。这是警察的推论。”

对,那是个闷热的夜晚。

峰和的脑中,浮现出神崎大汗淋淋的脸。她空洞的眼神看着他,我不分手,绝不——

“那么,也就是说,”他舔着干燥的嘴唇,对章代说,“凶手是个碰巧路过那个公寓的男人,对吧?是一种临时起意的犯罪。”

“警察中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但是,负责案子的警官说,也不完全是巧合。凶手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知道里面住的是年轻的女性。”

“有道理。但是,不管怎么说,应该不是熟人作案。”

“警察也这么说。但是,”中尾章代扶了扶眼镜,镜片反射出荧光灯的光,“我不这么认为。”

“是吗,”峰和吸了一口烟,“为什么?”

“一句话概括的话,是作为姐姐的第六感。”

“第六感……?”

“实际上,尸体是我发现的。那一天,我们约好第二天去新潟扫墓。当时正值盂兰盆节,我估计高速路会堵车,所以说好一大早就出发的。我开着车去接她的时候,大概是早上五点钟。”

明天要去新潟——那一晚弓子确实这么说过,峰和想起来了。和姐姐一起去。对,她说过,是和姐姐一起去。

“我按了好几下门铃,里面都没有反应。我觉得奇怪,就拿出备用的钥

匙开了锁。我一打开门,就发现屋子里不对劲。当我看到床上的妹妹时,差点晕过去了。”中尾章代的脸上毫无表情。“我又害怕又伤心,甚至忘了打电话报警。我哭着喊着。但是,我非常确信一点,我妹妹是被关系亲密的男人杀死的。因为我闻到她身上有香水的味道。她那天没去店里上班,一直都在家里。而她不出门的时候,是从来不洒香水的。”

香水——

弓子身上的香水味,峰和还记得。每次和他见面,她身上都是用同一种味道的香水。那一晚可能也是一样吧,他没有什么印象了。

“但是,”他咳嗽了一声,他的声音已经开始嘶哑,“但是,仅靠这些来断定,还是不可靠啊。说不定她那晚一时兴起,睡觉前喷了香水呢。也有这个可能性吧?”

“警官也是那么说的。但是我还是无法接受。于是,我让警察调查了我妹妹交往的所有男性。他们实际上也帮我查了。他们围绕她工作的酒店,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但是,直到最后,都没发现和她有特殊关系的男性。看来他们的关系并没公开。”

“不是没公开,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样的男人。一定是这样。”

但是峰和还没说完,中尾章代就摇头了。

“我妹妹,就算再怎么热,也不会开着窗户睡觉的。就算没有空调,还有电风扇。凶手是从正门进来的。是她把他迎进来的。她肯定没想到自己会被杀死吧。她一定是笑容满面地迎接了那个人。”

晚上好。你怎么才来啊。不好意思哦,突然把你叫过来。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对,没错。必须今晚说。我刚才在电话里跟你说了呀。明天一早,我要和姐姐去新潟,去扫墓。孟兰盆节了嘛。所以,在那之前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好。对了,你要不要喝点啤酒?不要吗?好吧。今晚不能留你过夜了。那我给你倒杯咖啡吧——

峰和全都想起来了。弓子把他迎进屋里时说的每一句话。他知道,每次和他见面,她都努力表现出一个好女人的样子。

“但是,玄关的门关着,阳台的门开着,不是吗?”

“这种东西,想伪装的话很容易。如果那个男人和我妹妹有特殊关系,那有可能也有她家的钥匙。”中尾章代立即回答他。

她的推测完全没错。峰和有弓子家的钥匙。为了伪装成抢劫杀人,他把阳台的门打开,然后从正门逃出去了。当然,他走的时候把正门锁上了。然后他把那把钥匙,扔在了下水道里。

“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值钱的东西带走,那都是伪装的。”她乘胜追击地说道。

峰和的脑海中浮现出那晚的画面。为了赶快逃离现场,他争分夺秒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他撕裂弓子的内裤和睡衣,故意制造强奸的场面。他穿上鞋子,在房间里来回走。他虽然知道她的贵重物品放在哪里,却故意去翻那些无关的抽屉。最后,他用布擦遍了手碰过的所有地方。

“她房间里有没有什么男人留下的痕迹呢?比如牙刷呀,剃须刀什么的。”他问。

那个时候,他把那些东西也收走了。本来弓子的房间里,就没有多少他的东西。

“没有那种东西。但是,我妹妹的过去,有男人留下的痕迹。”

“过去?”

“在那之前,她做过人流手术。”

4

峰和陷入了沉默。

那是他的孩子。当弓子告诉他怀孕的消息时,他有一种遭到暗算的感觉。每次弓子都说没关系,所以他才没有戴安全套。

弓子想把孩子生下来,峰和几乎磨破了嘴皮,才说服她打掉了孩子。为了应付她,他甚至撒谎说会娶她,求她先不要生。峰和非常后悔。自己应该早点跟她分手的。他当时怕她会闹,所以才不清不楚地继续交往着。后来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此。

“就算她做过手术,”他说,“也不代表她会和那个人继续交往啊。她被杀的时候,也许他们早就分手了。

“不,他们肯定还在交往。”中尾章代低声说,“恐怕,我妹妹打算第二天就告诉我的。”

“什么意思?”

“我们决定去新潟的时候,她跟我说:去之前,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那时没怎么留意。愚钝的我,甚至在她被杀后也没想起这件事。后来仔细一想,她说的可能是结婚的事情。那一晚,她把对方叫到家里,想把结婚的事正式定下来。我妹妹深信不疑,对方爱她,会和她结婚。”说到这里,中尾章代胸口上下起伏,好像是努力想要调整自己的情绪和呼吸。她盯着峰和,继续说道:“但是,那个男人并不爱她,更没有打算娶她。她突然说要结婚,那个男人应该慌了吧。”

峰和想要咽点口水,但是,他的嘴里已经没有一点水分。

慌了——当时他确实慌了。

两人做完爱后,弓子说,我想把以后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的事情?峰和不解地问。她说,就是我的将来。我存够钱了,差不多该成家了。其实,明天一早我姐姐要来,我打算告诉她这件事,可以吧?

峰和感觉自己受到了突袭。

“但是,”峰和对中尾章代说,“就算是这样,那个男人也没必要杀死她啊。他只不过是被逼婚而已。”

“我本来也是那么想的。”她点点头。“但是,如果那个男人有别的结婚对象呢?尤其是,如果那是他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呢?那我妹妹不就变成了他的障碍了吗?”

峰和闭着嘴,狠狠地瞪着中尾章代。他找不到狡辩的话。

这时,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跟您说实话吧,我之所以猜到这些,是因为我找到了某个男人。”

“某个男人……”

“就是最近的事。我在整理妹妹留下的遗物时,发现一本算命的书。我无意中翻开一看,有一页的空白处写着一个姓名。那个姓名很奇怪,名字是我妹妹的名字,但是姓不是她的姓。我妹妹叫弓子,就是弓箭的弓加一个子。那本书上写着‘本乡弓子’。”

峰和感受到一种冲击,就像脚下的大地裂开一样。他的脸逐渐失去血色,指尖冷得像要结冰了。他听到自己耳鸣的声音,身体也在发抖。

“我想,本乡应该就是那个男人的姓。我妹妹看那本书,是在算自己结婚改名后的运势。当时的她一定是充满期待的吧。”她的眼睛开始充血。“我四处去找姓本乡的人,根据当年留下的线索。我没有报警,时间过去太久了,他们肯定不会积极帮我查的。并且,仅凭这一点,还不能构成杀人的证据。”她红色的眼睛看着峰和。“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男人。有人告诉我,曾经有一个姓本乡的男人,常常来我妹妹工作的店里。那个人后来成了一个社长的上门女婿,改姓为根岸。现在的他已经飞黄腾达,是众人艳羡的对象。他结婚是在七年前,竟然就是七年前。我妹妹被杀死也是七年前。难道这只是巧合?难道没有任何关联?他为了得到名利,杀死了我妹妹,我这么想难道不对吗?我找了好几家私人侦探所,对这个姓根岸的男人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从学历、出身、兴趣、爱好,到喜欢的女人类型。看着这些调查结果,我想起来妹妹以前跟我说过的一些话。比如,她

去旅游的地方,原来是本乡的老家。她突然对某个爵士乐演奏家感兴趣,原来是因为那个男人喜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所以我确定,这个男人和我妹妹不可能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理由,那个男人是AB血型,这和凶手留下的精液是一致的。”

“证据呢……”他好不容易才发出声音,“证据只有这个吗?说了半天,只是一个血型吗?光凭这个,就能……就能肯定凶手是谁吗?”

“确实,让警察抓他是不可能了。”她点着头说,“但是,再过几年大家都会看到的。”

“再过几年?什么意思?”

“一年前我想到一个办法。”中尾章代的嘴角诡异地上扬了一下她是在笑,峰和却感到脊背发凉。她继续说道:

“那时凶手还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必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决定把那个拿出来用。”

“那个?”

“凶手的精液。”她面不改色地说着,“实际上,发现妹妹的尸体后我采集了一点凶手的精液。对警察来说,那是唯一的线索,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所以我要确保自己也有一份。我相信,只要精液还在,就算不能马上抓住凶手,总有一天会有用处的。我工作的医院,有冷藏精液的设备,所以我就把精液保存在那里,为了将来的某一天。”

“精液……”精液,当时没办法拿走，峰和在心中独白。但是,她留着那个做什么?“你用它做什么了?”

“如果有特定的嫌疑人,现在可以做DNA鉴定。如果没有特定的嫌疑人,精液无法查出什么,但是可以用来生孩子。”

“什么?!”峰和惊呼道。

5

“用离心分离机的话,还能把婴儿的性别设定成男孩。至于卵子,我只好用了自己的。我已经不打算结婚了,但是女性生殖功能,我还是有的。这样一来,生出来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像那个凶手。只要和七年前出现在我妹妹身边的男人作对比,就能一目了然了。

“不可能,怎么会,”峰和使劲摇着头,“这不可能!”

中尾章代轻轻地歪了一下脑袋:

“为什么您觉得不可能呢?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体外受精技术已经成熟,利用冷藏的精液就可以让女人怀上孩子。现在代孕妈妈也很多,而且,我在医院工作,想要秘密地做这件事情是很方便的。”

“但是,但是,”大颗大颗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滴下来,他已经顾不上擦汗,只是死死地盯着章代,“这样生出来的孩子,谁来养他?”

“想领养的人多得是,这个您应该最清楚啊。”

峰和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握着拳头。

“只要这个孩子被抚养长大,我的目的就能达到了。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计划。当时的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雇的代孕妈妈刚怀孕几个月,我就找到了那个叫根岸的男人。不得不说,这真是个讽刺的结局。早知如此,就不需要生什么孩子了。”

峰和的嗓子发出像风箱一样的呼吸声,他大口喘息着,又突然停住了呼吸。因为,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你说的那个孩子……”

“我通过私人侦探所了解到,根岸夫妻也想领养孩子。那一刻,就像神谕一样,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奇妙的念头。我开始接近根岸夫妻。因为我结过婚改过名,所以根岸丝毫没有怀疑我。”

“你……你……你……”峰和大口地喘着气,用手指着章代,他的指尖

在颤抖,“你疯了吗!”

“最后,代孕妈妈把孩子生了下来。凶手的孩子。凶手和我的孩子。我决定把这个孩子还给他。于是我给根岸夫妻打电话,他们非常高兴,说要马上认养这个孩子。从今以后,根岸千鹤就要抚养这个凶手的儿子。在她丈夫杀人那一刻诞生的儿子。”

“你胡说八道!”峰和从沙发上站起来。他双腿打着趔趄,踉踉跄跄地向外走。走到门口时,他回过头,看着章代。“我不是凶手!我没有杀人!”他喊叫着,“那个小孩,我要还给你!”

章代看着他,站了起来。她向前走了一步,峰和便后退了一步。章代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诅咒。

“那你就把一切告诉你老婆吧。她要是知道孩子的父亲是个杀人犯,一定不愿意继续抚养吧。但是,她不会怀疑你吗?她一定会去查你和孩子的关系吧。依靠现在的医学手段,她就能知道接近百分之百的准确答案。

峰和无意识地按着自已的太阳穴,他感觉到剧烈的头痛。

“如果你是凶手,”她说，“你就把他抚养长大吧。那是你的亲生儿子啊,你一定会很爱他。他会一天天长大,长得越来越像你。不知道你们是领养关系的人会说,哎呦,这孩子长得真像他爸爸。但是,那些知道的人呢?你妻子会怎么想呢?你会想办法应付过去吧。你会说,在一起生活当然会越来越像。但是,你能应付到什么时候呢?”

“不要再说了!”他哭喊着,“你不要再说了。”

“一年又一年,你会一直生活在折磨当中,永远没有尽头。因为,他是你的亲生儿子,而且你的妻子也喜欢他。”

峰和像野兽一样吼叫着,跑出了房间,跑过了走廊,光着脚跑到了大街上。最后,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

都怪那个女人,这一切都是弓子的错。

你忘了我吧,对不起。他刚一开口,刚才还在撒娇的弓子,表情突然变了。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你不是说要和我在一起的吗?所以我才听

你的,把孩子打掉了。你,你原来是在骗我!不是?不是什么?你就直说了吧!啊,原来他们说的是真的,你要和那个社长家的老处女结婚呀。啊,原来是真的!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

弓子哭起来,她死死地抓住他的身体,他的手脚动弹不得,怎么也挣脱不了。

不要,我绝对不和你分开,就算是死了。如果你抛弃了我,我会把一切告诉她,告诉那个老处女!

你说什么呢,放开我!不,我不放开。天亮以后我姐姐会来,我要让她看到我们这样抱在一起。我要向她介绍你,姐姐你看,这是我的男朋友,你看我多幸福!

等到自己发觉时,峰和已经把爱马仕丝巾绕在了弓子的脖子上。他狠狠地勒着她。去死吧,去死吧,给我去死吧——

“都怪那个女人,我没有错!我没有错!”

峰和拦了一辆出租车,他该回家了。他的身体一直在颤抖。“您怎么了?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司机关切地问他,但是他没有回答。

一回到家,他就走进客厅去看自己的妻子。千鹤抱着孩子迎过来:“怎么这么晚啊,你干什么去了?你看,宝宝醒了,醒来后一直很开心。宝宝,快看,这是你爸爸哦。”

男婴看着峰和露出了笑容。

6

看到根岸峰和跳楼自杀的报道,中尾章代的心情很复杂。

她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她本来打算慢慢地折磨他的。把孩子送给他,这只是个开场而已。没想到,对手的意志力竟然这么薄弱。妹妹被这种男人杀死,真是越想越觉得不值得。

“没办法,你也接受这个结果吧。”她对着桌子上的照片说。照片里是弓子灿烂的笑容。

章代换上了正式的衣服。她要去灵前守夜,顺便把那个孩子带回来。峰和死了,他们不符合“夫妻双方健在”的条件了。就算他没死,章代也打算把孩子要回来的。她甚至考虑过自己来养这个孩子。

那个男婴,是一个女高中生和一个陌生男人生的孩子。

和峰和没有任何关系。

再见，爸爸

电视里正在播放夜间棒球比赛,巨人队和阪神队的十回合赛。接下来是阪神队的机会,杉本平介端着一碗泡饭,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一如既往地,阪神队今天也是处于下风。但是,只要接下来的四号击球手能有一个安打,应该就能扭转局面。平介穿着运动短袖衫和短裤,兴奋得全身都是汗。

他一个人吃饭,今天是第三天。因为,妻子畅子带着女儿加奈江,回九州的娘家了。她们今晚会回来,现在差不多到机场了吧。平介已经说好了,让她们下了飞机打车回来。

巨人队的投手投球失败,比分变成了二比三。平介盘着腿,身体紧张地前倾。加油,一定要打中啊,他心里祈祷着。但是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四号击球手挥棒落空,打了一个坏球。平介不满地咂嘴,胡乱扒拉着碗里的泡饭。

刚好这个时候,电视里传来叮咚叮咚的提示音,应该是节目里插进了什么新闻吧。平介没有抬头看,阪神队那个不中用的四号击球手,真是把他气坏了。

提示音第二次响起的时候,平介才抬头看了电视屏幕,画面的最上方有一行滚动字幕。

今晚八点二十分,由福冈出发的新世界航空931航班在××机场着陆失败,机身失火。伤亡情况不明——

心不在焉地看着字幕的平介,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他急忙站了起来。面前的矮脚饭桌被打翻了,没吃完的泡饭全部撒到了榻榻米上。

应该不会有幸存者了,这是赶去施救的消防队员们的第一感觉。机体已经一分为二,整个被大火包围。很快,他们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一具具

惨不忍睹的尸体被抬了出来。

“还活着!”当他们已经绝望之时,突然有人这么喊道。所有人大吃一惊。被抬出来的是两名乘客。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成年女性。不可思议的是,两人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但是都已经陷入昏迷。

两人很快被送到医院,医生和护士们开始全力抢救。他们竭尽全力想把这两人救活,但同时他们也知道,恐怕是救不活了。虽然两人外伤不多,但是从颈椎到脑部都受了重伤,脑电波也是紊乱的。尤其那个小女孩,几乎不可能救活了。

半个小时后,小女孩的脑电波停止了。一旁的成年女性,虽然医生们在全力抢救,但是也不乐观。

“呼吸停止了。”

“心跳……也停止了。”中年护士冷静地汇报着。

仅仅几秒钟,急救室就陷入了沉默。

“还会有很多伤员被送来,现在还不是沮丧的时候。”一个医生说,其他人无奈地点头。

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的护士叫道: “大夫你看,又开始动了!”

所有人看向那个护士,她指着连接女孩头部的脑电图仪,又说了一遍:“小女孩的脑电波又开始活动了。”

畅子的葬礼在非常庄重的氛围中举行。以电视台为首,很多媒体都赶来了。平介不管走到哪里,都被闪光灯包围着。但是,这两三天他连对此感到厌烦的力气都没有了。

葬礼结束后,他又被记者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您妻子的葬礼结束了,请问您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新世界航空公司总经理发表了声明,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听说全国各地都寄来了慰问信,请您对他们说几句话吧!”

实际上,这些记者的问题本质上都差不多。所以,他不需要考虑,只要重复同样的回答就可以了。他有时想,也许这是记者们对他的一种体谅

吧。

但是,接下来这个问题,平介总是不知道如何作答。

“她妈妈去世的事情,您打算怎么告诉您女儿?”

他只好回答:“我还没有考虑。”

葬礼当晚,平介去医院看望女儿加奈江。这次的幸存者只有五人所以很多媒体都想要采访她。但是平介表示,在精神完全恢复之前,女儿不接受任何采访。

病房里有一个值班护士,看到平介来了,她就出去了。病床上的加奈江已经睡着了。她头上的绷带让平介看了心疼。但幸运的是,她的脸上没有受伤。女儿今年小学五年级,今后还有很多快乐的时光等着她。平介想,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消除这次事件带给她的伤害。目前,她已经恢复了意识,但还不能开口说话,只能通过点头或摇头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平介感谢上天保佑了加奈江。同时,对于畅子的死,他非常愤恨。他到底应该恨谁,他也不知道。如果说,保佑加奈江的是上天,夺走畅子生命的也是上天,那么上天究竟是什么呢?

平介很爱畅子。虽然她有点发福,脸上开始有了细纹,但是他还是喜欢她那可爱的脸。畅子话也多,有点强势,常常不给丈夫面子。但是她这种直率的性格,让一起生活的平介很轻松快乐。而且,畅子头脑很聪明。对女儿来说,也是个好妈妈。

看着女儿的脸,妻子的音容笑貌浮现在他脑海中。平介不禁哭了起来。其实他每天晚上都在被窝里哭,今天只是提早了而已。他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手帕擦着眼泪,“畅子,畅子,畅子”,本来快要干的手绢,又被泪水打湿了。

这时候,他听到一声“老公……”

平介吃惊地抬起头,看着病房的门口,以为有人进来了。门还是关着的,难道是幻听吗?但是,他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老公,我在这儿呢。”

平介激动地跳起来，是加奈江在叫他。刚才还在沉睡的的女儿，现

在已经醒过来看着他。

“加奈江!啊,加奈江!太好了!太好了!”平介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被泪水打湿的脸更加激动了,他手忙脚乱地向门口跑去,要赶快去叫医生来。

“等一下,老公。”加奈江声音很虚弱, 正要推门出去的平介回过头来。由于太激动,他没有察觉到女儿奇怪的语气。加奈江说道:“你过来,先听我说。”

“没问题,我先去叫医生……”

“别,别叫别人过来你先听我讲。”加奈江几乎是求他。

平介犹豫片刻,还是决定听她的。女儿在撒娇吧，“好，好。我就坐你旁边,你说吧。”

加奈江看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在平介看来,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眼神好奇怪,平介心想,不像是小孩的眼神。

“老公,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相信,全都相信。”这时的平介才发觉不对劲——老公?

“啊?”平介惊呆了。

“我不是加奈江,你没发现吗?”

平介的笑容僵住了:“说什么傻话呢?”

“我没有开玩笑!真的,我不是加奈江,你还不明白吗?是我呀,我是畅子。”

“畅子?!”

“对呀,就是我。”加奈江的表情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

平介又站了起来。他踉踉跄跄地走向门口,还是得叫医生过来他相信女儿是精神失常了。

“你别走,不要叫别人过来。你听我说,真的是我呀,我是畅子。我知道你无法相信,我自己也没法相信,但这是事实。”加奈江哭着说。不,是附在加奈江身上的女人。

怎么可能,平介还是无法相信。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他不知所措,但不是因为不相信她的话。她说话的语气,确实和妻子一模一样。这么

一想,加奈江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确实不像小孩子的感觉,这一点平介很确定。

“那我上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你还记得吗?”他问。

“基本工资是二十九万七千日元,加上加班费和出差补贴,一共是三十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五日元。但是扣掉各种税后,到手的只有二十七万左右。”加奈江哽咽着说,“因为每个月会扣掉不少养老金。”

平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她说的数字完全正确。当然,女儿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

“你真的是畅子吗?”平介问。他的声音在颤抖。

她微微点点头。

畅子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是在被送到医院之后。在那之前,她很奇怪大家为什么都对着她喊加奈江的名字。等到明白过来,她还是想不通究竟怎么回事。这是噩梦吗?还是自己脑子出了问题?她焦急地等待恢复正常的那一天。直到今天,她看到平介伤心地哭,才明白这不是噩梦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事实。

“那死去的那个才是加奈江吗?”平介问畅子。她点了点头。“这样啊……”平介很困惑。“加奈江已经不在了啊。”

畅子哭起来:“对不起,如果活下来的不是我,是加奈江就好了。”

“你说什么呀,你能被救活是好事啊,哪怕只救活你一个……”平介哽咽着说。比起亲眼见到女儿死去,看着她的脸却要接受她已经死去的事实,是另一种不同滋味的痛苦。两个人默默地相拥而泣。

“但是,真是不可思议啊,竟然会有这种事。”哭完后,平介仔细地看着女儿的脸。不,应该说是妻子的脸。

“老公,我们以后怎么办?”

“这个,就算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的,估计医生也没有办法。”

“恐怕最后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吧。”

“嗯。”平介抱着胳膊,沉吟道。

畅子看着平介的礼服问：

“你今天参加葬礼了?”

“嗯?哦,对。”

“我的葬礼?”

“嗯,”平介点点头,然后看着妻子说,“但是你还活着。”

“也就是说,那是加奈江的葬礼。”畅子的眼睛里又噙满泪水。“是我夺走了她的身体。”

“不,你拯救了她的身体。”平介握着妻子的手。

事故过去一个星期后,医院允许加奈江接受其他人的探访。首先来看她的,是她的班主任和四个关系好的同班同学。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名字,吓了一大跳,差点就哭了。”叫做山田的年轻女老师说道。

“让您如此挂念,真是惭愧不已。以后真的是不敢再坐飞机了。”畅子回答道。

山田老师有点吃惊,但很快又恢复了笑脸:“你快快好起来哦,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呢。”

“是嘛,这也难怪,好久不见,久疏问候了。”畅子为难地看着平介,又急忙转过头来,继续说道,“啊,我也很期待见到大家呢。还请您务必转告各位。”

山田老师已经无法掩饰自己错愕的表情了。他们离开病房时,平介听到几个小朋友说:“加奈江好奇怪哦,说话像个欧巴桑。”

他们走后,畅子俯身趴在床上,默默地抽泣了一会儿。她一定是想起加奈江了。

事故发生两周后,畅子出院了。当然,她的身体还是加奈江。一度沉寂下来的媒体,这一天又来了一群人,将麦克风对准了平介。

“关于赔偿问题,基本上都交给律师处理了。对,这不是赔偿金额的问题。我的女儿被夺走了生命,妻子也受了伤,希望对方能表现出足够的诚

意。”当被问到有关航空公司的问题,平介这样回答。

采访他的记者,在报道时添加了这样的评论:“虽然杉本平介先生看起来情绪已经平稳,但是,他连女儿和妻子的名字都说错了。可见，他的内心还在承受很大的痛苦。以上是记者从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回到家里,平介和畅子再次商量了以后的事情。他们两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今后最好是以加奈江的身份生活下去。因为这是加奈江的身体,以畅子的身份生活毕竟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也算是对死去的女儿的供养。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啊,要是成绩下降了,可就给女儿丢人了。”畅子一边拿着茶壶倒茶一边说,“那孩子的理想是什么来着?我一定要帮她实现呀。来,你的茶。”

“我记得是做个平凡的主妇吧。”平介说。

“那我就保持现在这样就可以咯?”

“也不是,”平介端着茶杯说,“现在这样还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畅子说完这句,才明白过来平介的意思。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又看着丈夫尴尬地笑着说:“你想什么呢!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但是,平介低头喝着茶,没有说话。

平介和畅子的奇妙生活终于开始了。乍一看,他们不过是关系好的父女俩。但是,如果仔细地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就会马上发现不对劲。

“老公,你去扔一下垃圾。还有那个纸箱。厨房垃圾的袋子口有没有系好?还有那个,里面有好多玻璃,小心一点。”

“对了,你该去上学了吧?”

“啊,我差点忘了!哎呀,书包放到哪里去了。”

“作业做完了吗?”

“嗯,差不多。”

“到底有没有认真做啊?”

“可是,太难了嘛,你又不帮我。”

“不能帮小孩做作业,你以前不是说过吗?”

“我说过吗?哦,对了,差点忘了拿交换日记。”

“交换日记?还要写那种东西啊?”

“是啊,我以前也不知道。是和一个叫秋子的女孩交换日记,她特别可爱哦。她日记里写到,有一个男孩喜欢加奈江,叫远藤君,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儿。

“小屁孩懂什么呀。那加奈江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不是她喜欢的类型。所以呢,虽然有点对不住远藤君,但我还是冷淡对待吧。”

“最好是那样。”

“那我走啦。对了,老公,你下班以后别忘了买豆腐回来,是嫩豆腐哦!”

形式上虽然有点奇怪,但基本上没有给生活带来不便。当然,畅子虽然是加奈江的身体,但是家务活做得还是没的说。不久之后,整条街上的人都夸加奈江能干。遭遇了那样的事情,还努力地承担起母亲的所有工作,大家都被她感动了。

有一天,下班回家路上,一个附近的主妇也对平介说:“你们家小加奈可真懂事,没有人不夸她。而且,她越来越像她妈妈了。大概因为想要努力完成妈妈的工作吧。鱼店老板也说呢,她连讨价还价都和她妈妈一模一样,真是敢相信。”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最烦恼的是,关于夫妻生活的问题。

有一天晚上,平介在被窝里快要睡着了,这时,畅子用手戳了戳他。他睁开眼睛,加奈江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怎么了?”他问。

畅子扭扭捏捏地说:“那个,就是那个方面,要怎么办啊?”

“哪个方面?”平介一时没明白她的意思。等到反应过来,他睁大了眼睛:“那种事,说了也没办法啊,你都变成这样了。”

“对啊,是没办法。”

“当然了,傻、傻瓜,我怎么可能,跟自己亲生女儿,而且是小学生。”

“但是,老公,你不难受吗?”

“没那回事。我知道你是畅子,但是你这个模样,我不可能有什么想法啊。我又不是变态。”

“也对啊。那你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

“嗯——”平介沉吟着,“这个还真没想过呢。对了,那你呢?你有那种欲望吗?”

“完全没有。想起那种事也没什么感觉,怎么说呢,身体一点反应都没有。”

“真是神奇啊,不过这也正常。”平介心想,小学生的身体有反应的话,那也太恐怖了。“总之,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了,只能放弃了。”

“好吧。”畅子无奈地说。

这时候平介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以后就算单独相处,也不要再叫他“老公”了。并且,他以后也不叫她畅子,而是叫她加奈江。他觉得有必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好的,加奈江也同意了,“那么,晚安,爸爸。”

“晚安,加奈江。

此后,畅子作为加奈江,顺利地过着每一天。她不自然的说话语气,也逐渐越来越像同龄的孩子们。当平介问起来,她说也没怎么特意去改,和朋友聊得多了自然而然就变了。看着这样的她,平介有时觉得,还是女人的适应能力强啊。曾经的妻子的痕迹,在畅子身上一点一点消失,他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落寞。

畅子升初中了。和同年级的女孩子相比,她还是有一些不像小孩的地方。但是,她已经完全融入同龄人当中。她学习好,会照顾人,在同学当中人缘很好。星期天的时候,她常常带几个同学来家里玩,给他们做饭吃。当然,她的厨艺让每个同学都佩服不已。

“你好厉害哦,加奈江。你怎么做得这么好?”

“还好啦,没那么夸张。现在的厨具这么多这么方便。不像以前还要用蒸笼什么的,多辛苦呀。现在的年轻妈妈们可真是幸福啊。受不了啦,

又说这种像欧巴桑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小孩应该觉得幸福才对。”就算差点露馅,她也会巧妙地掩饰过去。

平介察觉到畅子微妙的变化,是她上初二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们都是一起泡澡的。但是,她开始对这件事产生抵触。她也不像以前那样,随便在他面前换衣服了。有一天晚上,他终于鼓起勇气问了她,畅子犹豫了一下,这样回答了他:

“对不起。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讨厌那样,我自己也想不通。”她的表情有些悲伤。“我并不是讨厌爸爸。”

平介不再说话了,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妻子还是女儿,他也搞不清了。但是,他知道,他应当采取的态度只有一个。

“知道了。没事,以后洗澡我们就分开洗吧。”

“对不起哦。”畅子低着头说。

有了这样的事情后,平介也不得不意识到加奈江身体上的变化。他内心也承认自己对她有性欲,为此他十分厌恶自己。对自己的妻子这样很正常,他安慰自己,同时也知道那只是个借口。

想来想去,他最终决定把她看做是女儿加奈江。他决定放弃她是自己妻子这一想法。虽然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他决定努力这么去做。

两人的关系从夫妻变成父女后,反而更好了,几乎没有吵过架。但是,畅子考高中那一年,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女子高中不是很好吗,还可以直接升大学。”

“但是女子高中学费太贵了,如果换成公立高中,你看,差这么多呢。”

“但是,听说公立高中问题很多,校风不好什么的。”

“那是偏见!还有人说女子高中太封闭了呢!”

“但是,公立是男生女生都在一起上课,对吧?”

“没错,那又怎么了?”

“你要是被哪个臭小子盯上了怎么办?啊,你,该不会是想谈恋爱才要去公立吧?”

“不是啦,你说什么呀!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虽然你现在这么说可是有男生接近你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变的。那个年龄的男生,脑子里想的只有那种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又不是第一次!”

这场争论当中,平介之所以这么激动,当然是因为嫉妒。但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就算加奈江活着,他和女儿之间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争吵。

最终,平介妥协了,畅子进了公立高中。平介非常不放心,他偷偷地去看畅子班里的男生。每次有男生打电话给畅子,他都会一再追问。畅子不在的时候,他收到写给畅子的书信,想打开又不能打开,一直坐立不安到畅子回来。

畅子的不满彻底爆发,是在她高二的那年夏天。她和几个朋友约好去野营,平介却擅自打电话给她朋友家取消了。因为他得知,去的人当中一半是男生。

“加奈江也有青春啊,你为什么要干涉她?”

“你借加奈江的身体,结果只是方便自己享受而已!”

“难道不可以吗?这样做是对她的供养,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青春不光是到处去玩!还有学习,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和人交往也很重要呀!”

“你不是已经有我了嘛!”

“我和你有代沟!”

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插进了平介的胸口。他突然无言以对,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畅子也进来了。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不好。”

“不。算了,也许你说得对。”

“我们以后怎么做才好呢?”

“什么都不用做。以后的事,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老公……多年来,畅子第一次这样叫他。她双手抱住他的头，他的

头发已经变得稀疏。

那年夏天,她和朋友们去野营了。

又过了七年。某个黄道吉日,平介坐在某酒店的婚礼休息室里。他穿着礼服。

“您好,新娘已经准备好了。”负责新娘服装的工作人员过来叫他。平介点了点头,走进新娘的休息室。

门打开了,平介透过镜子,看到了穿着婚纱的加奈江。镜子里的加奈江也看着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平介似乎闻到了一阵花香。

“天哪,这真是……”他脑中浮现出三十年前的画面,“和那时候真像,简直一模一样。我就像是在看那时候的你。”

“我也这么觉得。”

听到两人的对话,工作人员有点不解,但他又恢复了笑容:“新娘今天真漂亮啊!”然后识趣地退出了休息室。休息室内只剩下平介和畅子二人。

“爸爸,这么长时间以来,受您关照了。”畅子低头鞠躬,哭着说。

“嗯,那个,多注意身体。”

“是。”

这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平介喊了一声请进,出现在门口的是吉永信雄的圆脸。他看到新娘,激动得眼睛里放着光。“哇,好漂亮!嗯,很漂亮!除了漂亮找不到别的词了!”然后他看着平介问,“对吧?爸爸。”

“这我三十年前就知道了!”平介说,“对了,信雄君,你过来一下。”

“好的好的,是什么事呢?”

平介把信雄带到了原来那个休息室,刚好里面没有人。平介盯着这个要和畅子结婚的男人,吉永好像有点紧张。

畅子有了喜欢的男人这件事,在她坦白之前,他就已经察觉出来了。她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某家公司,对方好像是公司里的人。该来的终于来了,平介心想。其实他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知道,迟早会有这么天。在他

的追问下,畅子告诉了他吉永的事。她说她爱他。她还说,对方已经求婚了,但是她以有苦衷为由拒绝了他。吉永还是不死心,每次见到她都会问她,究竟是什么样的苦衷。

平介决定和吉永见一面。某个晴朗的日子,畅子将他带回了家。

吉永信雄这个男人,会让人联想起马力十足的国产汽车。虽然有点冒冒失失,但是能让家里和睦融洽。人也很诚实。不愧是畅子,平介不得不佩服。她很清楚,结婚生活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这个男人的话,我可以放心托付了,平介想。

“那个,是什么事呢?”吉永眨着大眼睛问平介。

平介说:“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好的,您尽管吩咐。”

“也不是多难的事情。那个,你也听说过吧,就是丈人会对女婿做的事情。我也想做那件事。”

“啊?什么?”

“就是这个!”平介把拳头举到吉永面前。

“啊——”吉永吓得往后一仰,“现在吗?”

“不行吗?”

“可以,可以。可是,我们一会儿还要照相呢。”吉永挠着头很是为难,但是很快他又点头了。“好吧,您把那么漂亮的女儿嫁给我了,这点事情就是小菜一碟,您就来一下吧!”

“谁说是一下!是两下!”

“啊?这样啊?”

“第一下是为了女儿,第二下是为了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你别管了,闭上眼睛吧!”平介握紧了拳头,但是他的拳头还没有举起来,眼泪已经掉了下来。他蹲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名侦探退场

1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安索尼•怀克正坐在安乐椅上抽着雪茄,看着膝盖上摊开的旧资料。

这并非巧合。最近这些天,晚饭后直到睡前的这段时间,他都是这样在书房里度过的。

“是马修吗,进来吧。”

怀克话音刚落,书房的门就打开了,费•马修瘦弱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过去,马修比怀克还要高出一头,但是上了年纪的他驼着背,现在看起来和怀克差不多高。

“五卷全部完成了。”马修拿出夹在腋下的黑皮书。

怀克眯着眼睛,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终于大功告成了,我等了很久。”他衔着雪茄接过那本书,看着黑色封皮上刻的金黄色的字。“就是这个,马修,太好了。魔王馆杀人案全纪录。你还记得那些日子吗?那些在推理中度过的兴奋而紧张的日子。”

看到这些,我也想起来了。”马修点了好几下头。

怀克再次坐下来,仔细地翻看着他这本自费出版的书。油墨的味道刺激着他的鼻子。

“可以说,这是我经手的案件当中最难的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线索,但嫌疑人又有好几个。而且,”怀克的烟管对着马修,“杀人现场的房间,何止是两层密室,竟然是三层密室。我自己说可能有点不太好,但是,古莱姆家没有找警察,而是来找我,可以说他们太幸运了。警察局那帮家伙,脑子就像发霉的面包一样又臭又硬。那么复杂的案件,他们怎么可能破得了!”

“是的,我也印象深刻。”马修说,“遗憾的是,从那以后,很少再有那么有创意的犯罪了。”

听到老助手的话,怀克皱着眉头。

“你说得没错,马修。现在的犯罪没有一点创新,拙劣得令人吃惊。犯罪手段,全都是模仿以前的,有的甚至在杀人前没有任何设计。以前我们的时代,每一个罪犯都有艺术家的尊严。当然,他们的作品有龌龊之处,但那是因为最后被我揭穿了。那种龌龊,也是为了追求某种华丽而存在的。”

说到这里,怀克咳嗽了一声,他的嗓子里卡了一口痰。以前可不是这样,不会因为讲几句话就影响到嗓子。

“哎,不过,”他稍微降低音量,叹了一口气，“这样责怪他们,也许太苛刻了。现在警察的侦查手段已经变了,一切都是科学。尸体没有脑袋,也能查出身份。就算是焚尸也蒙混不了。上次还有一个,警察通过留下的血迹,查出凶手的DNA并逮捕了他。也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脑力的对决了。真扫兴啊。这种情况下还要求犯罪有艺术性,恐怕太为难他们了。”

“西金斯警官也是这么说的。”

马修说的西金斯,是个二十年前已经退休的警察。他曾经是怀克的竞争对手,也常常扮演协助怀克的角色。西金斯常常对案件线索做牵强的分析,然后得出离真相十万八千里的结论,这方面他非常有名。马修他们现在也常见到他。

“是啊,那些不着边际的推理,他当年也是乐在其中啊!现在有了科学,什么都能查出来,也就没有那家伙的舞台了。幸好他早早退休了,我可不想看到他站在电脑前不知所措的可怜样子。

“您说得没错。”似乎是想象西金斯的那个样子,马修皱巴巴的脸上,洋溢着慈爱的笑容。

“先不说那个了。”怀克的目光再次落到手里的书上。他像抚摸小狗一样摩挲着纸面:“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魔王馆杀人案。魔王馆,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会忘记呢?”马修恢复了严肃的表情,连驼背也伸直了一些。“魔王馆的构造很奇特,有一个叫做魔王首的侧房。”

“杀人案件就发生在那个房间里。”怀克眼睛里放着光,抱着书站了起

来。“被杀的是泰塔斯•古莱姆伯爵,他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一直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但是,有传言说他是男同性恋者。”

“有一个男人,自称是他的情人。”

他叫理查德,理查德•史密斯。一个脸色很差、身体却很壮的奇怪男人。古莱姆伯爵死后,很多人厚颜无耻地想占有伯爵的巨额遗产,他也是其中一个。”

“住在主房的,加上理查德一共有七个人。但是,能称为伯爵家人的……”马修停顿了一下后继续说道,“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伯爵的女儿艾米丽。”

怀克接着他的话说:“艾米丽只有五岁,是伯爵和他的最后一个妻子生的孩子。那个妻子已经在案发两年前病死了。同住的人当中,有两个是伯爵的侄子和侄女,有两个是他的堂兄妹。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艾米丽的家庭教师罗切斯特,另一个就是吃闲饭的理查德。”

“第一个来找我们的,是伯爵的随身女仆西拉小姐。她受伯爵的委托,向我们寻求帮助。她说伯爵被什么人盯上了。”

“当然,我们立即驾车前往伯爵的宅邸。那是个大雪天。那时伯爵还没有被杀,但我的鼻子已经闻到了,”怀克用手指弹了弹自己的鹰钩鼻,“惨案的味道。他的身上就散发出这种味道。不幸的是,我的预感没有错。当我们到达时,伯爵已经被杀死了。”

怀克了敲自己的太阳穴,又摇了摇头:

“不,应该说,我们到的时候,还没有人发现他被杀了。他们以为伯爵正在侧房休息。那时,雪已经停了,那个叫做魔王首的侧房四周,已经被白雪厚厚地覆盖了。那种白,与后来的惨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密室。”

“是三层密室。”怀克竖起三根手指,“尸体是在侧房的书房中发现的,但是书房的门侧房的大门都上着锁。而且,尸体也很奇特。伯爵穿着中世纪的铠甲,在里面被勒死。另外,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随后赶到的西金斯警官,得知情况后,说这是恶魔的做派。可以说,他的这个结论是正

确的。”

“但是,如此难解的案件,却被您完美地破解了。那晚的事,我至今都历历在目。”说着,马修闭上了眼睛。

“就在那个面朝院子的客厅里,对吧。”怀克站着,也闭上了眼睛。于是,他感觉这书房,慢慢变成了古莱姆宅邸的客厅,他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那么,各位。”——不是现在这种嘶哑的声音,而是浑厚的男中音。犯罪嫌疑人们盯着侦探的一言一行,他们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靠在门柱上。当然,以西金斯为首的警察局的人也在场。怀克挺着胸膛，不慌不忙地看着每个人的表情。

“各位,如此复杂、如此巧妙的杀人案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一点,我对凶手的头脑表示佩服。在这个案件中,凶手只留下一个破绽。如果没有发现这个破绽的话,我恐怕不可能解开这个谜。”

他看着每个人的反应,然后煞有介事地向他们解说三层密室,以及死者穿着铠甲的原因。他的推论思维缜密,分析不带一丝感情,犯罪嫌疑人和警察都成了他的观众。

接着,他进入了问题的核心。他把每个嫌疑人和死者的关系以及不为人知的过去都一一公开。比如,关于古莱姆伯爵的侄女麦乐迪是这样的:“麦乐迪小姐原本是牧师馆的女仆,直到五年前,她和附近酒吧的厨师成为恋人,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她和那个厨师私奔了,但是有一天那个男人不知去向。于是,她生下孩子后,只好把他偷偷放进牧师馆里,然后自己逃走了。那个孩子被牧师馆的人收养,现在还在那里。每年的圣诞节,麦乐迪小姐都会匿名寄去圣诞礼物,但是今年,她决定亲自去见他一面。证据,就是这封信。”怀克全然不顾一旁已经惊呆的麦乐迪小姐,从怀中拿出了一封信。

另外,他还一一梳理了事发当晚每个人的行动。例如,刚才的麦乐迪小姐是这样的：

“事发当晚,她正在写这封信,但是这件事被古莱姆伯爵发现了。伯爵

一直以为麦乐迪是个纯洁的女孩,所以他非常生气。你这个贱人!他的这句话,被理查德听到了。”

像这样,他对每个人都进行了分析。按照他的分析,真正的凶手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了。所以他看着西金斯警官他们:“我说到这里,想必各位聪明的警官,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吧?”

西金斯看了看部下们的表情,尴尬得有点坐立不安,只好说：“嗯，对，大概,差不多。”然后咳嗽了一下。“但是,你分析了这么多,最后由我来讲的话,太不公平了吧。所以,今天——就今天一次,也让你风光一下吧!”

“谢谢,您真是太客气了。”怀克点头以示感谢。这番对话,已经成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仪式。

“那么,各位,”怀克再一次看向那几个嫌疑人,“接下来我就要公布答案了。凶手究竟是谁呢?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能制造出三层密室的人,能骗伯爵穿上铠甲的人,并且有杀人动机的人,只要结合这三点就能知道是谁了。”

怀克竖起自己的食指,然后慢慢地指向了一个人。“凶手就是你,罗切斯特夫人。”

高雅端庄的罗切斯特夫人,盯着他的食指,仿佛对着枪口一样。她无力地左右摇着长着一头棕发的脑袋。她的脸上,除了惊恐,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种终于安心的表情。

“我……”她站起来,一边看着怀克一边慢慢向后倒退。脚后跟碰到柱子的那一刻，她突然狼跄地夺门而出。

没有让西金斯安排部下守着门,这是怀克的失误。看到罗切斯特夫人逃出去,怀克大喊:“警官,快抓住她!”听到这句话,西金斯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慌忙命令部下们追出去。同样的,那些部下也像人偶一样杵在那里,听到命令才反应过来。

罗切斯特夫人有心脏病,她本来不能跑的。并且,被怀克揭穿凶手的身份,可能也对她的心脏造成了一定的负担。所以, 她刚跑到院子里,就心

脏病发作倒在了地上。一个警察将她扶了起来。但是一个小时后,还没有恢复意识的她停止了呼吸。

我只有一个遗憾,”回到现实的怀克对马修说,那就是,我没能从罗切斯特夫人嘴里听到事情的真相。当然,我相信我的推理没有错,但是我想知道,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真相。如果能让她亲口告诉我,这个手记也就能……”怀克举起手中的书,“也就能好好强调这一点了。比如说,我在书里写了伯爵被杀之前喝了自家制的苦咖啡,这件事和案件有什么联系?如果能问罗切斯特的话,就能搞清楚了。这样一来,我的推理就更严密了。”

马修就像是听老伴啰唆的老人一样,不断地点着头。

“不过,话说回来,那真是一个了不得的案子啊!”怀克小心地把书放到书架上,然后坐到他的安乐椅上。最近他的腰越来越不好了,而且只要站上一会儿,膝盖的关节也会隐隐作痛。

“已经没有那样的案子了,”他摇着头,“能给人梦幻和浪漫的案子,都过去了。但是,如果我在死之前,能再遇到一回那样的案子就好了。不,不会了。”怀克停顿了一下,“就算那样复杂也可以。在我头脑还没有糊涂之前,真想再解开一个谜啊,一个适合我的谜,真想再遇见一次啊,马修。”

年老的助手抬起头,看着年老的主人。

“这是不是一个奢侈的愿望呢。”昔日的名侦探静静地说。

2

实际上,怀克从没奢望过自己的愿望会实现。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侦探这个行当了,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所以他搬到了北部的郊外把过去自己处理过的代表性案件,埋头整理成一部手记并自费出版。近些年,已经没有人来邀请他做讲座了,也没有出版社来找他。不过,年轻时候的积蓄还有一些,所以他还能雇一个保姆。至于马修,女儿和女婿会给他生活费。就这样,两个人每天的任务,就是一遍一遍地回忆过去。但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有个人找上门来。她不是邀请演讲,也不是出版社的,而是来委托侦探工作的。

她自称玛丽•霍克,大约三十五岁。她大衣里面穿着深蓝色的连衣裙,上面绣着绿色的线条,胸口别着一个金色的胸针。她说她是从皮多尔顿来的。皮多尔顿是附近的一个乡村。

“我是罗克韦尔家的保姆,”神色紧张的玛丽开始切入正题,我受主人阿尔弗莱德•罗克韦尔先生的委托,来咨询您一件事情。我听说安索尼•怀克先生是非常有名的侦探。”

“哪里哪里,我只是个普通的侦探罢了。”这句话,怀克已经二十年没有说过了。怀克一边说一边试图从她的口音中推测出她的出身。这种口音好像在哪儿听过,尤客夏?……过了太久了,他一时想不起来。

“那您要咨询什么事情呢?”马修问,,他已经恢复了二十年前的语气。

“是这样的,罗克韦尔先生觉得有人想害死他。并且,那个人就是住在先生宅邸里的人。”

听到玛丽的这句话,怀克差点将烟管掉在地上。“您再具体说说。”

“前些天,罗克韦尔先生把我叫去他的房间，然后给我看他的药瓶。药瓶里装的是他平时吃的安眠药。他问我是不是有人动过这个药瓶,我回答说不知道。结果,先生表情很严肃,说有人往药瓶里掺了毒药。”

“是什么毒药?粉末还是药片?”怀克不禁挺直了身子。

“是白色药片,看起来很像安眠药,先生给我看的时候,我一时也分辨不出来。先生是个眼力很好的人,他说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白色药片。罗克韦尔眼力很好。”怀克也重复了一遍,然后他看着玛丽,用手指推了推老助手,“快记下来,马修,这可是重要的线索。”

马修从兜里掏出了笔记本,他敏捷的动作令人回忆起从前。他绿色的笔记本已经泛黄,让人怀疑里面的日历是去年的。确认助手拿出了笔记本,怀克对玛丽说:“好,您继续说。”

“罗克韦尔先生说,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前几天骑马的时候,有人在他的马鞍下面藏了玻璃片。结果马受到惊吓,先生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幸好先生骑术很好,控制住了缰绳。”

“躲过了一劫呀。”怀克说,玛丽点点头。马修在一旁一边念叨着一边做笔记:“罗克韦尔先生骑术很好。”

“罗克韦尔先生的马,平时是谁照看的?”怀克问。

“有马夫,但是先生并不怀疑他。他一直把那个马夫当做儿子来看待,他不可能做这种可怕的事情。”

“罗克韦尔先生的宅邸里住着几个人?”

“除了先生和我,还有六个人。先生的弟弟莱特•哈利先生、他弟弟的妻子薇薇安和他们的儿子凯纳斯,先生的妹妹费斯•奥戴利和她的丈夫摩尔丁•奥戴利。但是,哈利先生和费斯小姐,跟先生是同父异母。另外还有一个人,先生没领证但属事实婚姻关系的妻子玛格丽特•普兰特。”

为了理清人物关系,怀克让玛丽又重复了一遍,马修做着笔记。他曾经行云流水的笔尖,已经不再灵活如初。

“还有其他经常进出宅邸的人吗?”怀克问。

“几乎没有。对了,有一个詹姆斯•莱如先生。他是先生的主治医生,每个周末都会来。但他是个好人。”玛丽双手合掌放在心口,表示这一点绝对可以保证。

“那么,这些人当中,”怀克换了一下交叉的双腿,“有人想取罗克韦尔先

生的性命,对吗?”

玛丽点点头,带着哭腔说:

“先生也是这么说的。他命令我马上去找名侦探安索尼•怀克，请您一定要帮帮我们。”

“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怀克坐在安乐椅上,稍稍挺起了胸膛。名侦探”这个词,除了从自己和马修口中,很久没有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了。“不过我有一个疑问,罗克韦尔先生不怀疑你吗?”

玛丽很意外,她皱起眉头,重新打量着这个被她叫做“名侦探”的男人。

“我有什么动机?如果先生去世了,我除了失业没有任何好处呀!”

“那其他人有动机吗?”

“当然有,” 她提高了声音,“先生去世后，会留下巨额遗产,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

越来越有意思了,怀克心想。豪宅,住着一群面合心不合的家伙，为争夺财产而杀人。自从那个“魔王馆杀人案”以来,他第一次听说这么精彩的犯罪。

“也就是说,”怀克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对玛丽说，“罗克韦尔先生现在和很多嫌疑人住在同一座房子里?”

但是玛丽摇头:“不是的。”

“为什么?”

“他们不住在一座房子里。先生住在一间侧房里,叫天使的翅膀。”

下了一夜的雪终于停了。

在前往皮多尔顿的车里,怀克看着天使馆的草图。这个草图是根据玛丽的描述画出来的。天使馆是罗克韦尔给自己的侧房起的爱称,但是这个侧房哪里像天使,说实话怀克完全不懂。这一点和那个魔王馆不同,魔王馆从上往下看,确实像魔王打开斗篷的样子。

但是,除此之外,这个案件和魔王馆杀人案非常相似。住在侧房的户

主的生命受到威胁,在宅邸里工作的女性来找怀克,并且宅邸里住着企图争夺遗产的人。

“如果再有一个,”怀克对于身边正在打瞌睡的马修说,“那就完全一样了。还差一个条件。但那不是什么好事。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可要赶快了。”

“还真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马修忍着哈欠说。他昨晚找出过去的公文包,结果发现包里的放大镜、望远镜、配钥匙的工具什么的,全都生锈了。怀表的指针指着十年前的时间,已经一动不动了。马修打扫清洁这些东西,一直忙到了早晨。即便是这样,此刻他手中的公文包,依旧散发着一股铁锈的味道。

突然咣当一声撞击,车停了下来。受到冲击力的影响,怀克的鼻子撞到了前座的椅背上。他一瞬间有点发蒙,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怎么回事?”他摸着鹰钩鼻问司机。

“车轮在雪地里打了一个滑。”司机回答道。

“没事儿吧?皮多尔顿在更偏僻的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山路要走呢。”

“不要紧,刚才是因为跑出来一个小动物。司机又发动了车子。怀克看着窗外,四周原野一片银白色。大约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皮多尔顿村庄。

罗克韦尔家的宅邸,散发着一种既威严又亲切的气息。砂岩造的房屋,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宅邸门口的小河上有一座石桥,旁边是一座小塔。看得出来,这里曾经是庄园主的宅邸。

但是,他们没有时间仔细观赏了。怀克和马修刚下车,玛丽•霍克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她的脸已经没有血色。

“好像有点不对劲!先生进去侧房之后,一直没有任何声音。打内线电话,他也不接。”

“在哪里?”怀克拿着行李准备冲进去,但是他孱弱的身板经不起这样。他的大腿根像触电一般疼起来。他只好赶紧蹲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站起来,拖着一条腿跟着玛丽往里走。马修也迈着慢吞吞的步

子走着,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用尽全力,那速度就像是去哈罗斯买鱼子酱一样。

他们穿过宅子,走到了内院的门口。门口站着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还有一个金发的年轻姑娘。男人自称詹姆斯•莱如,是罗克韦尔的主治医生。年轻姑娘是罗克韦尔同居的妻子,叫玛格丽特•普兰特。

“我正打算进去看看,”普兰特说,“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听说怀克先生要来,我就没有擅自行动。”

怀克站在门口看着内院,对面是个石阶,石阶的上面就是侧房。普兰特说的“这种状况”指的是内院的状况。昨晚下了一夜的雪,内院已经被雪厚厚地覆盖,连一个脚印都没有。

后面的情况就不必详细描述了。被雪隔离的内院,大门被锁上了。里面的书房也上着锁。怀克用斧头砸开了这两扇门,否则就进不去。然后,他们在书房里发现了倒在椅子上的阿尔弗莱德•罗克韦尔。他手里握着一把手枪,胸口在流血。

主治医生莱如急忙过去确认伤势,很快他就摇了摇头。

“这把手枪是罗克韦尔的吗?”怀克问。

“应该是,玛格丽特•普兰特贴着墙站着,不敢正眼看尸体,“他平时放在抽屉里,我看到过。”

莱如取下死者手中的枪,递到了怀克手里。这枪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有一种冷飕飕的触感。

“把大家都叫过来吧,我需要问点事情。”怀克将枪口朝上对着天花板。

所有人都到齐了。哈利的妻子和儿子、奥戴利夫妇、玛格丽特和主治医生莱如。怀克向每个人都问了话。实际上,有一件事令他非常满意。来这儿的路上发生了雪崩,所以通往城里的交通已经被隔断了。而且,受到雪崩的影响,电话线路也断了。也就是说,这个古老的宅邸,已经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个封闭的空间。对于怀克来说,这是个完美的舞台,他可

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推理能力。

“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一夜入睡前怀克对马修说,这个案件几乎就是魔王馆杀人案的翻版。虽然人物关系和房屋的构造稍有不同,但本质上完全一样。三层密室之谜,可以说也是完全模仿那个案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马修表情凝重地说。

“我也想过这个。只有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凶手可能是在模仿魔王馆杀人案。他认为只要照着做,就没有人能发现得了。”

“是啊,那个案子确实设计得很完美。”

“没错,一般人是看不明白的。所以,凶手的目的是99%的成功率。但是,遗憾的是,还有剩下的1%,被我发现了。”怀克指着自己说，“有我在,凶手只能投降。他现在肯定很头疼,想着要怎么逃走。可惜现在道路都封死了,他连这个宅子都逃不出去。”

“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这只是时间问题。不管怎么说,只要按照那个案子办就可以了。但是,”怀克咬着嘴唇,摇了摇头,“总觉得不够尽兴。这么多年来,难得碰到一个大案子。有创意的犯罪,是不是已经灭绝了?”

“算啦,不是挺好的嘛。”马修安慰他,“明天还要现场发表您的推理呢。您也没想到还能再来一次,不是吗?”

“嗯,倒也不赖。”怀克点着头。“明天中午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明天晚上你把所有人叫到客厅里。”

“好的,我知道了。”老助手回答说。

第二天晚上,已经顺利找到答案的怀克,在自己的房间里整理着发型。过去,只要一两下就能梳出英俊知性的感觉。可是如今,他的头发几乎全白,发量也少得可怜,怎么也梳不出满意的发型。勉强弄好发型后,他照了一下全身镜,今晚的礼服还是相当有派头的。

这时,马修走了进来:“大家都到了。”

“谢谢。对了,你看怎么样?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怀克转了一圈问马

修。

马修从各个角度认真检查完他的服装,微笑着说:“非常完美。就像英国的舰队一样,看不到任何缺陷。”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啊,这种紧张感,多少年没有感受过了。”怀克轻轻甩动胳膊,想让身体放松下来。“啊——啊——”他试了试嗓子。关键时候总是会咯痰,这是他最近的一个烦恼。最后,他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那么,我们过去吧!”

怀克一走进客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多少年没有受到这样的关注了,感觉真不错。他慢慢地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尽情享受着这种感觉。最后,他停在了他们正中间。

“各位。”怀克开口了。他对自己的声音相当满意。歌剧也是如此,第一声非常重要。

“那么,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解开这个案子的谜团。这次的杀人案件,是一个高智商、有计划的杀人案,如果不是碰巧有我怀克的话,恐怕就让凶手得逞了。”

感觉非常不错。好像也不用担心咯痰了。但是,“首先是密室——”当他再次开口时,不知为何,他突然发不出声音了。不是声音嘶哑,而是完全失声的状态。很快,他全身都失去了力气,跪倒在地上。

“您怎么了?”坐在一旁的詹姆斯•莱如冲过来,抓起他的胳膊,立即给他诊脉。“不好了,是心脏病发作!快,那个桌子。”

其他人按他的指示,将桌子腾了出来,把怀克扶到上面躺下。怀克想依靠自己的力气,但是他的手脚没有一点力气,嘴也动不了了,只有眼珠能勉强活动。耳朵没有问题,能听见别人说话。但是,这辈子最后一场表演,竟然如此失态,怀克气得咬牙切齿。当然,他连那个力气都没有。

“休息一会儿,应该就好了。”莱如对大家说。马修看起来很担心,他守在怀克身边,帮他解开衣服胸口。

“现在怎么办呢?侦探先生倒下了,这个案子就没法破了”费斯•奥戴利说。没想到她的丈夫摩尔丁•奥戴利却站了起来:“没办法,看来我必须得

公布事情的真相了。”

听到这句话,怀克的眼珠眨了好几下。他在胡扯什么呢,这个案件,普通人怎么可能会破解得了!

但是没人管怀克怎么想。“好啊,你说说看。”莱特,哈利附和着,他的妻子薇薇安和儿子凯纳斯也拍手叫好。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就由我来代替侦探的工作吧。首先,我来说说那个密室。”

什么?!怀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他也知道那是个三层密室?

他不相信也没有用了。摩尔丁•奥戴利已经开始解说三层密室之谜。他解释得完全正确,和怀克的推理几乎一样。怀克暗想,他该不会也知道魔王馆杀人案吧?

接下来,摩尔丁•奥戴利逐一梳理了每个嫌疑人的身世,以及案发当晚的行踪。这个步骤,也和怀克的一模一样。他就像怀克的代言人,每一个推理都和怀克的完全一致。

“分析到这里,凶手是谁,已经显而易见了。”摩尔丁•奥戴利围着他们走了一圈,停下了脚步,然后他的手指慢慢地指向了一个人。“凶手就是你,莱特•哈利。”

什么?!怀克差点叫出声来。从目前的推理来看,凶手应该是詹姆斯•莱如啊!

“简直是胡扯!我为什么要杀他?”哈利怒吼道。

摩尔丁很有自信地继续说道:

“事业不顺的你,对你哥哥的遗产垂涎欲滴,于是决定杀死他。你说案发当时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那是假的。其实,你趁着下大雪,悄悄潜入侧房里杀死了他。最重要的证据是,我在门口发现了一根线头。”

线头?怀克又一次怀疑自己的耳朵。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更不知道这根线头是从哈利的衣服上掉下来的。

“开什么玩笑!”哈利连胡子都在发抖,“我有不在场证明。我当时在自己房间里,你就是我的证人呀!”

“没错,”摩尔丁的嘴角浮起一丝笑,“但是我仔细一想,原来我搞错了。我看到你在房间时,是早在事情发生之前。

搞错了?怀克真想大喊一声。就是因为你的证言,我才把哈利排除在外的。

“够了!就这么点推理能力,你就自以为是侦探了?”哈利的妻子薇薇安站了起来。她双手掐腰,狠狠地瞪着摩尔丁。

“难道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摩尔丁反问道。

“当然。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谁干的。凶手……”薇薇安站到了玛格丽特•普兰特面前,“就是你。”

“你少诬赖我!”玛格丽特的嗓音尖锐刺耳,“我也有不在场证明!我怎么可能设计密室!”

“没错,像你这种轻浮又愚蠢的人,确实设计不了什么密室。但是你有个特殊的技能,我早就知道了。”

微薇安的这句话,让玛格丽特脸上失去了血色。“什么特殊的技能”哈利问道。

“那就是,催眠术。”薇薇安很是威风。

“催眠术?”其他人一片哗然,怀克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催眠术?!但是玛格丽特的反应证实了薇薇安的话。她咬着嘴唇说:“但是我没有用它做坏事。”

“你不要狡辩了!你经常和罗克韦尔玩催眠游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装作玩游戏的样子,对他施了真正的催眠术,让他一个人到侧房里开枪自杀的,我说得没错吧?”

“原来如此。原来还有这种办法。”怀克不得不佩服她的推理。薇薇安得意地撑大鼻孔,看着眼前的玛格丽特。

不应该这样,怀克想要制止这一切。一个精彩的杀人案件,不应该有催眠术这种东西。怀克不需要这种扫兴的真相,这是他作为侦探的原则。

希望有人出来反驳她,怀克心中祈祷着。希望有人站出来,指出凶手

是詹姆斯•莱如。

仿佛听到他心中的祈祷一般,玛格丽特瞪着眼睛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她说,“被你这样诬赖,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否则,我对不起我那住在面包街上的奶奶!”

“你是说,你有别的推论吗?”哈利问。

“至少比您夫人的靠谱。大家为什么老是揪着密室不放呢?其实这次的杀人案,根本不是密室杀人!”玛格丽特这么说着,大步走到角落里的费斯•奥戴利面前,你应该最清楚吧,费斯。”

“喂喂,你不要胡说八道”费斯的丈摩尔丁了从旁制止玛格丽特，“她当时一直在图书室,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问题就在那个图书室。”玛格丽特继续说道,费斯说,她当时在图书室的角落里看书。那里有一个靠墙的书架,上面摆着巴尔扎克的全集。但是,那不是普通的书架,书架的倒数第二段有一块木板,往里推就会打开一扇小门,里面有通往地下室的台阶。也就是说,图书室里面有一个可以逃出去的暗道。”

暗道?怀克的心跳越来越快了。竟然还有秘密暗道,这简直太不公平了!

“怎么可能?真的吗?哈利问,“我从来不知道。

“知道的只有几个人,阿尔弗莱德、费斯和我。我以前看到过费斯从书架后面出去。”

“费斯,她说的……”摩尔丁没有继续说下去。费斯无奈地点了点头:“是真的。”

“天哪,费斯……”

“但是,”费斯抬头挺胸看着玛格丽特说,“凶手不是我,那天我没有走那个暗道。”

“我不信。”

“那我现在证明给你看。”费斯慢慢地转过头来,看着坐着的薇薇

安,“你才是那个凶手。你说你没有侧房的钥匙,但是我知道你有。”

什么?!所有人惊呼道。

但是,面对费斯的指认,薇薇安也毫不退却。她坚称凶手是玛格丽特,而玛格丽特又说费斯才是凶手。而且,摩尔丁说凶手是哈利,哈利也不甘示弱,甚至提出保姆玛丽才是凶手。玛丽很愤慨,开始怀疑哈利夫妇十岁的儿子凯纳斯。

名侦探怀克已经糊涂了,他完全搞不清状况了。棘手的是,每个人的推理都有说不通的地方,但是又有说得通的地方。然而,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怀疑詹姆斯•莱如。

怀克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更快了,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我们全家人都被怀疑,真是不可理喻!”哈利越来越激动,胡子抖得更厉害了。“不要再默不吭声了,凯纳斯,你也说点什么吧!”

听到这话,凯纳斯把周围所有人都环视一圈后,战战兢兢地开口了。

“凶手是莱如叔叔……”

哦,怀克闭上了眼睛,终于有人说出了这个名字。得出正确结论的,竟然是这个十岁的小孩。

但是,接下来的一瞬间,怀克的想法又落空了。凯纳斯刚说完那句话,所有人都开始哈哈大笑。

“哈哈哈,凯纳斯,再怎么也不可能是他呀!”哈利大笑着说。

“是啊,你这个差得太远了。”微薇安附和着。

“这个案件,最不可能的就是莱如。”摩尔丁也说道。

玛丽高声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岂不是模仿……”其他人异口同声地说:“魔王馆杀人案!”

什么?魔王馆?!

一瞬间，怀克眼前一黑。他感觉自己的意识一点一点地被吸进了遥远的黑洞。

醒来时,怀克发现自己躺在床上。阳光从窗口洒进来，有点刺眼。

怀克用手搓了搓脸,抬起上身坐了起来。

怎么回事呢,怀克摸着脑袋,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过了好一阵儿,他才想起那个天使馆杀人案。在罗克韦尔家的客厅,每个人都抢着说自己的推理,他是那个时候昏过去的。

怀克用手揉着太阳穴。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马修进来了。看到主人醒来了,他一时有点吃惊,随即露出他那慈祥的笑容:

“您醒了?啊,太好了。医生也说没什么大问题。”

“马修,那案件怎么样了?”怀克迫不及待地问,“最终谁是凶手?”

但是,老助手有点摸不着头脑:“案件?您说的是……?”

“就是天使馆杀人案。到底是谁杀死了罗克韦尔?”

但是,马修还是一副完全不明白的表情:“罗克韦尔没死呀。”

“没死?”怀克喊道,“怎么可能!他不是被杀死了吗?在天使馆侧房的三层密室里。

马修悲伤地望着他的主人,他的眼神中还有一丝同情。

“看来,您还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休息?我不需要休息,我很好。”但是看着老助手的眼神,怀克开始有点不安。于是他问马修:“我什么时候、在哪儿昏倒的?”

“在去罗克韦尔家的路上。”马修回答说,“车在雪地里打滑,撞到了一棵树上,结果您昏了过去。我们只好原路返回,没有去罗克韦尔家。回来以后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原路返回?”怀克觉得不可思议,难道那一切全都是梦?“罗克韦尔呢?他还担心有人要杀他吗?”

“不,他已经没事儿了。他后来发现,是自己多虑了。”

“多虑了?”

“是的,安眠药瓶里混进去的,不是毒药,只是维生素药片而已。好像是医院弄错了。还有,马鞍下面的玻璃片,也只是附近的小孩子们的恶作剧。罗克韦尔得知这些事,气得不得了。”

“什么……怀克抱住了脑袋,果然是一场梦啊。如果不是梦,有些地方

确实说不过去。

怀克的目光落在了床上的那本书上,他伸手拿了过来。封面上写着“安索尼•怀克的手记第五卷魔王馆杀人案”。他翻开书,找到了最后一章揭开谜底的部分,也就是怀克说的那句:“凶手就是你,罗切斯特夫人。”

他回忆起天使馆杀人案,那个案件和魔王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推理也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天使馆的凶手应该是詹姆斯•莱如。但是……

“马修,怀克手里捧着书,看着远处喃喃地说道,“凶手到底是不是罗切斯特夫人呢?”

3

又过了十年。昔日的名侦探安索尼•怀克已经九十岁,此刻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是心脏病发作之后被送进来的,医生也已经没有办法了。

怀克潜意识当中,还在想着魔王馆杀人案。自己的推理,是不是完全正确呢?那个密室里,会不会有个暗道呢?每个人的证言,会不会都有错误呢?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懂得催眠术呢?等等。

他从毛毯中伸出右手,举在空中想要抓住什么。“您怎么了?”马修问他。

“答案”怀克说,“我想知道答案。”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名侦探安索尼•怀克在此安息。

怀克被安葬在郊外的墓地里,他独身一生,孤独一生。今天来送他的,只有马修、西金斯警官等几个老朋友。

牧师做完祷告,大家离开墓地时,马修发现一位女士。虽然她穿着丧服,而且已经十年没有见过,但马修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两个人慢慢走近。

“好久不见,马修先生。”女士开口说。

“是啊,好久没见了,玛丽•霍克女士。不,应该是艾米丽•古莱姆小姐。”马修说。这位女士,就是魔王馆杀人案中的古莱姆伯爵的女儿。

两人走到怀克的墓前,俯视着墓碑。

“怀克先生直到去世都没有发现吗?”

“对,我想是的。”马修回答。“十年,我总算保住了这个秘密。”

“我代表古莱姆家,对您表示感谢。”古莱姆小姐向他鞠了一躬。“幸好怀克先生的手记没有公开出版,我们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现在提起

魔王馆,也很少有人知道了。”

“一切都和您计划的一样。天使馆杀人案的梦之后——实际上不是梦,是一场表演——从那以后,怀克先生对自己的推理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再没有勇气出版那本书。自己的推理到底是不是对的,他感到非常不安。”

“但是,我也没想到会那么顺利。幸运的是,我的丈夫是医学博士,所以才能拿到让人假死的药和全身麻醉的药。”

“让怀克先生昏过去的时间,控制得刚刚好。”

“是的。但是,如果没有您的协助,我们是办不到的。”

“那是因为,我非常赞成你们的想法。”马修脸上的皱纹挤作一团，“确实,对侦探来说,每件杀人案都是一个成果,所以总想公之于众。这对于他的名望,也是很好的宣传。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那是一场想要赶快忘记的噩梦。还有隐私的问题。为了揭开事情的真相,常常会触及人们不愿提及的过去。”

“所以,一听说怀克先生要出版手记,我就慌了。我想得想点办法了,于是去找了您。欺骗侍奉多年的主人,想必让您为难了吧。”

“嗯,是有点。”马修说,“但是,我也算是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怀克先生退休以后,一直想再破一个案子。所以,这十年来他过得一定不无聊。最终,他还是把这个谜带去了天国。”

说完,马修仰起头看着天空,把手掌放在耳边。

“你听,我可以听到,先生正在叫我呢。”

——马修,你赶快过来给我做笔记!

母老虎

对真之介来说,决定他命运的那一天到来了。牢房里的真之介,看到狱卒走过来。他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

“哎呀,你也终于等来这一天了啊。”狱卒很兴奋地说。

“这么高兴啊。”真之介说。

“那当然,我在牢房里工作,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日子。”他一边说一边开锁,打开了牢房的门。

真之介好不容易起身,无奈地走出牢房。

“不要苦着脸了,打起精神吧!所有人都在等着呢。”

“所有人?”

“对,广场上已经挤满了观众,都想看点刺激的。”狱卒的眼睛也放着光。“不过,你呀,胆子真够大的,老爷的妾你都敢碰,这下可不得了啊!”

“她没告诉我,”真之介带着哭腔辩解着,“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那么做了。她跟我说她是单身……”

“说单身也没错。妾嘛,又不是正房。她用这个手段,已经骗过很多男人了。”

“你说什么?很多男人?”

“没错,那个叫阿猎的女人,可是个危险的女人。她一看到不错的男人,就会马上用美色把他骗到手。结果呢,那些男人的下场就是被老爷处决。这一带没有人不知道她。”

“我是最近才从外地来的。”

“所以说,我也很同情你啊。”狱卒虽然嘴上这样说,脸上却是兴高采烈。

今天的处决方法,叫做“是女人?是老虎?还是……从这个名称上,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即便如此,当刑务官告诉他这个名字时,真之介已经

吓得魂飞魄散。从那以来,他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

“过去,有一种刑罚叫做‘是女人还是老虎’,”刑务官装腔作势地说,“犯人站在两扇门前,要从里面选一扇打开。一扇门后面是绝世美女,另一扇门后面是吃人的老虎。如果出来的是美女,那么犯人就要和这个女人结婚过一辈子。如果出来的是老虎……这个不说你也知道。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博弈,活下来的概率是二分之一。你的处决方法,基本上和这个差不多。不同的是,你面前将会出现三扇门。”

“三扇?一扇是女人,一扇是老虎,还有一扇呢?”

“这个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能平安活下来的概率,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刑务官冷笑着说。

那么,第三扇门背后的,恐怕不是能拯救自己的东西吧,他心里一沉。

他跟着狱卒穿过昏暗的走廊,前方越来越亮了。看来这条路是通往广场的,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了,真之介开始全身发抖,牙齿打战。

这时候,有人出现在他面前。这个人,就是阿猎。她穿着华丽的和服,高贵的发髻中点缀着几缕红色的头发。

“真之介,”她跑过来,抓住他的手,“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会变成这样——”

“没办法,是我不好。”真之介说,他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了。他本想说点指责埋怨的话,但是上当受骗的自己也有责任。

“保重,我会祈祷你的平安。”说完这句,她迈着小碎步急匆匆地走了。

真之介目送阿猎的背影远去,他的右手里握着一团纸条。阿猎刚才握着他的手,偷偷塞进来的。

“那女人,塞给你什么东西了吧?”狱卒咧着嘴笑着问。

“没有。”

“别装了,拿出来让我看看。”狱卒伸出右手催促他。

真之介无奈地把纸团交给了狱卒,狱卒打开纸条,一边看一边窃笑着点点头,然后还给了真之介。“给,你也看看。”

真之介打开纸条,纸条上写着“选第三扇门”。

“太好了!她告诉我了,她还爱着我!”真之介高兴地举起双手。

“这个嘛,不好说啊。”狱卒不怀好意地笑着说,“如果她真的迷恋你,应该不希望你和别的女人结婚才对。与其那样,还不如让你喂老虎。”

“什么?”真之介心里一惊,“那么,第三扇门后是老虎?

“当然,这个谁也说不准。她也有可能真的想救你,所以告诉你有美女的门。”

“以前那些男人呢?听你刚才的意思,她好像不是第一次这样递纸条吧?”

“你说得没错,但是可恶的是,每次都不一样。信了她的男人,有得救的,也有被老虎吃掉的。”

“怎么会……那,这张纸条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只会更折磨人而已。”

“那个女人,塞给你这张纸条,就是为了折磨你。只不过,这次和以前不一样,还有第三扇门,这就更不好猜了。”

“到底应该……”

“好了,没时间说那么多了,观众们已经等不及了。”狱卒用力地推真之介的背,催着他往前走。

一分钟后,真之介已经站在广场正中央。观众席上挤满了人,潮水般的欢呼声中,真之介却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好的,决定命运的这一刻终于到了。真之介君究竟会选择哪扇门呢?请大家保持安静,拭目以待吧!

司仪话音刚落,就响起密集的敲鼓声。面前是三扇门,必须要从中选择一个。真之介无助地望着周围,所有的观众都在盯着他。

老爷坐在贵宾席上,一只手拿着扇子,优哉游哉地扇着风。他的身边围着一群年轻姑娘。除了旁边那个看起来像正房的,其他的都是妾。阿猎也在其中,她笑容满面,和刚才递纸条时完全不同。

真之介迟迟拿不定主意。门有三扇。哪扇是女人?哪扇是老虎那扇神秘的门又是哪个?

他决定了,或者说,是本能地选择了逃避。他的手,伸向了阿猎说的第三扇门。既然已经被骗了,那就骗到最后吧。他屏住呼吸,推开了那扇门。

门后站着一个女人。一瞬间,真之介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观众席的喊声,让整个广场都跟着晃动。这喊声,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大失所望。

女人走了出来,扶着他的肩膀。

“谢谢您选择了我。今后的岁月,请多多关照。”

真之介抬头看着她,她有点胖,脸也是圆圆的。发红的鼻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冒。无论怎么看,都算不上是绝世美女。但是,还奢求什么呢,她就是自己的幸运女神啊。

“也请您多多关照。”他回答道。

真之介当天就被释放了,他的未婚妻也来到他家,并且让他买来了一瓶酒。

“那么,为你的平安归来,干杯!”

新妻子举着酒杯说,真之介也急忙举起了酒杯。

一个月后。

下班回家的真之介,刚打开玄关的门,一个茶碗就飞了过来。

“喂,你这个窝囊废!酒没了,给我买酒去!快点,不要磨蹭!”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是真之介的新妻子。从一个月前那天起,她就开始不停地喝酒,从来没有清醒过。当然,她也从不干家务,家里乱得像狗窝一样。真之介辛苦赚回来的钱,一分不剩全都变成了她的酒钱。但是,这女人再怎么过分,真之介也不能跟她分开,因为这就是对他的判决。

“喂,干什么呢!磨磨唧唧的!快给我买酒去,你这个混蛋!”

真之介一边收拾着摔碎的碗片,一边想起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他终于明白,自己选择的那扇门,不是美女,也不是老虎,而是那个神秘的第三扇门

第三扇门后面——原来是母老虎。

*《母老虎》这是在“命题推理小说竞赛”中,根据太田忠司出的题目“女虎”创作出来的作品。

我想睡，不想死

头越来越重了。已经站不住了。但是必须要坚持住。好想躺下,但是不可以

这下彻底完蛋了。得想办法脱离这个状况,但是怎么也想不出好办法。完了完了,还剩下多少时间呢?得赶快想办法了。

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变成这个局面,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呢?

本来是和山崎由佳里约会。起初是和她在海边的餐厅吃饭。那是,让我想想,是什么时候呢?是昨天吗?还是今天?不知道。总之是星期五。下班以后,她开着黄色的保时捷载着我去的。每次遇到红灯停下车,周围人的目光都会聚集在那辆保时捷上,感觉真不错。

记得是一家意大利餐厅。我没有去过,但由佳里说她很熟悉这家店,所以就去了。店里感觉还不错。我们点了意大利面、日本龙虾,还有……还有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好像还吃了沙拉,还有汤。大概是这样。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了很多。首先聊的是电影。我说喜欢《莫扎特传》呀《绝代妖姬》什么的。她说,她说什么来着?好像是说她不太看电影,说租过《大联盟2》的影碟,结果没什么意思。然后聊了歌剧。但是,好像全都是我一个人在说,她说什么了吗?啊,对了。她是这么说的:说起歌剧,我知道的只有《歌剧魅影》。我笑着说不对,那是音乐剧。她说,啊,原来是这样啊。

总之,能和自己暗恋的女人一起吃饭,简直就像一场梦,我几乎是欣喜若狂。自从高中时乒乓球比赛打进八强以来,我第一次这么兴奋。

但是,吃饭的时候,由佳里拿出了一个奇怪的西,是她体检结果的打印件。

“总觉得这个数字有点不正常,你说呢?”她说着,用手指了指某栏的几个数字。

“这个,应该是很正常吧。”我说。她资历比我多一年,是我的前辈,所以要用敬语。

“是吗?”由佳里好像还是很在意,也许她身体不好吧。“总觉得有问题,也许我多虑了吧。”

“是啊,你想的太多了。”我说。

我们是几点钟走出餐厅的呢?也许是九点左右。然后,然后干什么来着?头好疼,想不起来。

哦,对了,离开餐厅之前,由佳里跟我说：

“筒井君,不好意思哦,一会儿你能不能自己打车回去?我有点急事。”

我还以为接下来会再去喝点什么,然后她用保时捷把我送回家呢。有点失望。但是想想也很正常,我们又不是男女朋友。

“哦,好的,当然。”我笑着回答她。

那家餐厅可以帮忙叫出租车,所以我们给店员交代好以后,走出了餐厅。但是出租车还没来,由佳里就说:

“喂,还是一起去喝点什么吧!”

我没有理由拒绝。好啊,我高兴地答应了。

“那我去告诉他们不用叫车了,还来得及。”说完,由佳里走进店里，马上又出来了，打了个OK的手势:“可以了,我们去停车场吧。”

“好的。”我兴高采烈地回答。

我想想。然后怎么样了呢?

啊不行了。开始头晕了,马上就要站不住了。不行,不行,不行。脚要站稳了,要坚持住。啊，好难受。

这儿究竟是什么地方?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但是好像是仓库。不,这个味道好像在哪儿闻到过。是什么味道呢?不是什么好闻的味道。

想起来了。这是公司的印刷室。这个味道是墨水的味道,还有相关药剂的味道。这里还可以冲洗照片,所以还混着冲洗液和定影液的味

道。没错,就是印刷室。肯定是。

好奇怪啊。

我为什么在这里呢?和由佳里走出餐厅后,我们做什么了呢?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快点,这边,印刷室里。”

由佳里说过的这句话,好像还留在耳边。为什么她让我进印刷室呢?而且,为什么我什么也不问就进来了呢?

对了,刚才我才发觉,我的脸颊火辣辣地疼。就像是被谁扇过耳光一样。是被谁扇过呢?是由佳里吗?是不是我想对她做什么不好的事,所以被她扇了耳光呢?不可能,我再怎么喜欢她,不可能第一次约会的晚上就对她做那种事。首先,我没有那个胆量。如果我有那个胆量的话,早就邀请她了。这次的约会,还是她主动邀请我的。

“筒井君,明天晚上你有空吗?有空的话,跟我一起吃饭,好吗?”前一天的午休时间,我一个人的时候,她主动跟我说的。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当然，我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这件事,你不要告诉别人哦。”她说完抛了个媚眼。我答应了她。能够和她共守这样的秘密,真是太好了。

“筒井君,明天你会穿什么颜色的西装来呢?”她用无辜的眼神仰视着我。

“我想想,还不知道呢。怎么了?”

“两个人要搭配好衣服的颜色啊,要不然多无聊!”

“哦,这样啊。”我更加兴奋了。“那就,深灰色的西装吧。”

“深灰色吗,好的,我知道了。”她又抛了个媚眼。

提到西服,我又想到一个奇怪的事情。深灰色的西装。我最近好像看见过。不,不是我的西装。我看见过别的人穿。在哪儿看到的呢?好像是那个男人和由佳里在一起。两个人并肩站着,看着我。然后出去了。

出去了?从哪儿出去的?

从这个房间。是从这个房间出去的。就在刚才。没错。穿着西装的

男人刚才还在这里。那,也就是说,刚才由佳里也在这里。

眼睛好晕,头好晕,身体好晕。晕,晕,晕。

坚持住!不能倒下!加油!

从餐厅那里开始,重新回忆一遍吧。走出餐厅,坐上由佳里的车。我坐在副驾上,然后呢?我们去哪儿了呢?对了,我先问她:“我们去哪儿呢?”

“咱们兜兜风吧。”她说着发动了车子。

然后,她在港口附近停了车,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了一罐果汁。她喝之前说了一句话,差点让我高兴得晕过去。

“我估计喝不完,一会儿你帮我喝一半吧。”

我把她喝剩的果汁,一点一点地喝了下去。很普通的苹果汁,那一刻变成了世上最美味的甘露。

然后——

然后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记得。然后就是浓雾弥漫。

不会吧,难道我睡着了?

对,没错。喝完果汁我就睡着了。偏偏还是在约会当中睡着了,而且还是和由佳里的约会。

但是,我再怎么放松,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睡着啊。简直就像喝了安眠药。

安眠药?

怎么可能。但是脑海中留着一句话。那是,对,是穿西装的男人说的。

“药效太强的话就不好了,我们不能让他马上睡着。”

我想起来了。那个男人说完以后拍打着我的脸。他使劲拍着,想要让我醒过来。

头越来越沉了,而且,心跳也越来越快了。

这么说,那个时候我被由佳里灌了安眠药。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让我喝安眠药,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睡着,然后把我带到这里吗?应该是这样吧。但是,她力气不

大,不可能把我从车里搬到这里。所以,才会出现那个穿灰西装的男人吧。“快点,这边,印刷室里。”她是对那个男人说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她约我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意思?

由佳里对我有什么怨恨吗?不可能啊,我不记得做过什么让她讨厌的事情。还是因为我工作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对她微笑?难道她因为这个不高兴了?但是,怎么会因为那样的小事,把我弄成这样呢。啊,气死了,好伤心。一切都完蛋了。明明我这么认真地活着。因为认真这个唯一的优点,我还在会计部得到了信赖。真不甘心啊。下周的审查,我本想再好好表现一下我的工作能力呢。

等一下。

脑中闪过了什么。下周的审查。

啊?难道和那个有关系?是因为那个把我整成这样的吗?审查什么的,不是很简单吗?只要没有违法,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是。

如果有违法行为的话,就是有大问题了。难道,由佳里有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她挪用了公司的钱?怎么可能。

我不想再想了,但是这种时候没有办法了。先假设她做了那样的事吧。这种情况下,她有办法隐瞒过去吗?

说实话,没有。只要来审查,一下就能查出来。没法糊弄。

但是,如果把责任推给别人,就可以逃脱了。具体地说, 只要嫁祸于我,制造出我自杀的假象后杀死我就可以了。

但是,能完美地制造出那样的假象吗?我和由佳里吃饭的事,店里的人都看到了。一旦我的尸体被发现,警察第一个就会怀疑她。

但是,如果她这样说呢?

“确实在一起吃过饭,但是吃饭以后就各自回家了。”

到这里,就不得不想起出租车那件事。为了留下离开餐厅就各自回家的印象,她特意让店里的人叫了出租车。

但是,如果她后来取消了,这个一查就能知道。

不,不对。她没有取消。我们走后,出租车才来。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她的车里。

于是被叫来的出租车,一直在餐厅门口等我。不,这个也不对。肯定是有一个男人上了车。那个男人和我一样,穿着灰色的西装。而且和我一样,戴着黑框眼镜。

那个男人对司机说:“到××町××工业(我们公司)。”

紧随其后,由佳里也带着睡着的我来到公司。然后,两个人把我弄到这里,设置了巧妙的机关。

如果警察去调查,一定是这样吧。我在餐厅前面坐上了出租车,回到了公司里。司机可能记不住我的长相,他能记住的,最多是衣服和眼镜吧。

但是,我从饭店出来就去公司,不会有点奇怪吗?这一点由佳里打算怎么解释呢?

我想起我们在饭店里的对话。然后,我倒吸一口凉气。我发现了她设下的陷阱。

关键点是那个体检结果的打印件。

饭店的服务生们,看不到纸上的内容。针对警察的询问,他们一定会这么回答吧。

“女的给男的看了一张打印的东西,说有个数字有点不正常,她觉得可能有问题。那个男的回答她说,这个很常见,是你想多了。”

听到这个,没有警察想得到我们讨论的是体检结果吧。由佳里也一定会对他们说,当时我们聊的是最近的账目。

我挪用公款的事情被由佳里发现了,于是我一离开饭店就直奔公司。但是我没有找到补救的办法,于是绝望地自杀了——脚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啊,为什么会这样?自己喜欢的女人不仅背叛了我,还杀死我,诿罪于我。

我必须得想办法,必须要想办法逃出这里。

但是没有办法。

我的嘴里被塞了东西,手脚用胶布捆住了,动弹不得。在这样的状态下,我站在一个倒立的水桶上。而且,我的脖子上绑着绳子,绳子的另一头被固定在天花板上。

受到安眠药的影响,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好想睡。但是一旦睡着,我就会被吊死。

此刻,那两个人一定是在制造不在场证明吧。我坚持的时间越长,他们的不在场证明就越有说服力。等我死了好一会儿,他们会再次回来,拿掉我手脚上的胶带吧。

啊,好困。好想睡。啊,但是,这么做我就会死掉。我不想死啊。

二十年后的约定

1

但是,我不打算要孩子——

求完婚后,村上照彦加了这么一句话。在亚沙子还没有答应他之前。

“不要孩子,是我人生的大前提。请你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要不要和我结婚。”他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看着前方说。这是一个大雨之夜,透过车窗几乎看不到前方。

村上照彦,是亚沙子公司内的前辈,两人都在营业部工作。照彦比她大七岁,亚沙子进入这家公司快四年了。

两人交往,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他们都加入了公司的网球俱乐部,一开始是照彦邀请她吃饭,后来两人就开始单独见面了。

照彦是山梨县人,考大学来到东京,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东京的公司。他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还健在。他有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哥哥在名古屋,母亲由哥嫂照顾着。所以说,照彦是个轻松自由的二儿子。

会不会就跟这个人结婚呢——亚沙子一边茫然地想一边继续和照彦交往着。女人到了二十四岁,就会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亚沙子的父母也经常问起他们交往的情况。她已经向父母介绍过照彦了。

所以,在她二十五岁生日前的这一天求婚,可以说是个完美的时间点。

但是,我不打算要孩子——

亚沙子问他为什么,照彦回答说他早就想好了的。他还说,我会证明没有孩子也能有幸福的家庭。

“你听说过‘丁克’吧?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工作了。结婚以后女的辞职带孩子什么的,早已经过时了。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挣钱,一起度过丰富多彩的人生,不是很好嘛。为了孩子花那么多精力和金钱,实在是太

傻了,难得我们生在这么好的时代。”就好像是准备好的台词一样,他口若悬河地说着。

亚沙子没有当场答应他的求婚,而是考虑了三天。

但是,照彦奇怪的宣言,并没有影响她对他的感情。她没有多么喜欢小孩,婚后也想继续工作。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两个人还能很轻松地去旅游。最重要的是,她认识好几对夫妇,没有孩子也过得很幸福。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亚沙子答应了照彦的求婚。听到她的回答,照彦如释重负,笑的时候眼角堆起几条鱼尾纹。一切都会好的,他说。

八个月后,他们在东京一家饭店举行了豪华的婚礼。两人拿着刀子,切开了比人还高的结婚蛋糕。换了三套新娘装,流了几滴眼泪之后,在出席婚礼的八十多人的祝福声中,亚沙子与照彦开始了新的生活。

2

婚后的两三个月,在甜甜蜜蜜中过去了。在下一次人事变动之前,亚沙子和照彦还是同一部门,所以他们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因为这件事被女同事们笑话,感觉还不错呢。

两人的生活发生变化,是结婚半年之后。公司要求照彦调去加拿大的分公司。照彦接受任命。同时,亚沙子决定辞掉工作,陪他一起去。

他们离开日本时,正是八月酷暑。据说调任时间是五年,下次回日本度假要等到三年以后。

他们在多伦多的郊外租了一套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房子建筑面积二百多平方米,加上院子是六七百平方米。即便这样,周围还有很多面积比这还大的房子。

一开始做什么都容易紧张。首先是语言的问题。出去买生活用品的时候,光是说清楚窗帘的尺寸就要费半天劲。打电话投诉房子的设施问题时,想说的话连一半都表达不清楚。

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方面也有很多困扰。预订的东西,从没有按时送到过。还以为对方忘了发货,没想到过了好几天东西又到了。至于原因,全是一些随意的理由——负责人休假去了呀,节日暂停营业什么的。

“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事等着你,简直像来到另一个世界。”某一天吃晚饭时,亚沙子对照彦说。

“很快就会习惯的,听说一开始都是这样。”

说这话的照彦,则因为分公司的待遇太好而感到困惑。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会不会糊里糊涂中五年就过去了。”亚沙子担忧地说,其实内心正好相反。每天这么多全新的体验,她其实乐在其中。

但是这种新鲜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家里安顿下来,买东西也习惯了之后,新的变化越来越少。但是,又没有勇气去完全未知的地方。

照彦的上班时间比较固定,早晨八点出门,晚上八点多回来。亚沙子每天把他送出门后,打扫房间,洗衣服,吃个简单的午餐。收拾好碗筷之后,看看电视呀,翻一翻日本寄来的杂志。完全不会有人来串门。

原来这就是家庭主妇啊——

茫然地打发黄昏时光的亚沙子心想。这种生活,还要继续五年。

人在寂寞的时候,会无故地情绪低落。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人,照彦下班回家之前,几乎一整天都没有机会开口说话。

哪怕有个孩子——

亚沙子开始这么想。虽然两个人约定好不要孩子的,但是这种想法一天一天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一天晚饭时,亚沙子说出了口。

那一瞬间,照彦的眉头惊跳了几下。他放下汤勺,稍微沉思了一会儿。亚沙子担心自己把他惹生气了。

“不要孩子。”他一字一句地说。在亚沙子听来,他又像是在说给他自己听。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嗯……”

亚沙子偷偷地看他的脸色,该不会真生气了吧。可是好像没有。证据是,他拿起汤勺冲她笑着说:“下次假期咱们去温哥华看看吧。四处走一走,心情也会变好的。”

听到这话,亚沙子很开心。这是来加拿大以来第一次旅行。

从那以后,只要发现亚沙子感到寂寞了,照彦就会带她到处去旅游。他好像是防患于未然,避免亚沙子再提出孩子的事。

但是,这个办法也慢慢失效了。亚沙子开始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没有食欲,容易烦躁,有时候还会耳鸣。头昏昏沉沉的,但是晚上却睡不着。

“是压力造成的。”照彦说,“我们去旅游吧,你想去哪儿?”

亚沙子摇头,她没有那个兴致了。就算去旅游,也没什么可看的。

她割腕自杀,是他们来到加拿大整整一年的时候。回到家的照彦发现她倒在厨房了。

那次是半无意识性的行为。后来想起来,亚沙子自己都无法相信是

真的。

幸好伤口不深,没有生命危险。她昏倒只是因为晕血。

“我请好假了。亚沙子醒来时,照彦正守在她身边。“是特许的假,两个礼拜呢。咱们回一趟日本吧。”

3

隔了一年,女儿和女婿终于回国了。亚沙子的娘家好不热闹。嫁到千叶的姐姐,也带着姐夫过来了。

亚沙子发现,这么长时间以来,自己是第一次这么开怀。这不仅是因为妈妈做的菜。她太久没有像这样,和别人说说笑笑了。

所以,一想到假期结束又要回到加拿大,明明是刚回来,她已经开始感到郁闷了。

“对了,还没有孩子啊?”

爸爸问照彦。爸爸今天喝得比平时多,红光满面的。亚沙子低下了头,他们不要孩子的事,没跟父母说过。

嗯,再过一段时间——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照彦都是这句台词。对方再怎么劝说,他只是笑呵呵地什么也不说。

但是,今天晚上有点不同。对亚沙子父亲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是,差不多该要了。”

亚沙子吃惊地看着他的侧脸。

“嗯,生孩子还是越早越好,你也已经三十多了吧?”父亲很满意地笑着,给照彦又倒了一杯啤酒。妈妈和姐姐、姐夫则热烈地讨论,第一个最好是女孩、在加拿大出生国籍怎么办之类的问题。

吃惊的人只有亚沙子一个人。以前,照彦都会避开这个话题的呀。是因为很久没回国,所以故意安慰父母的吗?

“你怎么了?发什么呆呢?”姐姐问。

亚沙子赶忙加入他们的话题。

“明天我去一趟山梨。”

亚沙子在以前的卧室里铺床时,照彦突然说。亚沙子拿着枕头,不解

地看着他：

“山梨?”

虽然山梨是他老家,但是现在他家已经不在那里了。

“有点事。”照彦说。他坐在亚沙子学生时代的书桌前,手里拿着生锈的铅笔刀。

“但是,我们还得去名古屋呢,去看妈妈和哥哥他们。”

“我知道,名古屋也去。我先去一趟山梨。”

“你一个人去吗?”

“嗯。”

“去见朋友吗?”

“嗯……算是吧,好久没见了。”

“哦……”

亚沙子没再多问,但是她有点奇怪。照彦的朋友,几乎都在东京呀。

“穷乡僻壤的,不偶尔回去看看,大家会觉得我薄情。”说完这句,他咳嗽了一声。

第二天早晨,亚沙子九点多醒来时,照彦的被窝早就空了。她穿着睡衣下楼一看,他正在楼梯拐角处打电话。

“我昨天回来的……嗯,十三个小时的飞机……现在在她娘家,还是日本好啊。”

好像是在给朋友打电话。不过,他突然压低声音说：

“我想和你聊聊孩子的事……当然了,我一直都遵守约定……嗯,我想今天去见你,咱们见面再慢慢聊……在店里见面?不太好吧……四点钟是吧?……好,我知道了。”

放下电话,转身要上楼的照彦,看见亚沙子一下停住了脚步。

“早!你刚才在打电话?”

“嗯。”他点点头,努力想要解释点什么。

“是打给山梨的朋友?”

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对,打给幸一的,就是那个清水幸

一,在老家开咖啡店的。”

新年贺卡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好像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其他没听他说过什么。当然,她也没见过。

“你今天是去见他吗?”

“嗯,也要见一下他……”照彦模棱两可地说完,就留下亚沙子,一个人回到房间里去了。

十一点过后,照彦就出发了。亚沙子把他送出门后,妈妈问她照彦去山梨做什么。亚沙子只好装作很理解的样子说,男人嘛,有时候会想要回故土看一看。

但是,一个人回到房间,还是觉得奇怪。照彦为什么要突然一个人回老家呢?

聊聊孩子的事,照彦在电话里这么说。是什么孩子的事呢?

还有昨晚的事。

他对父亲说的话是真的吗?亚沙子没有勇气问。她怕得到否定的回答。而且,昨晚的照彦总给她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

难道他去山梨和昨晚的事有关系?

犹豫了半个小时后,亚沙子从他们的随身行李中找出通讯录,找到清水幸一的电话和地址,记在一张纸上。

“哎呀,你也要出去呀?”

看到亚沙子下楼,母亲问她。亚沙子已经换上了外出的衣服。

“去见个朋友。她快办婚礼了,想问我一些事情。”

“这样啊。你要是回来得晚,就给家里打个电话,你爸爸去车站接你。”

母亲的话说到一半,亚沙子就急匆匆地出去了。挂钟的时针,已经快指向十二点了。

记得照彦在电话里说四点见面——

现在去还来得及,亚沙子加快脚步走向车站。

4

照彦的家乡,过了甲府还有半小时的车程。结婚前照彦曾经带她来过一次,那儿是个质朴的小镇,安静得只能听到风的声音。

据说清水幸一和照彦小学、初中都是同班同学。年龄相同,家也离得近,所以两个人是从小一起玩大的。

四点钟在店里见面,记得他是这么说的,那应该是约在清水开的咖啡店见面吧。

虽然只来过一次,但亚沙子还是很快就找到了照彦家的原址,这里已经变成了四层高的住宅楼。

“与其给别人住得破破烂烂的,不如趁早把它拆了,反正不会再回来了。”

上次带她来的时候,照彦抬头望着住宅楼这么说的。

那怎么又回来了呢?亚沙子心里嘀咕着。连家都不在了,还有什么事非得回来呢?

亚沙子一边踱步一边找清水幸一的店,应该就在附近。他的店名叫“猫咪”,是个可爱的名字。

亚沙子刚走出一个转角,看到一家店的玻璃门打开了。里面走出来一个人。过了一两秒钟,亚沙子才反应过来那个人就是照彦。她急忙转身躲起来,幸好照彦好像没发现她。

照彦的身后,又走出来一个差不多年纪的男人,穿着宽松的黑夹克。玻璃门上画着一只猫,看来这个男人就是清水幸一,这就是他开的店。

两个男人朝亚沙子相反的方向走去,亚沙子也紧随其后。两人边走边聊着什么,当然,她完全听不到。

她本来担心他们两个会上车。不过幸好,他们似乎没这个打算,只是一个劲地朝山边走去。

终于,他们在一个墓园前停住了脚步。

难道是扫墓?——亚沙子百思不得其解。

两人走进了墓园,亚沙子也悄悄跟在他们后面。她这才发现,照彦的手里捧着一束花。

两人用手提桶接了水,向墓园里面走去,最后在某一座坟墓前停住了脚步。

亚沙子躲在一块比人还高的墓碑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照彦把花供在墓前,清水点了一炷香。洒完水后,两人并排站在一起,双手合十。

这是谁的墓呢?亚沙子望着他们想。村上家的墓,他哥哥在名古屋买房子后,已经全部移过去了啊。

那么,是清水家的墓吗?但是,真是那样的话,照彦有必要大老远过来拜吗?

两个男人在墓前聊了几分钟,她还是听不清楚。不过,从亚沙子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照彦的脸。他眉头深锁,不停地用目手搓着下巴。这是他有烦心事时的一个习惯动作。

两个人离开了墓地,亚沙子换了个角度躲起来,她打算继续尾随他们。

他们把水桶放回原位,走出了墓园。亚沙子确认清楚后,也悄悄地跟了出来。

这时,突然有个陌生女人出现在她面前。一个大个子、脸庞丰腴的女人。亚沙子一开始以为是路人,但是她停下了脚步,因为那个女人一直盯着她看。

“您是村上女士……吧?”女人问,“村上先生的夫人……对吗?”

“您是?”看到亚沙子没有否认,女人露出了笑容,“我是清水的妻子,叫久美子。”

“哦……”亚沙子点头道,“您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我想原因和您一样吧。”

“和我一样?”亚沙子一边不解地问,一边看向墓园门口。再不赶快的话,就要把那两个人跟丢了。

“那两个人,您不用再跟了。”久美子说,“他们要去酒馆喝几杯,您跟着去也没什么用。”

亚沙子这才仔细地盯着对方的脸:“不好意思,我完全搞不清怎么回事。”

久美子点了点头:“我也一样。不过,可能我知道的比您多一点。这样吧,您来店里坐吧,我有话跟您说。反正,他们俩不到晚上是不会回来了。”

亚沙子答应了她。

“猫咪”是一个风格简约的咖啡店,省略了一切无用的装饰。有一个吧台,前面摆着三张桌子。她们进来的时候,只有外面那张桌子上坐着四个客人。吧台里面,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在倒咖啡。久美子说是她的外甥。她给外甥介绍亚沙子,说是自己以前的学妹。

两人走到最里面的座位坐下,久美子给她倒了一杯热可可。刚才在墓园冷得发抖的身体,总算暖和过来了。

“您怎么认出来我的?”亚沙子用手掌捧着杯子问。

“你们结婚时寄的请帖上,不是贴着照片嘛。别看我这样,我记人记得可清楚了呢。再说,会跟踪那两个人的,除了您不会是别人了。”久美子握着杯子点点头。

“看来,您也觉得丈夫的行踪有点奇怪啊。”久美子说。

“您也是吗?”

“是的,”久美子放下杯子,脸色变得很严肃,“那座墓,是西野家的。”

“西野……”没听说过这个姓。

久美子从吧台找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在纸上写下“西野晴美”四个字。

“他们应该是给这个女孩扫墓去了,您丈夫没告诉您吧?”

亚沙子摇摇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是个女孩吗?”

“是个女孩,不过,如果她还活着,应该比您还大一些。她是二十年前去世的,那一年她才八岁。”

也就是说,那一年照彦才十三岁。

“那这个晴美和我丈夫是什么关系呢?”亚沙子问。久美子摇了摇头：

“他们住得很近,应该是从小一起玩的朋友吧。别的还有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是吗……那,那个女孩是怎么死的?”

久美子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她的胸口上下起伏,似乎是在调整自己的呼吸。她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当年的事,这里很多人都记得。西野晴美是被杀死的,就在刚才墓园的山路上,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杀死的。”

5

凶手是个三十五岁的男人。他自称是个画家,实际上就是画画电影院的海报什么的,在同行中也算是个有能力的人。

周围人都说,他不爱说话,性格怪僻,却是个很认真的人。他虽然单身,但没有对女性表现出什么浓厚的兴趣。

男人给警察供述时说:是因为下雨。因为天气闷热又下起雨来,突然让他很烦躁。于是他就去了墓园——

为什么要去墓园呢?对于警察的这个问题,一开始他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根据他后来所说,才知道原来是为了和年轻女人说话。他说,以前有一次去扫墓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年轻女人和他搭过话。“晚上的墓园,好吓人啊”——那个女人主动跟他说了这句话,然后他们在那里聊了几分钟。

去墓园的话,就能见到年轻女人。——怎么都不像是一个三十多岁男人会有的想法。就这样,去了墓园。当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那天确实下了雨。上午还是晴的,可是到了下午,突然乌云密布。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下起了大雨。

那个男人打着一把大黑伞,一个人去了墓园。

但是,他想见的年轻女人,没有出现。何止如此,墓园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时候,如果他直接回去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事了。但是他没有这么做。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发泄一下自己烦闷的情绪吗?就这样他开始在墓园周围四处转悠。

男人发现西野晴美,是在墓园背面的山路上。晴美站在路边,打着一把红伞。

就像是把法国的洋娃娃做成了真人——当时的某家报纸是这么形容

晴美的。看到报纸上登出的照片,很多人都唏嘘不已:“这么可爱的孩子,竟然会遭到如此残酷的杀害。”

男人对警察说,他没有恋童癖,只是觉得她好可爱,所以想跟她说说话。但是那个女孩好像很讨厌他,还说了侮辱他的话。于是他一生气就把她杀了——

但是,警察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西野晴美的尸体,是第二天在墓园背面的山林中发现的。她的衣服全被扒光了,她的短裙、衬衫、内裤和鞋子,被藏在离尸体十米远的树底下。并且裙子和内裤上还残留着少量的精液。但是,尸体上只有扼死的痕迹,而没有施暴的痕迹。

为了施暴,男人把晴美拉到树林里。遭到晴美的反抗,于是就扼死了她。然后脱她衣服的时候突然产生性欲,于是当场自慰。——看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凶手这么快就落网,靠的是警察们的奋力搜捕。面对如此残暴的杀人事件,山梨县警察局投入了大量的警力,终于找到目击证人,嫌疑人也浮出了水面。然后通过精液和血液的鉴定,很快就逮捕了凶手。被捕后的第三天夜里,凶手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以上就是久美子告诉亚沙子的事情。

久美子出生在这里,所以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奇怪。但是,她当时还是个小学生,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

“当然了,很多具体的细节,是我最近在图书馆查到的。不是有报纸的缩印版嘛,就是那个。”久美子微笑着说。

“最近,是指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和他结婚以后。这么说来,也不能算最近了,我们结婚已经三年了。他经常一个人悄悄地去扫墓,我很好奇,所以才到处去查的。而且,他还有很多让我捉摸不透的地方,我想要知道原因。”

“捉摸不透?”

“很多。后来我发现,这事好像和村上先生也有关联,所以今天他们出

门,我就偷偷跟在他们后面。看来,有这个打算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呀!”久美子半开玩笑地对亚沙子说。

“不好意思,我冒昧地问您一件事……”

清水是不是也坚持不要孩子?亚沙子这么一问,久美子深深地点了头。

“对,没错,而且这是结婚的条件。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不过,这件事我倒是无所谓,我也想再自由几年。”

“您的意思是,还有别的事?”亚沙子问。

久美子表情很严肃,似乎在找合适的词来表达。

“他一看到小孩就会坐立不安,变得很烦躁,容易发脾气。也许单纯只是不喜欢小孩吧。我姐姐他们带孩子来的时候,让人很尴尬啊。”

亚沙子心想,照彦倒是没有这样,但会不会是因为周围没什么小孩?

“还有,村上先生会不会也这样?常常半夜从噩梦中惊醒。”

“从噩梦中惊醒?……没有。”亚沙子摇头。

久美子用手托着腮,嘟囔着说:“我们家那个会这样,有时候。不过呢,好像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我问过他妈妈,听说他从小就那样。他这人神经过敏,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您是不是怀疑,跟二十年前的那件事情有关系?”

“嗯,是有点怀疑。”

“您没问过您丈夫吗?”

“没有，总觉得不敢问。“久美子露出疲惫的笑容,叹了一口气,“而且，我希望他主动告诉我。”

亚沙子完全能理解。照彦诡异的行为,让她有一种孤单失落的感觉。

“那个孩，西野晴美的家,也在这附近吗?”

“已经不在了。我去年去找过了。他们已经搬到隔壁的镇上了。应该是为了离开伤心之地吧。”

久美子让亚沙子稍等,自已进了里面的房间,五分钟后拿着一本记事

本出来了。

“我想也许会给他们写信,所以记下了他们的住址。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在不在这里。”

亚沙子借了纸和笔,抄下了那个地址。虽然还不知道做什么用。

“他们有什么秘密,如果能告诉我们就好了。毕竟是夫妻嘛。”久美子叹了一口气。

6

这一晚,亚沙子还是决定住在甲府的酒店里。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和朋友聊得太开心了忘了时间,所以今晚就住在这里。

躺在酒店的床上,亚沙子开始回想白天的事。二十年前的那起事件,究竟和照彦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说,那个女孩被杀的事,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阴影,所以不想要小孩?但是,如果真是那样,坦白说不就好了吗?只要好好解释,就有商量的余地。

亚沙子拿出在酒店附近买的交通地图册,找到了久美子告诉她的地址。据说租辆车的话,从这里一个小时就能到。

二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想起扫墓时丈夫忧郁的脸,亚沙子不禁嘀咕着。

第二天早晨,亚沙子的决心还是没有改变。在酒店吃过早餐后,她前往附近的租车公司。她要求租一个尽量小的车,最后租了一个1.0排量的两厢车。她在加拿大也会开车,但是加拿大是方向盘靠左,车靠右行驶。好久没在日本开车了,她不敢开太大的车。

开一会儿车,然后停下来看看地图,然后又继续向前开。这样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她也慢慢习惯了靠左行驶。

虽然有几次差点迷路,但最终还是顺利到达了目的地。看到前方一块能停车的空地,亚沙子把车停在那里,开始走路过去。

她到派出所一问,就问到了西野家的地址。原来他们没有搬走。

但是值班警察的态度有点奇怪。

“你要去西野家?”一个发胖的中年警察,把亚沙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才问道。

“是的,有什么事吗?”

“没,没什么……你是他家亲戚?”

“不是的。”

“哦……”警察说着又把她从头到脚盯着看了一遍。

真让人不舒服。亚沙子不愉快地离开了派出所。

按照警察说的路线走,她很快就找到了西野家。面朝农田排列着几幢木屋,西野家就是其中一幢。房子外面有一圈矮树篱,里面可以看到院子。

亚沙子穿过院子走到门口,问了一声“有人吗?”但是没有任何反应。她喊第二声的时候,感觉到身后有人的脚步声。回头一看,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正路过门口。妇女用戒备的眼神看着她,好像要躲开什么似的,拉着孩子的手急匆匆地走了。

亚沙子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人出来。早知道这样,应该记下电话号码的。

她正要无奈地离去时,旁边传来什么声音。左边的院子还有外廊,亚沙子歪着脑袋看向里面。

没有人,不对,好像有人。里面的拉门被推开了,露出了一个人的脸。亚沙子猛地一怔。

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妇人,看起来有七十多岁。如果真的是西野晴美的母亲的话,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

“您是西野女士吗?”亚沙子走近了两三步。

拉门被完全打开,老妇人穿着睡衣,驼着背,瘦得像枯木一样。老妇人好像是卧病在床,亚沙子看到拉门里面铺着的被褥。

“请问,您是不是西野女士?”

亚沙子又问了一遍,但是老妇人没有回答,只是一边盯着她的脸一边走出外廊,动了动嘴巴,似乎在说什么。

“嗯?您想说什么?”亚沙子问。老妇人光着脚,踉踉跄跄地走近亚沙子身边,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亚沙子惊愕地看着她,老妇人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老妇人的嘴不断地动着,一开始亚沙子听不清楚,但是慢慢地她听明白了。原来她一直在说“你回来啦,你回来啦”。

看来她一定是西野晴美的母亲。因为某种原因,她误以为亚沙子是自己的女儿。

“那个,对不起,我不是,我不是您的女儿。”亚沙子解释着,但是老妇人完全听不进去。她流着眼泪,抓住亚沙子的胳膊,一个劲地要拉她进屋。

亚沙子想松开她的手,结果老妇人紧紧地抱着她,开始一边哭一边喊“晴美、晴美”。

亚沙子不知所措,又不能使劲推开她。

这时候,院子里进来一个人。是个六十多岁但体格健壮的男人。他走到老妇人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该给晴美上香了,可不能忘了呀。”他的声音有一种打动人心的温柔。

刚在还在哭的老妇人,突然平静下来,放开了亚沙子的身体,然后对男人反复地说:“香,香,我要上香。”

“对呀,来,快点儿,晴美还等着呢。”

一听到男人这么说,老妇人像机器人一样转过身,光着脚走过院子,走上外廊,走回房间里不见了。

目送老妇人回到房间后,男人才看向亚沙子:“让您受惊了吧?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出去买东西了。”男人的五官圆润、温厚,嘴巴四周蓄着胡子。

亚沙子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说:“没事,是我不好,没打电话就突然来拜访。”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

亚沙子站直身体,向他自我介绍道:“我叫村上亚沙子,是村上照彦的妻子。您认识我丈夫吗?”

男人的表情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他张开嘴想要说点什么,然后又闭上嘴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点了点头。

“原来您是照彦的夫人呀。我当然记得他,那他现在在哪儿?”

“他没有和我一起来。我来这里的事,他也不知道。”

男人好像一时不明白亚沙子的意思,但又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先进来吧,看来您有什么话要说。”男人手掌向上,做了个请的动作。

7

男人说自己叫西野行雄,那个老妇人叫西野墨子,是行雄的妻子,晴美的母亲。

“她看起来很老对吧?其实才六十岁出头。更年期一过,她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人的身体,真是不可思议啊。”西野一边倒茶一边用学者一样冷静的语气说。

“看来还是忘不了您女儿的事情啊。”

听到亚沙子的这句话,行雄露出痛苦的神色。

“虽然已经二十年了。那件事情,是照彦告诉你的吗?”

“不是,是来这里以后,有人告诉我的。”

“是吗,”行雄点点头,“我们夫妻俩好多年都怀不上孩子,本来都快要放弃了。没想到,墨子三十五岁的那年,竟然怀上了。我们非常感谢老天爷,特别是墨子,对孩子宠爱得不得了。常说为了这个孩子,就算去死也愿意。”

而晴美却遭到了那样残忍的杀害。不难想象,对他们来说,这会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事情发生后的两三年,墨子一直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不,她脑子里是清楚的,但是心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每年过圣诞节,她都买很多女孩的衣服回来。而且根据小孩的成长,买的衣服一年比一年大。我以为这样能让她心里好受一点,于是一直放任她这么做,看来应该早一点制止她呀。现在她变成这样,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调整好心态。现在家里来的每一个年轻姑娘,她都以为是晴美。

原来是这样。亚沙子想起派出所值班员的眼神,原来那个警察也知道,墨子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是您在照顾她吗?”亚沙子问。

行雄苦笑着回答:“我以前工作的时候,一次家务都没做过,但是现在全都学会了。她照顾了我那么多年,我就当是回报她吧!”

行雄拿起了茶杯,还没有送到嘴边就看着亚沙子说:“净说我们的事了,还没有听你说呢,照彦君发生了什么事吗?”

正准备伸手拿茶杯的亚沙子,听到这话低下了头。“其实……”

她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行雄。不生孩子的约定,她在加拿大的自杀未遂,以及照彦回国后令人费解的行为。面对亚沙子的倾诉,西野行雄神色凝重地侧耳倾听着。

“也就是说,你认为照彦君的行为,可能和二十年前的事情有关,所以才来这里的,对吗?”听完她的话,行雄问道。亚沙子点了点头。

行雄抱着胳膊,抬起头闭上了眼睛,仿佛在遥想很久以前的事情。

“照彦君和幸一君,”他小声自语,“他们都是好孩子。当时,因为附近没有别的小女孩,他们两个经常陪晴美一起玩。”

亚沙子看到他紧闭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那一刻,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对了,我给你看个东西。”

他睁开眼睛站了起来,打开旁边柜子的抽屉,拿出来几十张明信片。全都是照彦寄过来的。上面的邮戳,从十几年前开始,一直到最近。其中有一半是贺年卡和夏季问候。

最近的那一张,是从加拿大寄来的。当时的亚沙子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最近可好?加拿大的生活,我已经慢慢习惯了。这边的工作,比日本轻松一些。叔叔你们最近怎么样?我祈祷着,希望阿姨的身体能早点康复。前些天我和妻子去了温哥华,这是在那里买的明信片——”

亚沙子回想起照彦买明信片的时候了。他平时很少买这种东西,当时亚沙子还觉得奇怪。

“都是好孩子。”行雄眯着眼睛说,“从那以后,他们一直想着我们,我们虽然没有了孩子,但还是幸运的。”

“我丈夫他们,究竟在隐瞒什么呢?”

面对亚沙子的疑问,行雄只是沉默着。他几度眨了眨眼睛,似乎在犹豫什么。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行雄留下亚沙子去接电话了。

亚沙子一张一张地翻看着这些明信片,上面的字体方方正正的,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每一封都写得不长,但是一定会提到墨子的病情。

西野接完电话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亚沙子觉得他的表情比刚才轻松了一些。

“真有意思啊,”他说,“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是照彦君打来的电话,说是马上要过来。”

“他要来?”

亚沙子慌忙想要起身,西野微笑着制止了她。

“你不用躲起来,再说他也不会来这里。我们约好在甲府车站附近的咖啡店见。本来说幸一也要来,但是我让照彦一个人过来。”

亚沙子望着他的脸,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去吧,”西野说,“他一定想不到吧。怎么跟他解释,你自己决定。但是,你们不要再过来了,快回东京去吧。”

“但是——”

“到了东京以后,”他拿出一个信封,“你把这个交给照彦君。实际上,我想让你到了加拿大再给他,但是不解释清楚的话,他不会同意的,你心里也会不舒服吧。”

“看了这个,就能知道一切吗?”亚沙子问。

“会的,”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8

西野说的店,离亚沙子租车的公司只有几步路。还了车以后,她走进了那家店。

照彦在里面的桌子上喝着咖啡。虽然只过了一天,她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照彦盯着门口看,却没有发现亚沙子。大概是因为他等的是西野行雄吧。

亚沙子径直走过去,站在了他的桌子前。抬头看到她的那一瞬间照彦的表情僵住了,事态似乎超出了他的掌控。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始露出吃惊的表情。

“亚沙子……”

“我可以坐下来吗?”亚沙子拉开了他对面的椅子。

除了西野行雄交给她的那封信,其他的事情亚沙子全部告诉了照彦。包括她跟踪他,以及打探他的过去。本以为他会生气,却没想到他没有表现出不愉快,只是看起来有点忧郁。

“一直让你痛苦的,到底是什么事?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吗?”

“会告诉你的,一定会的。我不应该瞒着你,从一开始我就这么觉得。”

亚沙子告诉他,西野行雄让他们直接回东京,照彦很意外。

“叔叔不打算见我了吗?”

“大概是。”

他的眼神流露出不安,见不到西野行雄这个事实,似乎让他很受打击。

“为什么呢?你没问他原因吗?”

“没问。但是他说了,一切都会好的。”

照彦歪着脑袋,他好像也不明白西野的意思。

离开咖啡店之前,照彦起身去打了个电话。亚沙子还以为他是打给西野的,结果不是。

“我给清水打了个电话,说我们要回去了。叔叔不想见面,那就没办法了,改天再说吧。”

“改天?…你是说回加拿大之前吗?”亚沙子问。

照彦咬着嘴唇,不知如何回答,然后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对,回加拿大之前,一定。”

中央干线开往东京的特快列车上,两个人并排坐着。每次坐车,照彦都会让亚沙子坐在靠窗的位子。此刻他闭着眼睛,坐在靠着过道的位子。

亚沙子看着窗外。照彦的家乡越来越远了,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多年前,照彦在这里丢失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列车朝着东京的方向飞驰而去。两个人沉默着,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马上到大月市站了,照彦终于开口了:

“你没嫁给我就好了。”

亚沙子吃惊地看着他。

“我有这种感觉。仔细想想,以不要孩子为前提求婚,这本身就是错的。在加拿大的时候,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苦,我不是个称职的丈夫。”

“西野先生说了,一切都会好的……”

但是,他摇头。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叔叔并不知道。”

亚沙子拿出了那个信封。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本来让我到了东京再拿出来的。”

“给我的?”

照彦接过信封,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纸。亚沙子也看到了,是一张很旧的、发黄的纸。

“这是……”亚沙子问。

照彦拿着纸的手在颤抖。他搓着脸,摇了摇头。

“原来……原来是这样。”

“喂,到底怎么了?”

照彦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我们弄错了,整整错了二十年。”

“老公……”

照彦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了行李,然后对她说:

“下一站下车吧。我们回甲府,一定和叔叔他们见一面。”

9

到甲府站下车时,清水夫妻已经在等着他们。在大月市站,照彦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见面后,首先,初次见面的亚沙子和清水互相打了招呼。清水好像已经听妻子说过了,所以对亚沙子的出现,并没有很吃惊。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清水问照彦。

是真的,照彦点头,并把信封递给了他。

看到信件内容的清水,和刚才的照彦是完全一样的反应。虽然事先打过电话,他应该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惊讶得好一会儿都合不上嘴。纸上写的是什么,亚沙子还不知道,照彦还没有告诉她。

四个人在车站附近打上出租车,直奔西野家。照彦坐在副驾驶座上,给司机指着路。其他人沉默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他们到达西野家,已经是黄昏时分。照彦打开玄关的门,大声问:“有人吗?”

西野行雄走了出来。看到他们一行人,他开始有点吃惊,但是很快就露出温厚的笑容,开玩笑地说:“哎呦哎呦,全到齐了呀。”

“对不起,”亚沙子向他道歉,“还没有到东京,我就给他看了那封信。”

西野笑着回答:“没什么好道歉的。”

“叔叔,”照彦向前迈出一步,“应该道歉的是我们两个!不,就算我们道歉,也已经没用了……”

“好啦好啦,先这样,”西野摊开手掌,让他们不要着急,“进来再说吧,好久没见了。”

佛坛前供着西野晴美的照片。果然如久美子所说,她的五官就像洋娃娃一样可爱。可能是逗着玩的时候拍的吧,她的笑脸,还有一种羞涩的表情。

四个人依次给死者上了香。墨子呆呆地坐在佛坛旁,盯着看他们几个人的动作。

照彦最后一个拜完,然后跪坐在西野夫妻面前,深深地低下了头。

“你们的心结该解开了吧。”西野看着他和幸一。

照彦想要说点什么,但是没找到合适的词语。他转过身面对亚沙子。“有件事,我必须要向你坦白。”他说,“西野晴美是我们杀死的。”

亚沙子屏住了呼吸,身边的久美子也惊讶地低叫了一声。

“照彦君,你不要这样说。”

“不,您一定要让我说。”照彦的语气很坚定,他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二十年前,晴美被那个变态的男人杀死了。那个男人为什么会去墓园,他是怎么杀死晴美的,这些后来都查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一直是个谜。那就是,为什么那天晴美会出现在那里。”

亚沙子暗暗吃了一惊。确实。关于这一点,久美子也没有提过。

“当然,这件事情,警察也不是没有查过。因为要确认凶手的供述就得查清楚晴美的活动。但是,直到最后,还是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去那里。”

“难道那件事……和你们有关吗?”久美子问她的丈夫。

幸一点点头:“是的。”

“那天,我们约好去山里捉蝴蝶。我、幸一,还有晴美,我们说好第二天三点在墓园后面集合。”照彦痛苦地说着,“那天,我和幸一在学校。那天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了,我们俩就说今天取消吧。但是,当时晴美不在,她不知道我们取消了。我和幸一都以为对方会告诉晴美,所以都没当回事。”

“结果她一个人跑去等你们了?”亚沙子问。

照彦点点头。

“她从三点开始等,一定等了很久。一直到四点、五点,一直到那个男的出现……”

“是我们杀死了她。”幸一的声音更像是呻吟。

“不,那是我们家长的错。”西野沉重地开了口,“直到天黑,我们都没有发现晴美不在。我们也没当回事,心想她一定是跟谁玩去了。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被杀死了。墨子那么受打击,也是因为自责,她比你们还要自责。”

“但是我们撒谎了呀。”幸一说,“阿姨问我们有没有看到晴美,我们都说没看到。大家都在找她的时候,我们不敢说出爽约的事。如果我们早一点说,她可能就不会被杀死了……我太卑鄙了。”

“凶手被抓了,但我和幸一还是不能原谅自己。这是理所当然,一个人做了那种事,怎么可能会心安呢?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愧对叔叔和阿姨,却又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们为了赎罪,决定以后不要孩子,对吗?”亚沙子问。

“我知道,即便是那样,也赎不了罪。”照彦说,“但是我们必须要受到惩罚,我们夺走了叔叔他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要孩子!这就是我和幸一的约定。”

“但是,因为我自杀的事,所以你来找幸一,想取消那个约定,是吗?”

“我不想让你因为我受苦,所以我决定换一种惩罚方式。但是,我和幸一逐渐意识到,我们的想法是多么愚蠢。我们所谓的赎罪,只不过就像小孩过家家,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我们最应该做的,是跟叔叔阿姨道歉。”

“但是,从一开始,你们就没必要道歉。”西野说,“因为,晴美和你们有约的事,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从没恨过你们,真的。童年时代,每个孩子都会经历各种事情。和伙伴们约好,结果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去,这样的事情谁都会遇到。小孩子就是这样慢慢成长的。”

“叔叔……”

“你们太自责了。我很想解除这个误会,所以把那封信交给了亚沙子。”

“是啊,我没想到……”照彦拿出信封,打开了那张纸。

“晴美是个小大人,那时候就开始写日记了。我们发现这篇日记时,凶

手已经被抓了。事已至此,我们就没有公开她的日记,只是保留了下来。”

“叔叔,我现在才知道,您早就知道我们犯的错了。”

西野不停地点头。

亚沙子拿起了那张纸,是一张小学生用的作文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

“明天和小照、小幸捉蝴蝶 三点”

西野看着晴美的遗像:

“二十年后,他们终于还是来找你了。太好啦,晴美。”

这时,坐在一旁的墨子,也微笑着对相框中的女孩说:

“太好啦,晴美。”

后记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后记,不如说是“辩解”。

这次收录的作品,过去都以某种形式发表过,这次只不过是第一次以短篇集的形式出版而已。说到其中的原因,每篇作品都不尽相同。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由。既然要把这些作品重新出版,我就有必要解释一下理由。

《谜团重重》

我写这篇作品时,日本正值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期。因此,小说中也多少散发着那种气息。当时,刊登这部作品的报社倒闭,所以就这样中断了二十年。如今看来,这篇作品已经成为历史小说。我想这样也挺有意思,于是就收录到了这本书中。本书的书名《那时的某人》,灵感就是来自这篇小说。

《**REIKO**和玲子》

这篇小说和《谜团重重》刊登在同一家报纸上,因此保留至今的原因也是一样的。此外,我对它的内容也有些不满,所以这篇是这次改动最多的作品。

《再生魔术的女人》

重读这部作品,为什么没有一部短篇集收录过,我也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我相当满意的一篇小说。我查了一下,这篇小说第一次发表是在《问题小说》一九九四年三月号上。我出版的最后一本非系列短篇集是一九九四年二月的《怪人们》,所以没能收录这篇作品。直到这次,才有了机会。

《再见，爸爸》

要不要收录这篇小说,我犹豫了很久。这篇小说,是我的长篇小说《秘密》的原型。因为对原型不满意,才把它改写成长篇小说的。所以,我不知道,把这样的小说作为商品出版到底好不好。但是,出版社的编辑一再鼓励我“这样也挺有意思的”。此外,丹尼尔•凯斯曾经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的短篇版本收录到短篇集里,这件事也给我了勇气。所以,我下决心收录了这部作品。

《名侦探退场》

过去,我们有一个年轻作家协会,名叫“雨之会”。带头的是井泽元彦、大泽在昌他们,刚出道的宫部美雪也加入了这个协会。大家把写好的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了两部选集,也就是《喜欢推理小说》和《还是喜欢推理小说》。本作品就收录在第二部选集中。当时,我常去看“四季”剧团的演出,受到《水闸》这个推理剧的影响,写了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也是照搬剧中的人名。从那时起,我对侦探题材产生了兴趣,创作了后来的“天下一系列”,也就是《名侦探的守则》。还有一句题外话,我的拙著《新参者》中,有一个年轻演员演戏的场面,就是在演绎这篇作品的开头。

《母老虎》

一个作家随便想一个题目,然后由其他作家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出版社也真会折腾人。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一定会拒绝吧。当时,轮到我写的,是太田忠司想到的“女虎”这个题目。虽然写得挺顺利,但是,不理解“老虎”的引申义的人,也许会看不懂吧。

《我想睡，不想死》

写这篇小说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已经把另外一篇小说送

到出版社了,但是自己怎么都觉得不满意。于是,在截止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候,我又拜托出版社延长时间,重新写了一篇小说。从天亮到天黑,一刻也不能闭上眼睛,当时的心境也和这部作品一样。和《母老虎》一样,因为是超短篇,所以一直没有收录到作品集中。

《二十年后的约定》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部作品才是最大的“残次品”'吧。从写完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不满意,从来没有再读过。没有收录在短篇集里,也是因为觉得是失败的作品。但是,出版社的编辑反复说“我不觉得有那么糟啊”,所以我不情不愿地重新读了一遍。结果,还真没有那么糟。我当时为什么那么不满意呢,仔细想一想,恐怕是因为这部作品没有按照设定的思路写吧。那时的我坚信,推理小说必须要按照设定好的思路去写。另一方面,一直想不出好的标题。现在的这个标题,是对作品不满的我随便起的吧,没有经过认真推敲。可能对读者朋友们来说有点失礼,但我还是用了原来的标题,就当做是我的自省吧。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谜团重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REIKO和玲子
1
2
3
4
5
6
7
8
9
10
再生魔术的女人
1
2
3
4
5
6

再见,爸爸
名侦探退场
1
2
3
母老虎
我想睡,不想死
二十年后的约定
1
2
3
4
5
6
7
8
9
后记